

九一八

我们生命中的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生命中的“九一八” / 叶君主编.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17-3468-0

I. ①我… II. ①叶… III. ①九·一八事变 - 史料

IV. ①K264.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0501 号

我们生命中的“九一八”

主 编 / 叶 君

责任编辑 / 王 爽 张雪菲

装帧设计 / 回归线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150 千

印 张 / 8.5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468-0

定 价 / 29.00 元

目录

CONTENTS

散文

- | | |
|--------------------|---------|
| “九一八” | 鲁 迅 /03 |
| 闻警! | 叶圣陶 /08 |
| 我对于“九一八”的感想 | 洪 深 /11 |
| “九一八”周年 | 茅 盾 /13 |
| “九一八” | 叶圣陶 /15 |
| 对于“九一八”的感想 | 柳亚子 /17 |
| 向着暴风雨前进 | 楼适夷 /18 |
| 纪念“九一八” | 苏知新 /23 |
| “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的青年 | 胡 适 /25 |
| “九一八”三周年 | 杨炯光 /27 |
| “九一八”四周年 | 张季鸾 /32 |
| “九一八”五周年 | 李润湖 /36 |
| 我们沉痛的纪念 | 舒群等 /38 |

“九一八”的惨痛教训	韬 奋 /54
“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郁达夫 /56
再期以六年之苦战	王任叔 /57
中华在“九一八”后	老 舍 /59
创痛的回忆——纪念“九一八”	齐 同 /61
“九一八”走笔	王任叔 /67
“九一八”纪念感言	王任叔 /69
第几个“九一八”了？	萧 军 /72
纪念“九一八”	郁达夫 /75
最后的旗帜——回忆	孔罗荪 /79
今天是“九一八”	郁达夫 /84
为“九一八”十周年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书兼寄各地文艺工作者	萧 军 /86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萧 红 /89
“九一八”在南京	范长江 /92
“九一八”致弟弟书	萧 红 /97
默念	夏 衍 /103
“九一八”十一周年	塞 克 /106
“九一八”杂记	夏 衍 /108
从凄寂的“九一八”说起	郑振铎 /112
惊人的新闻	谢冰莹 /117

恐怖的“九一八”	谢冰莹 /120
“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	曹汝霖 /123
“九一八”事变之后	梁 斌 /130
从回忆中醒来……	艾 青 /135
“九一八”事变	徐铸成 /143
“九一八”之后	徐铸成 /146
勿忘“九一八”	小 民 /149
“九一八”事变亲历记	姜明文 /152
“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李树桂 /159

诗歌

时事打牙牌	公 木 /173
松花江上	张寒晖 /178
“九一八”小调	崔嵬、钢鸣 /180
歌唱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	穆木天 /181
吼声	温 流 /184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歌	田 汉 /189
我的家在黑龙江	高 兰 /191
“九一八”在冷雨中	臧克家 /208
“九一八”，生的开始	臧克家 /210

题“九一八”特刊	朱仲琴 /215
“九一八”之夜	陶行知 /217
“九一八”闲走	林徽因 /222
“九一八”之歌	师田手 /224
九年	高 兰 /227
十年——纪念“九一八”十周年	高 兰 /231
“九一八”事变之前奏	姚伯麟 /244
辽警有感	姚伯麟 /246
哭辽东	李贯慈 /247
日本入寇东三省感赋	希 鲁 /248
日占东省有感	王一甲 /249
满江红·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军歌	刘永济 /250
满江红	刘 异 /251
血泪吟	皇甫瀛 /252
中秋月蚀	钱仲联 /254
书愤	郁 森 /255
感愤二首	商衍鎏 /257
感时拟赠某将军	梁建新 /258
和梁兄感时并戏代某将军解嘲	刘琦松 /259
“九一八”十周年书感	郭沫若 /260
“九一八”国难后有所见闻，愤而赋此	钱来苏 /261

散
SAN WEN
文



“九一八”

鲁 迅

阴天，晌午大风雨。看晚报，已有纪念这纪念日的文章，用风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报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实，且看看那些记事罢——

戴季陶讲如何救国（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周，到林森、戴季陶、陈绍宽、朱家骅、吕超、魏怀暨国府职员等四百余人，林主席领导行礼，继戴讲“如何救国”，略谓本日系“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吾人于沉痛之余，应想法达到救国目的，救国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最近又有所谓航空运动扩节约运动。前者之动机在于国防与交通上建设，此

后吾人应从根本上设法增强国力，不应只知向外国购买飞机；至于节约运动须一面消极地节省消费，一面积积极地将金钱用于生产方面。在此国家危急之秋，吾人应该各就自己的职务上尽力量，根据总理的一贯政策，来做整个三个民主义的实施。

吴敬恒讲纪念意义（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时举行“九一八”二周年纪念大会，到中委汪兆铭、陈果夫、邵元冲、陈公博、朱培德、贺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员共六百余人，汪主席，由吴敬恒演讲以精诚团结充实国力，为纪念“九一八”之意义，阐扬甚多，并指正爱国之道，词甚是警惕，至九时始散。

汉口静默停止娱乐（日联社）

汉口十八日——汉口“九一八”纪念日华街各户均揭半旗，省市两党部上午十时举行纪念会，各戏院酒馆等一律停业，上午十一时全市人民默祷五分钟。

广州禁止民众游行（路透社）

广州十八日——各公署与公共团体今晨均举行“九一八”

国耻纪念，中山纪念堂晨间行纪念礼，演说者均抨击日本对华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鸣，以警告民众，且有飞机于行礼时散发传单，惟民众大游行，为当局所禁，未能实现。

东京纪念祭及夫马（日联社）

东京十八日——东京本日举行“九一八”纪念日，下午一时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阵亡军人遗族慰安会，筑地本愿寺举行军马军犬军鸽等之慰灵祭，在乡军人于下午六时开大会，靖国神社举行阵亡军人追悼会。

但在上海怎样呢？先看租界——

雨丝风片倍觉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丝风片之侵袭，愁云惨雾之笼罩，更显黯淡之象。但驾车遍游全市，则殊难得见“九一八”特殊点缀，似较诸去年今日，稍觉消沉，但此非中国民众之已渐趋于麻木，或者为中国民众已觉悟于过去标语口号之不足恃，只有埋头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闸北租界区域，情形异常平安，道途之间，除警务当局多派警探在冲要之区，严密戒备外，简直无甚可以纪述者。

以上是见于《大美晚报》的，很为中国人祝福。至华界

情状，却须看《大晚报》记载了——

今日“九一八”

华界戒备

公安局据密报防反动

今日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国难二周年纪念，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昨据密报，有反动分子，拟借国难纪念为由秘密召集无知工人，乘机开会，企图煽惑捣乱秩序等语，文局长核报后，即训令各区所队，仍照去年“九一八”实施特别戒备办法，除通告该局各科处于今晨十时许，在局长办公厅前召全集全体职员，及警察总队第三中队警士，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同时并行纪念周外，并飭督察长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员、男女检查员，分赴中华路、民国路、方浜滨、南阳桥、唐家湾、斜桥等处，会同各区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衢，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分三班轮流检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沪西曹家渡三角场，闸北谭子湾等处，均派大批巡逻警士，禁止集会游行。制造局路之西，徐家汇区域内主要街道，尤宜特别注意，如遇发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丽园路报告市保安处第二团长处置，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

该局侦缉队长卢英，饬侦缉领班陈光炎、陈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侦缉员，分头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胶州路及南市公共体育场等处，严密暗探反动分子行动，以资防范，而遏乱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两警务人，亦派中西探员出发搜查，以防反动云。

“红色车”是囚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云。记得前两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所载的《两年的教训》里，有一段说——

“第二，我们明白谁是友谁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国民族社会党大会中说：‘德国的仇敌，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北平整委会主席黄郛说：‘和共抗日之说，实为谬论；剿共和外言为救时救党上策。’我们却要说‘民族的仇敌，不仅是帝国主义，而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们。’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碍在那里，还有比这过去两年的事实指示得更明白吗？”

现在再来一个切实的注脚：分明的铁证还有上海华界的“红色车”！是一天里的大教训！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是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是夜，记

闻警！

叶圣陶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日子！这日的晚间十时，日本满铁守备队开始军事行动，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攫取满蒙的第一手！

十九日晨，他们占领沈阳，同时宽城子、牛庄、安东、营口、河北、抚顺等处也被日军占领。今天报载昨天（二十日）的消息，葫芦岛、连山湾等处续被攻占；长春县城被焚毁，长官多遭杀害。明天将再有何等惨痛的消息，现在不得而知。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狠心与贪欲已如炽盛的火焰，正在蔓延开来呢！

对于对等的国家，使用这样凶暴蛮横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固然不爱惜他们国家的名誉，竟已做了出来。但是，身被毒害的我们忍受得住么？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庚子以来最重大的耻辱！

日本帝国主义棘手于他们国内的不景气，一方面对于苏俄的五年计划感到很大的威胁，因而攫取满蒙的野心十分迫切。近见欧洲方面经济恐慌，各国都在那里皇皇然图谋自保，而我国内面既多纷争，又被重灾：他们以为这是稍纵即逝的难得的时机，便毫不顾忌地遂行他们的劫夺。

以前种种的利用与威胁，明取与暗占，是准备，是伏线。九月十八夜的炮声才是大张旗鼓地宣告，他们现在来了，他们现在动手了！

日本在我国的投资，东北占十分之七。日本学校社会间用来互相勸勉的一句话是“到满蒙去”。他们对于攫取满蒙处心积虑，抱着绝对的决心。所以这次的事件虽似突发，实在是必至的。但是，身被毒害的我们忍受得住么？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庚子以来最重大的耻辱！

“其曲在彼”“理直气壮”这一些弱者当无可奈何时自慰的话或许又将听到了吧。公告世界、提出国联等对策那是已在那里着手了。然而在现今这样的世界上，公理是拜伏在炮口之下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公理要等世界换过面目之后方才落胎。那末这些对策的效果如何也就不难揣度了。

热血的青年听到这样重大事件的消息无不愤怒、激昂，同时内问自己，外叩同辈，遭逢这样的时势应当怎样自处。我们以为第一就应当认识公理——认识现今世界上所谓公理

者是一件怎样委琐、卑鄙、不值齿及的东西！

第二应当认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素质、机构及其运用将为我辈青年今后最切要的研究功课。要制敌必须详知敌方的底蕴，大家该立下这样的信念。

第三应当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怎样的力量，患怎样的病害，都要客观地加以检讨。检讨过后，对于所有的力量才得设法扩充，纵使进展迟缓，但是扩充得一分一毫全是有用的。至对于所患的病害自得努力排除，无论病在知识、技术或者一种制度、一个阶级，都给它注射充量的解毒剂。

睁开眼睛，我们青年从事于认识吧！我们将来的工作与事业就从这里开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日子。

二十一日作

我对于“九一八”的感想

洪 深

我们现在有两条路：投降呢，反抗呢？

投降，还有什么可说的！预备着被敌人敲剥宰割便了，这是我们所自愿的。反抗也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时的情感冲动呢，还是永久的决心的。

一时的情感冲动，何必多说呢！热闹一阵，混乱一阵，不久气力便用尽了，仍旧会去走投降的路的。如果是真有永久的决心的，不惜任何牺牲决不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那么，所采取的途径，必然不是盲目的热烈，必然是有科学化的计划的，必然不能搁置了内部的根本的经济与政治的问题而徒然地舍本逐末地去抵敌外侮的！这样有决心的抵抗，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成功，二是失败。

成功，那是不必说了！即使失败的话，在一个人也不过

有两种现象：或是死了，或是活着受痛苦。

死了！死，人生总有这样一天，更是没的说了。如果活着，所受的能有什么痛苦呢！被压迫，被剥削，被榨取，被宰割，被残杀……决心抵抗而失败了的最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和自愿投降一样而已。

“九一八”周年

茅盾

“九一八”又到了。我想来一定有许多人替“九一八”做“周年”，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周年”——从放假，下半旗，开会，停止娱乐一天，报纸上纪念号、七言绝句、五言古风、名人要人题字等等，以至于七七四十九天的时轮金刚法会之类。

同时，一定另外有些人的“纪念周年”是做不成的，例如东北义勇军想攻占沈阳而军火苦不足，士兵们想杀贼而上官命令“镇静”……

而同时日内瓦也许要来一个“周年”，承认了“满洲国”是事实上的存在，国联他老人家管不了；华盛顿也许要来“周年”，重申九国条约，再给高等华人空心汤圆；而且又同时，日本人也来“周年”，日俄形势险恶，或者，热河吃紧，平津恐慌。

只有日内瓦、华盛顿、东京的“周年”如何做，我们不能十分断定，因为我们还不很明白他们幕后的谈判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几分可以预料的，是我们国内放假一天下半旗之类的“周年”，并且从“攘外必先安内”以至“述祖德”式的捧捧古代抗日英雄戚继光之类的诗古文辞，也是可以预料的。

只有瓦片翻身的时候，我们然后可以有另一样的“周年”。但预言家泄漏天机是犯罪的，还有什么话说！

“九一八”

叶圣陶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时，我们曾在《闻警》一篇中说我们青年遭逢这样的时势，应当认识公理、帝国主义和我们自己。

一年的时光过去了。总计一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加于我们的横暴，比“九一八”当时扩大到不知多少倍。最近，袭击热河的军事已经发动，报纸传言，我们将于“九一八”日正式承认满洲国呢！

敏感的青年面对着重大的忧患，就向探索的道途迈进，这是恒常的现象。在过去的一年间，无量数的青年必然驰骋于探索的道途，得到了真切的认识。

国际联盟是什么？国际联盟那里是否有公理？国际联盟即使说一两句戴着公理面具的话，于我们是否有实际的裨

益？对于这些问题，除了事事只知道告诉国际联盟，像离不开母亲抚护的小孩那样的当局而外，一般的答案已经一致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虽然还没有发表，不能知道里面说些什么，但是只有新闻记者们才把它看作珍贵的材料而已，基本上就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帝国主义，大家也认识得很真切了。为虎作伥的当然不敢声响，买办图利的当然不敢声响，除开这批人，谁不高呼“反帝”呢？

关于认识我们自己，去年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己有怎样的力量，患怎样的病害，都要客观地加以检讨。检讨过后，对于所有的力量才可以设法扩充，纵使进展迟缓，扩充得一分一毫全是有用的；对于所患的病害自须努力排除，无论病在知识、技术或者一种制度、一个阶段，都须给它注射充量的解毒剂。”这几句话，今年仍然适用，必须从这一步的认识发生了作用，前两种认识才不至于落空。否则你高蹈地解释今世没有公理，徒然地呼喊“反帝”口号的时候，帝国主义的魔爪却来扼住你的咽喉了。

对于“九一八”的感想

柳亚子

“九一八”事件的起因，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最近国际的趋势：统治阶级正在崩溃，革命势力正在膨胀，它不放心东亚大陆的准殖民地，怕落在它死对头的手中。所以它便悍然不顾一切，自己出马，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来作一次直接的镇压和屠杀。但是结果呢？却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使得垂危的统治阶级更高速度地崩溃起来，新兴的革命势力更高速度地膨胀起来。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者简直替国际统治阶级掘好了坟墓，它自己当然也不能独居例外。什么法西斯帝的抬头，军部的气焰冲天，一切的一切，都是病人垂死时的回光返照罢了。古语说得好：“牵一发而全身皆动”。所以“九一八”沈阳城头的第一声大炮，也许就是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没落的信号吧！

向着暴风雨前进

楼适夷

我曾有着这样的经历，在一个郁闷的残夏的午后，从北京路搭上了十四路无轨电车，去访问一个不认识的新友人。这位友人的住所，是在离曹家渡还有六七里路的周家桥；替我介绍这位友人的人，约定五点钟在奥飞姆影戏院的门口等我。

电车经过爱文义路的时候，刚才阴森森的天空突然罩上了暮暗，雨点很快地在车窗外面飞舞。电车开得很快，可是雨点却比电车更快，过康脑脱路到劳勃生路的时候，马路上的积水已经跟河一样。满车的乘客慌慌地把车闭住，但是雨水还是从每一个隙缝里漏进来，把每个乘客的衣服淋得像浸在水里的一样。这些乘客互相呶呶地怨恨着，有的说：“我就说今天天气不好，明天去也不要紧！”

有的说：“等会儿总会停的，既然来了还有什么法想呢？”

但是不管你怨恨或是自慰，电车还是飞一般地猛进，暴风雨还是擂鼓一般喧腾。电车的轮子冲破着路上的积水，溅起了几尺高的水花。终于中途要下车的人都补买了票，特地要往终点的人，也商量着要是雨不停，便原车打回。我的心中也焦灼着，开始了动摇，我的衣服完全打湿了，手拿着的一张报纸，预备到曹家渡时把长衣脱下来包的，也被漏水淋破了。

“约会了的那人，大概不会再等在那儿的吧，这样的天气，怎样能下了电车再跑六七里呢？”被四周那些怨声、焦灼声，激打着车窗的雨声包围着，我的心中开始了剧战：“原车回去呢，还是……”

电车到了终点，开车的打开铁门，雨还是倾泻一样地下着，车站上积了一尺多高的污水。许多人向外边望望都把腿缩住了。

“下去！”这样地下了决心，我便把长衫脱去，跟着两三个工人样的乘客，跳下水里去。

电车上的人，路旁两边的店铺子里的人，都望着冒雨涉水的我们笑。我什么也不管，把两腿浸在水里走。对面便是影戏院的大门，大门的阶级上聚集了大堆的散了戏出来的观众，正嚷嚷地和黄包车夫讲价钱。

在暴风雨的蹂躏之下，一切都显得慌乱、惨淡、阴郁了。许多人化不起高涨了的车钱，同时又舍不得把脚上的鞋袜脱去，只是在戏院的门廊下彷徨。在这彷徨的人群中，我发见了我的约会人的脸。

“我怕你不来了呢？”

他欢喜地向我伸出湿淋淋的手，他的被水浸透了的掌心中，一股冰一般的冷气刺入我的掌心。我惭愧了刚才自己的动摇。

“好，我们走吧。”他说了，便打算拔步。我望了望他的脚，他的脚是完全赤了。

“等一等！”我俯下身子，把鞋袜脱了，和长衣一起挟在手里，又把湿透了的脚管望上卷起了。

我们又冒着雨，涉着水前进了。

我的心中想象着那个尚未识面的友人，他是和我们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的。

“冲破了暴风雨向新的世界去！”我惊心了我自己的勇敢。但是我的骄傲不久就消失了，当我见大群大群放了工的劳动者，从工厂的大门口涌出来的时候。

“在十几小时的劳动之后的萎疲的姿影。”这是过去的我的想象，但是这想象完全错误了。他们在高声地笑，跑着，完全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新的泼刺的群，在这再接再厉的暴风雨之中。立刻，我发觉我没有可骄傲的了。我只想混在他

们当中去，虽然这是多么的不适宜，我的脚赤着，我的腿是白的，在他们中间，显着很大的差异。

这时候，我的同伴已经把我带进了一条工房的污秽黑暗的小弄堂里。

这个宝贵的一年前的回忆的场面，还有许多新的展开，但我只能写到这儿为止，因为这已经足够说明从“九一八”以来的我个人的心的历练：

我们在经历着暴风雨的年头，从沈阳的炮声，全东三省的火烟，上海的血的洗炼，以至最近东北原野中嘶杀的悲号，已濒垂危的热河与平津的呻吟的声音，在第二次大屠杀威胁下的上海、南京以及长江一带的民众的恐怖，这一切不是日帝国主义所卷起的血的暴风雨么？从东三省一直无抵抗到退出淞沪，从珍珠桥一直扫射到内地农村中的每一块泥土中的每一个百姓，为着替国际帝国主义扫清瓜分的障碍，为着消灭世界劳苦大众的堡垒，为着使更大更大的强盗战争的大屠杀，落在全世界饥饿失业的劳苦者的头上，在中国的土地中，所进行着的屠杀、焚掠，这不是包围在我们四周的血的暴风雨么？和这些血腥腥的暴风雨一起，许多扮着各种面谱的政治家、学者、文士，使弄着各式各样的辞藻，为着他们主人的屠杀阴谋的顺利的进行，不是正向我们卷起威赫与欺骗的暴风雨么？……这一切暴风雨，还再接再厉地加紧着，没有高大的洋房可以蔽护，甚至连高价的黄包车钱也化不起。不

管你怨着叹着，电车是在猛进，暴风雨是在加剧，要中途下车，或乘原车打倒回的可能和甘心都没有，那末，除了把长衫脱去，把袜丢掉，跳到露天的积水中去冒雨涉水以外，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而且，这并不是个人的英雄的事业，无千无万的群，都在暴风雨之中，作着英勇的行进。只有到他们的队伍里去，和他们一起，向着暴风雨前进，我们才能真正地冲破这个暴风雨。

纪念“九一八”

苏知新

中国人有两大绝技，一者曰“做文章”，一者曰“呼口号”。分明是内战的罪首，偏称作民众的武力，拍起电报来，洋洋洒洒，理直气壮。，

“五九”而“五三”，“五三”而“九一八”“一·二八”，写起来倒满有趣的一排数目。不过，当“五九”发生的时候，“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不要五分钟热度。”一年一度，说说喊喊而已！而已！

长城上的大炮打到了北京城。当日喊破喉咙的青年，都坐了特别快车向南逃，热血、勇气、自欺欺人的谎语。

身上没有两片布，肚皮里没有二两面，自然是抗敌的勇士，从洋楼上跳下来的少爷，我们只承认他是神经病罢了。尽管开到前线，爱人一样开汽车去接他，抗日不过开心玩艺！

目下又是“九一八”到也，在人们登高赏乐的大好良辰，
突而这么一个“九一八”，真给人以大大扫兴。中国人是最
聪明的，最有为的，终久的终久，必能克服异族，稍安毋躁。

“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 告全国的青年

胡 适

在这个惨痛的纪念日，我们应该最诚恳地反省，应该这样反省：

第一，为什么我们把东北四省丢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腐败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太不争气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事事不如我们的敌人？

第二，在这三年之中，我们自己可曾作何种忏悔的努力？可曾作何种补救的努力？可曾作何种有实效的改革？

第三，从今天起，我们应该从什么方向去准备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训练磨练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加速我们自己和国家民族的进步来准备洗刷过去的耻辱，来应付这眼前和未来的大危机。

我们口头和笔下的纪念都是废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口舌纸笔所能打倒的，我们的失地也不是口舌纸笔所能收回的。

我们的惟一的生路是努力工作，是拚命做工。我们的敌人可以能够这样侵犯我们，欺负我们，只是因为曾经兢兢业业地努力了六十年，而我们只在醉生梦死里鬼混了这六十年。现在我们懊悔也无用了，只有咬紧牙根，努力做我们必须做的工作。

努力一分，就有一分的效果；努力百分，就有百分的效果。

奇耻在前，大难在后，我们的惟一生路是努力，努力，努力！

“九一八”三周年

杨炯光

北国的气候，与江南两样，九月天，树叶已露着枯黄色，远远地从沙漠中吹来的北风，含着无限的肃杀性，人们身上，已着夹袍。尤其是晨曦初升的时候，凛凛的北风，愈令人发抖，熟人见着面，第一句从嘴里溜出来的应酬话，就是“冷呀！”

二十年的“九一八”的早上，我在天津P路党部办公室里，正与一般同事玩着这一套，电话机和往时一样地响着。因为时间仍早，司电话的工友尚未上班，电话机着实响了太久了，尚没有人去接。当时的脑根能力告诉我，或者是张同志的她由租借地来的吧？这电话里必有一段很神秘的不可使第三者知道的话，我一手拿着烧饼的早点，往电话室去，右手拿起听话机。

“什么地方？”

“P 党部。”

“我是 P 路局警察署。”我听了这句话，有些失望。

“什么事？”勉强地再问一句。

“党部里知道了沈阳的消息么？”

“不知道，啥事？”

“沈阳车不通了。”

“为什么呢？”

……

他不说了，我有点想不通，摸不着这是什么原故，踱回办公室，将这稀奇的消息传布起来。老于世故的同事的猜法，不是说大虎山一带被匪打劫，就是说兵拥挤。说时迟，来时快，当天的《大公报》来了。大家似蜂拥一般地去看报，想在报纸上找到这疑团的答覆。三大张的报纸翻来覆去，连广告都一气读完，找不到一点可以为这问题做一个充分答覆的材料。仅仅在报纸第三页的最下角丝毫没令人注意的地方，有了这么一段的纪载：

“本市消息：闯关外某城于昨夜二时被某国军队占据。”

我有些发颤了，我想这一定是日本关东军借口中村失踪的报复行为闹的这一套城下之盟。我当时曾将由电话中得到的“沈阳车不通”和“关外某国军侵占”这两件消息联系起来，向大家宣布我的判断力：“沈阳城一定给日本军队占据了。”可是诸同事嘴中都咀嚼着烧饼夹油条之早点，觉得我的意见

有点过火，不表示赞成。我再经过遍找当天各大报，连如《大公报》这一小点的消息也没有之后，似乎有自己取消这奇突的判断力之暗示。然而事实是事实了，大约经过一个钟头之后，P路局王督察长来了。王督察长是兼P路党部训练科干事，昨夜他由新民站押车回来的，所有昨夜日军占据沈阳城的经过情形，他是知道得很详细。大家从他的口中播传出这惊心动魄的消息后，各人并没有去理会我先前的判断力所给予大家的预示是不会错的。大家在不同样的面孔上，表出一种悲伤和愤激的态度，说句不祥话，“如丧考妣”这句老话，十足地可以移用来形容今天听到这样消息之后的人们的内在和外表。我的可宝贵的眼泪，除了我的父亲和母亲谢世时，无限制地流过两次以外，这算第三次了。

经过一度寂静之后，各人在短促气压中，慢慢地恢复原来的理性。而这一幕悲剧的结果如何，又成为大家讨论中心。

“我国已有诉诸国联，日本纵然会欺负中国，可是在国际上公理尚未鸣了丧钟，日本的强权定有屈服于公理之一日。”

“远东的事体，美国一定过问，美国对于日本如此横蛮行动，定行干涉。”

“在第三期经济恐慌当中的日本，断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

各人都是往自己好处着想，所得结论很不差。这不必怪四万万羔羊中这十几个羔羊做着这样好梦，就这十几个以外的羔羊在当时又何尝不是做这类同样的好梦呢？呀！事实告诉我们，好梦给日本国军人的铁蹄蹂躏得粉碎了。

光阴似电一般地掠过了，第一周年“九一八”纪念，我已在山海关外彰武县中朱各庄里过着。我在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伴着数位脂粉英雄偷渡出关，为要送她们四位英雄到第四路义勇军部里去，乃搭北宁路车到秦皇岛下车，改搭柳江小火车到柳江煤区，然后偷度九门口斜入热河地界，再走县到辽省彰武县。路途太遥远，太屈曲，太冒险了，数百里路跑了二十几天才到目的地。越第三天就是“九一八”周年纪念，义勇军共我们五位，共计不外十余人，人数虽然少，我们还是和国内一样地举行着悲壮纪念，并且我们还定下三个步骤。第一开纪念会，第二纪念会开完后，分途下乡向老百姓宣传，第三今夜编敢死队二十五名，去攻击由锦州向北平开的日本国军车，这三个步骤，一一履行；以最纯洁的民族之血，翌日换了几个矮鬼头——胜利品。弟兄们个个以饿雁一样包围着几个矮鬼头，你说快乐不快乐呢？

第二周年的“九一八”，唐山以东，都非是汉家天下了，我仍然在乐亭县一个朋友家住着。今日是“九一八”了，我们怎能敢在敌人白刃下开会纪念呢？按住极度的热血，只好和一班同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做“楚囚对泣”来纪念罢了。

我真忍不着，眼睛红得像杜鹃一样，把起红笔来在一张百磅纸上，画成一道太阳旗，便放在地上，扯一泡大尿，把它浸湿，出出我的愤慨。这种无意识的举动，明知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我为什么也做这下意识的举动呢？只有我和天知道呀！

去年多天，我为工作的关系，来到这座古色古香的古城里来了。转瞬间，第三个“九一八”周年，也如往年一样地过去，照例地我委实有些难受，忍不着，幸亏那一天还有一个纪念会给我讲演，真是寝苫枕块，语无伦次，但是也出了不少气。

今年的“九一八”纪念会，我在会场上可以自由以说话了，然而一年不如一年呀！

“九一八”四周年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张季鸾

今日为“九一八”事变四周年之日，义应一言，以资警惕。其言曰：人类于其私人生活中，大抵皆有特殊之纪念日，尤以关于不幸事件者为不忘。尽凡死别生离之事，平时纵不省念，至其日则感慨系恋，不能自胜者，常人之情也。而倘有人焉，于叹逝伤别之外，更牵动身世问题；譬如家庭中落，沉沦逆境，举目惊心，感触今昔，是其所以纪念之者当尤挚焉。试以此喻国事，则此日之纪念“九一八”，大抵回顾过去之意义少，而感触现时之需要多。吾人根据此义，殊不屑亦不暇以感伤文字点缀成文，惟愿冷静地平庸地说明时势，解释问题，以供国人之记忆，而最后略致数语于日本国民焉。

(一) 国人应记忆，自“九一八”掀起之巨大风波，迄至今日并未止息，或者过去四年间所遭逢者，倘只为风波之起点，而今后始渐接触其核心。简言之，此问题未尝告一段落也。自“九一八”迄今，国人曾犯种种之认识错误。自“九一八”当时起至锦州问题止，其间外交上料断之错误，为一般人其后所公认；然《塘沽协定》以后，又犯一大错误，其性质与初期之错误不同，而其为错误则同。盖自经协定休战之日，一部分人相信问题实际的告一段落，实则为又一新局之开始也。积四年之经验，证明重要一点：即凡强邻在华之重要步骤，凡其达到目的之日，皆即为新事态开始之日，而非纠纷结束之日。今夏之河北事件，为《塘沽协定》后之新的重要步骤，其主张贯彻之日，国人未尝不解释为纠纷之告终，而实则为新幕之开始，此最近之例，不待详释矣。

(二) 今日与“九一八”当时有一异点，即当年日本国策尚未确定，其国论亦未统一，军人亦半系乘势推演，非一一有几许步骤之完全预定，是以当时可以有外交，而中国失其机。今日局势则异是，盖日本之国论与实力皆已统一于军权指导之下，且已有一大系统国策之确定，其对华政策，乃由其退出国联废弃海约以后，根据对世界政策，并适应现时世界形势，相连而定。致其性质断非等常可谓外交方法所能牵动之者，虽其施行之际，亦固有一时之急缓显晦，而方针目的，则百变不离其宗者也。尤以近势观之，殊采急进之

手段，大抵今后仍将尽可能地急进，故今后一切之推演，较过去四年间当系加速度为之也。

(三)然则其政策之全貌如何，粗浅笼统言之可分三层。

第一，日本指导并守护下之东北现局，须中国承认；其意以为仅默认为未可，须中国自行放弃其四年在世界外交上之立场，换言之，即精神上自行认错，翻然改途，以分开承认之。第二，则为华北，现时先假定五省。此华北区域，须精神上事实上皆成一特殊区域。虽不必其形式上定脱离其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则须做到特殊状态，彼在此区域内，须有政治的经济的特殊地位，便与东北渐打成一片。同时当然须于内蒙有所设施。第三，此外中国全境，消极的须一致地不反对此种情形，所谓不反对者，非只取缔宣传，解消组织，须从思想上改起，至于教育问题颇加注意。积极的，则须得经济的自由发展，国际上则在共同防赤目标之下，欲中国一切追随。此外尚有二要义：一则望中国改变现行政制，一则不愿中国得欧美国家经济财政上之助力。惟须记忆者，以上为整个一套，不可分离，综合而言，全中国为其政策之对象，现时则特重华北也。

以上为现时形势之一斑也，兹将略论其事。忆“九·一八”后，一时国内曾盛行玉碎瓦全之论，实则就本质言，欲宁碎须先成其为玉；而就事实言，虽甘为瓦而苦仍不得全，此过去迄现在之情状也。中国出路根本在己身，即必须其国家组

织、政治效率、经济力量、国民品性，能值得人敬重，方能得到敬重。国人自省，果何如哉。“九一八”者，乃积数十年怠惰、散漫、粗疏、腐败之原因而成，此四年来国难之增进，又系“九一八”后依然怠惰、散漫、粗疏、腐败所使，今者问题之重大与真挚，又过于“九一八”当时者远甚。而形势分明，不容闪铄，此最近之未来，乃国家运命之所系，国人于此常知所勉矣。至于中日关系之将来，吾人就原则言，完全乐观，就现实言，则犹待努力。中日两国民将来定可提携共进，而现时尚隔一问，此中国国民所亟应自行努力者，何则？欲世界人俱尊重中国之统一独立自由，必须自己为统一独立自由夺斗。盖以皆应由自己挣扎得来，非他人所能赠与者。日本，世界第一强国也，中国自省为何如国，在中国现势下而言提携，恐从美其名耳。吾人愿吾同胞一致注意者，不必萦心于日本政策步骤如何，宜问自己如何。我同胞所以自爱其国家者进步一分，则外交环境改良一分，此诚艰巨之事业，国人今日盖知之矣。吾人所愿寄语日本国民者，只简短数语，即中国人应认识日本之力量与需要。日本国民亦务应认识并同情中国必维护其国家之统一独立自由。中国所希望者，其实不过只如日本政治家近时常对欧美人所云之中国应自力更生，但求日本事实上行此标榜，为愿已足。中国人具有救国与睦邻之诚意，但望此二者能一致耳。

“九一八”五周年

李润湖

自从敌人炮击北大营，占夺东北数省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五个整年。时光流逝的速度，真和敌人的炮烟幻灭一般的快！

在人类历史上，五年的时间是渺小短暂的。但我们东北同胞遭受的蹂躏和痛苦，敌人暴力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之加紧，使每个不做亡国奴的中华民族分子心中都像利刀刺着一般的痛。这痛是深刻的、永远的，必有一天会激成一种力量，杀退我们民族的敌人。而且到了那天，我们心里这痛才能够消灭的，换回光荣的安慰。

我们清清楚楚地晓得，敌人的侵略我们，是他们数十年的国策，亦是他们的国家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必需把我们开刀，为的是要解决他们自己国度里的一种

矛盾。这种必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进化途程中的必经阶段。我们相信在我们能力做得到的一天，用英勇的行动斗争，必能够促动这必然关系的转变。

在中央政府威力统驭之下，我们的民族统一局面欣幸告成，我们希望驱逐这民族敌人的行动，一定会开始。

明年此日，我们希望不会再用“九一八”这题目来写文章。

我们沉痛的纪念

“九一八”五周年感言

舒 群

谁不怀念他的故乡？

然而我的故乡失了五年了。在那五年中，我不知道我遭受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走尽了多少旅途；仿佛是一阵风从耳边吹过了，仿佛是一个梦，在昨夜里。

每次夜深的时候，街道没了一切的骚音，我也许会记起了一幕一幕的记忆：故乡的战场受难的友人，永无消息的家人，以及冬天里飘下的白雪……这样，常使我重返故乡一次，看看家门前的土山、小溪；这样，常使我胸前感到一阵闷痛，失眠了，直到天明。

“是永别了故乡吗？”

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却没有回答过一次。

“九一八”已经五年了

南 郭

记得那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我在一个惯于造谣的报纸上看见这消息，真还以为是谣言。那时候我真不能相信一个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能对另一个会员国取这样的无理的侵占的行动。后来消息完全证实，于是我想中国该起来怒吼了吧。

现在“九一八”已经五周年了，“九一八”之后还发生了“一二八”、热河失守、“三原则”、走私等大小事故不下数十项，而中国却没有怒吼起来。

“九一八”的事变，有人似乎会以为“友邦”只要东北三省，给了也就算了，所以中国不“怒吼”。“一二八”认为是“示威”的意思，所以也不必怒吼。后来去了热河，但有人以为热河还在长城的外面，所以也无“怒吼”的必要。“三原则”是外交上的问题，更不能以“怒吼”以解决。然而现在“走私”要吃尽中国的膏脂，“友邦”已在冀东招兵买马，北京城也有了大批番兵，但是中国还没怒吼起来。中国还要等待些什么呢？

每次对“中国的怒吼”盼望的时候，总不能不想起那个我曾经不相信能发生的事变“九一八”。“九一八”是中国

有史以来最大的“国耻”，谁能忘记呢！

然而在“九一八”的五周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怒吼”，中国在等待吗？

我希望从此以后中国会“怒吼”起来，因为中国所要等待的，除了“灭亡”以外，什么都早已经来了。

更不要，忘记我们的“九一八”已经五年了，我们已经等了五年了！

“九一八”感想

荒 煤

如果一定要我说“九一八”的感想，我实在无可说。我觉得我们不能有一个“九一八”。我觉得几年来我们天天有一个“九一八”，每一天都是一个“九一八”！就是在今天，伪满军在绥察边境进攻底形势，不也是正紧张么？我祝望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底迅速而广大地开展，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献身给统一战线底号召，如果不是整个地，至少是一部分地。

深深的仇恨苦痛着我们

林 娜

我们忍耐着，镇静着，到现在足足已经是五年了！

这在五年中，我们虽然也听过了“长期抵抗！”“抗日在准备中！”等似为此类的堂皇文告；虽然我们也曾听说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在为他们底自由和祖国的生存而呼号；然而事实已告诉了我们，三分之一的中国领土就在这种情形底下被断送了，被紧紧地放置在敌人底铁蹄底下了。整千万的同胞，在敌人底旗号底下被屠杀和奴役着。

在这所谓新的形势底下，敌人已经在计划怎样鲸吞我们底全领土；在这新的形势底下，“明朗化”底呼声，充分了华北与华南；在这新的形势底下，全民的救亡阵线被组织起来了，他们要求着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党派党别，牢固地在抗敌底号召下联合起来。然而握有全民族命运底当局怎样呢？

这不是打到了最后牺牲的时期吗？这不是已到了忍无可忍的时期了吗？

我们想着！为深深的仇恨痛苦着了！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用过了民族的热泪和血滴去纪念它——“九一八”，而在今年，新的形势转变下底今年，我们该当怎样呢？用伤感的咒恨与泪珠吗？用嘶哑的呼号与哭求吗？不！这都不是我们现在该做的，急于做的。我们都是文学青年，我们都喜欢动动笔，或写写文章；那么我们就该负起了这个特殊的任务，武装着自己底头脑和笔尖，向我们底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宣泄我们底全民的仇恨！

今年是第五年了

许 达

“九一八”挂在人们的口头上，今年是第五年了。

五年前的“九一八”，是敌人的炮火把我们苟安的念头粉碎的时候。沈阳城是在一天晚上，给不抵抗的将军在爵士歌舞下葬送的。而今，一般亡省的东北同胞却变成了准亡国奴，或者是流亡的无家者。国难在“九一八”的枪声弹雨中更推进一步了。

然而，“九一八”到现在的这五年时候呢，国难又不是在汉奸的手上涂了更浓厚的颜色吗？

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泯灭了良心，如果我们不是闭着眼睛活着，我们一定很清楚，目前新的形势，已经较诸五年前是更严重了，更危险了。

敌人的刀枪已加在我们的头颈上，敌人的“武士道”已侵入到我们的腹地。“九一八”葬送的东三省不去说它，热河失掉也用不着提，大家都很清楚，敌人给我们的礼物是什末。

“九一八”以后哩？淞沪之战，虽然有着光荣的民族自卫战的历史，然而在“亲善”和“睦邻”下面是糟蹋了新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华北伪自治的妥协下面，产生了畸形的组织，现组织是秉承敌人的意志、戕害自家人的傀儡变相。冀东在不要脸的汉奸殷汝耕的手里，地图已变了颜色。近来华北增兵的空气，

和走私的紧张已造成全国的最恐怖的局面。北侵南进的结果，福建又成了那无耻的浪人的活动地，势力已从台湾伸进了厦门、福州、泉州、漳州等重要城镇。南边的烽火还没稍熄，西北的绥东，又给那在敌人指使下的伪军侵犯了。四面的楚歌已不容任何的魔手掩着了眼睛，鲜红的血迹是深深地印着在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同胞的心里了。

侵略的加紧，是暴露了野心的军事冒险者的丑恶的面目，同时也撕破了汉奸的假面具。

自“一二·九”北平学生奋臂疾呼受了压迫以后，整个中国便给无情的历史割成了两个壁垒。也就是，到了这最后的关头，横在我们的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非抗战，即降敌！

降敌的是汉奸，这是我们最近所最看得清楚的那真面目。出卖民众利益的是汉奸，出卖国家的是汉奸，替敌人张胆镇压自家人的是汉奸……总之，时代已不容客气地指出了，也用不着去揭破他们的阴私，更不由他们自己躲避。民众们已在深重的国难、生死的关头下面分辨得很清楚了。汉奸的阵营里尽露了狐狸尾巴。

五年来虽然敌人是占了便宜，可是那切肤之痛已引起了广大的群众的觉悟。因此，我们在纪念“九一八”的五周年不特要明了侵略的加紧，同时更应明了这侵略的反响也越形坚固和强大。

由于国际间也暴露了侵略阵线的残酷，而这对立的和平

阵线获得广大的拥护。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的英勇的行为，再加以自觉的民主国家的人民阵线的获得普遍胜利，我们这被东邻的加紧压迫下的睡狮，也昂起了头觉醒起来了。

那觉醒的第一炮，便是血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很自然地，在抗日运动的怒潮在增涨的时候，从工作经验的必然要求，便有那号召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在统一的抗日的大前提下面，放弃一切个人的主张，以民族利益、以国家做拥护的目标，而联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抗日的统一战线。

为了敌人走私的阴谋，连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洋奴化了的买办阶级也都觉醒起来了。他们也懂得唯有抗日才是出路，才是大家的出路。

同时，有正义感的还有些微良心的军阀也起来了。虽然他们的举动有时会引起人的误会，和一向的错误的成见使他们失败。但是，这却很足以证明这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一天一天地强大，和证明中民族已经在怒吼了。

反抗敌人的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信念差不多已成为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的普遍要求。人民大众已把敌和友认得很清楚——出卖民众的便是民众的敌人！

这一新的形势已被千万人认清了，决斗的时日已距离我们不远。

这一新的形势在我们文学大业中，也起了相当的反响。

不久以前，那有正义感的作家提出了文艺上的统一战线便是明确的事实。加强我们的力量便只有联合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想着那同一的目标进发，不要再在自家阵线上纷扰下去。

统一战线是为了“战”的，艺术家的斗争便是他锐利的笔锋。因此，那作为现阶段的文学运动的口号——“国防文学”的被提出，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我们要求一切作家们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撕破汉奸的面具，和更积极地描写义勇军的抗敌战和广大民众的救亡运动。

在这里有人提出责问了：这样，除了国防的主题国防文学不是没有了题材了吗？国防文学不还是关门。

不，我们不能这样狭义的解释国防文学，它不是这样狭隘的。当然，国防文学的题材是那些积极的有国防意味的主题。但是，这以外啦，中国人民这半殖民地的奴隶一般生活的描写，难道不就是间接暴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吗？便算是个人的私生活也何尝跟这没干系。我们认为这样是对国防文学过累的，国防文学并没有这样限制了它的范围，也没有强拉一般作家来制造那尾巴主义的革命文学。正是一个庞大的各阶层的联合，我们才更清楚我们四周的真正的情形，才更明白日本帝国主义在各阶层中、各个角落里的侵略状况。

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手已伸入了我们每一个角落了。除了我们闭上眼睛，除非我们是一个顺时的奴才，相信谁也觉

得了吧！谁也不能忍受到超过了这极限了吧！

“九一八”今年是第五年了！朋友们，我们已再没有可以犹豫的时候，横在我们面前便只有那两条路。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哩，便只有一条——走到抗日联合战线，推动这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这生死关头的上面，我们私人间的仇恨还算得上什么一回事咧！

历史已推前了一个阶段了，不前进便只有被碾毙在时代巨轮底下。

痛苦的感想

叶 紫

自一九三一年以后，每年到这个时候，我总得给逼着写一遍这样的文章。这在我，不，应该说全中国不愿意做汉奸和亡国奴的人，实在是一种最大的苦痛！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在我们的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九一八”和“一·二八”这一类的字眼的呢？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字眼抹去，才能不写这样的文章呢？

过去了“五三”“五九”“五卅”，又新添了“九一八”“一·二八”！而且这些日子还仍旧不住地一个一个地加上去。这是谁的罪过呢？等到我们的那唯一的“好政府”“长期抵抗”到中国的“勘察加”去了时，恐怕在我们的历本

上，将无法再找出一个没有“国耻”的日子了吧！

那么，在目前，在我们的好政府还没有到“堪察加”之前，我们这些小百姓还应当怎样呢？是准备着将来躲到“堪察加”天天去写“纪念”呢，还是愿意马上就用自己的力和血去将这些字眼揩掉呢？

事情是非常明白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只要是不愿意当汉奸和亡国奴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而且也该赶快去选择摆在他面前的这两条路吧！

忘记不掉的一天

白 朗

沈阳，是我的故乡，是我童年的母亲，在它的怀抱里我度过了黄金的美丽的儿时。

晴朗碧澄的，是故乡的天空；和平温馨的，是故乡的空气；故乡的风，也带着温柔的气息呢！一到冬天，更有那银色发光的白雪，伟大的雪哟，是那末晶洁，污浊的人间，一变而为无暇的世界，那秃老的枯树枝，也竟像开了白绒花那般清高惹人爱悦了。虽然是寒风凛冽的日子，你也不会感觉冷得难熬，那天然的绝妙景色，你会被它陶醉呢！

故乡的人民，是淳朴，是诚挚，是孩子一样的天真；故乡的土地，是肥沃，是广漠，是大宗米煤的产区。故乡的一切，

都是值得爱惜，值得珍贵的。即使挖空了我的脑髓，也不能迫我把故乡遗忘呵。

然而在我们“同文同种”的“善邻”虎视之下，我那美丽的故乡，像暴风雨中的残烛般早在飘摇着了！但，我的故乡仍在沉睡。

那像是晴天霹雳，突然，九月的故乡起了漫天的烽火。“九一八”的一炮竟作了故乡的丧钟，故乡亡了，故乡的山河变色了！

故乡的天空，蒙了层暗晦的黑纱，看不见日，看不见月，看不见澄朗的天空。故乡的空气里弥满了恶毒的细菌，在毒蚀着人们健康的身体。故乡的风也变了，即使是明媚的春天，也会吹起残酷刺骨的暴风，使你永远地颤栗。故乡的广漠肥沃的土地，被文明的大盗霸占去了，不许声张，不许反抗，更没有地方去申诉！

故乡淳朴诚挚的人民呢？一切的保障丧失了，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更没有欢快，一个个都带上了牢实的枷锁，不能舒服地转动一下。辗转在魔鬼的巨掌里，一任宰割，只有无边无涯的痛苦，只有屈服，也只有死亡！

那文明的大盗，残杀了多少有为的青年？奸淫了多少良民的妇女？抢掠了多少财物与良田？

自由的人民变成被压迫的奴隶了！大好山河到处飘着凄风冷雨了！

这是虎列拉的病菌，它飞速地散布着，染到了吉林，染到了热河，染到了黑龙江，更染到了华北，而华中、华南也将被殃及了！

“九一八”的大炮，不是沈阳的丧钟，也不是东北四省以及华北的丧钟，而是亡整个中国第一声警号！

我们忘记不了，那有飞机，有大炮，有枪，有刀，而主张不抵抗的投降主义者，陷人民于水火的大罪人。

我们忘记不了，那赤手空拳，为争取自存，为争取正义的英勇抗敌的战士。

我们忘记不了，那被残杀，被压迫，被宰割，被沦为奴隶的三千万受难的同胞。

我们忘记不了，那假亲善，假提携，残酷无耻的，文明的大盗——日本帝国主义者。

我们更忘记不了：那一天，亡中国的第一声号角，中华民族沦为奴隶的开始，那染着血腥的国耻日——“九一八”的晚上！

作家应该从“九一八”之后写些什么

凡 海

我们简直是在地狱里。从“九一八”以来，我们只是更加坏了。那一年，东北四省失去的时候，对南方人还似乎是

遥远的，可是不要几个月，炮声马上响到上海来了。那时我住在闸北的火线上，一切东西全损失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人。日本帝国主义底侵略激起我另一种憎恨，这便是憎恨汉奸对火线上苦难同胞的加紧的压迫。“九一八”失去东北四省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景，我不曾亲眼看到，但从“一·二八”的战线上，我们不难知道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时候的种种惨状。有钱的人们逃到租界上去了，租界上底生活立刻提得很高，因此没有钱的人反而要从租界上回到闸北的火线上来。我们底生命算得什么呢！简直像一些等着宰割的落水鸡。有好些人在草棚里挨着饿，为了偷一个包子充充饥，他们有好多竟因此被枪毙了。在那样的情状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最令人忘记不了的，是我们底兵士虽然愿意葬身疆场，也不能不挥着眼泪后退了。

我们底人民、我们底兵士不屈不挠的抗战，同样在“九一八”的时候也是被汉奸出卖了的。那用不着证明，大家都知道。罗烽底一篇小说《残废人》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现在还不是一样么？“一·二八”的炮声停了之后，失去的东北四省就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底根据地了，现在从这根据地上，直接再威迫到我们底身边。想起我们现在，又不知比“九一八”的时候坏多少倍了。我们底腹、背，甚至心脏里，也装进敌人底炮了呢。

我们应该想起蒋光慈这位爱国的革命诗人。他底《鸭绿

江上》在以前是描写亡国的朝鲜人底故事，而现在却是我们自己底故事了，我们还觉得《八月的乡村》太少，我们也希望有无数的像《鸭绿江上》一样的东西。现实主义的作家应该伸手过去和各种浪漫主义的热忱的爱国诗人握起手来，用兄弟一样亲切的手去温暖他们被浅见的、狭隘的创作见解所苦恼了、逼走了的心。朝鲜底金斗镛在《文学界》上所发表的那篇《站在一条战线上》所写的朝鲜文化受人摧残的情形，还不是说着我们自己底情形一样么？在我们自己底国土之内写到邻邦底名字为什么总是要用“×”开代替呢？自从新生事件后，邻邦底名字，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的文字了。纪念“九一八”应该不要忘记我们离开亡国仅仅是一线的间隔了。

朝鲜和台湾底命运，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命运了。我在这里相信朝鲜和台湾底文学会给我们许多参考，他们底实际情形，他们底现实在文学上的反应，特别是他们国内各种人民对侵略他们的敌国底各种侧面的关系与态度会给我们很多教训。作家的笔，会在纪念“九一八”的时候，知道要求他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是非常广泛而难多了。我们把“九一八”的退兵，一小队，一小队无援的兵士底孤军独战在脑中想一想吧。再把普遍全国的救亡运动想一想吧！再去看看朝鲜和台湾吧！

我一定将这些用笔写出来

马德里

由于“五三”惨案给予我记忆里的悲惨的烙印，是时刻都在刺痛着我底心——唯有的哥哥也死去了，我亲近的人都没有了。“九一八”发生的时候，我尽所有的力量做在那当即应干的事。也许做这些事情是犯法的，戴着“捣乱”“破坏治安”的罪名帽子，我坐了一年多的牢。

我从那家免费寄宿舍出来的时候，敌人已经打到长城各口子了。我并不以为犯罪而减蚀了勇气，却更有番新的认识、新的力量，我参加一帮子到古北口去的救护队。

从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我洞悉了一些“欺骗”——“抵抗”只是在欺骗全国民众，兵士们在“只许守”，不许“攻”的命令下，作了敌人的炮灰。一切的爱国国体只有注册过的才允许（我说的是在战地工作的那些！）而他们是借着这顶帽子来出风头，为名誉，为金钱……谁会知道这些呢？我一定将这些用笔写出来，暴露出这些“欺骗”来，给人们以真相，以觉悟！在这敌人加紧进攻全国的时节，知道某些人的“出卖”“欺骗”——起来，起来，“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寇深矣！”起来，在我们今年纪念“九一八”的时候，该武装起自己来。

执行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纪念“九一八”

陈白尘

第五周年的“九一八”，敌人是以防共统一战线的执行来纪念的。一个文学工作者最低最低限度，也该以执行文学上的统一战线来作为对抗。

但文学上的统一战线被提出以后，执行了没有？

我们文学工作者正在为了一个不很重大的问题论争着——论争是必要的，但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两个一同走路的人，论争着各自所提出的路线是可以的，但为了论争而索性坐在三叉路口一步不走，是愚蠢的。这不仅妨碍了自己的进程，而且是放弃对于敌人的进攻。而敌人呢，是毫不放松地攻过来的。

假如是忠实地执行文学统一战线的，便该行动起来：各阶层的在家怎样联合？怎样推动他们走上抗日统一战线？谁能执行起这任务的？谁对？一切非首要的问题，都可以最公开最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的——而这问题也只有在地执行这任务当中才可以有最正当的解决。

一个文学工作者，在纪念今年“九一八”当中，如果不能执行这任务，这纪念是徒然的。

“九一八”的惨痛教训

韬 奋

“九一八”的惨痛教训，第一件是当时有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东三省的问题，认为日本所要掠夺的只是东三省。我们虽大声疾呼，说明“九一八”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沦亡中国企图的开始，没有多少人理会，甚至有些著名的学者，竟倡言索性承认东三省的割让以保全国内！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九一八”不是东三省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了。这是过去的事实，重提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意在灭亡整个的中国，这个意义，对于比较落后的一般民众，还有广大宣传的必要。有许多到内地去工作的朋友，就他们亲身所经历，发现有许多农民竟以为这次又是什么军阀干的内奸把戏，对军事方面的辅助，引不起他们的热烈的情绪。换句话说，一向缺少

对于农民的组织和政治意识的调整，于是军民打成一片，在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这方面的认识不清，是需要迅速补救的。

第二件是“九一八”的国耻由于不抵抗所造成。不必付一点代价就可以把一大块一大块的国土掠夺而去这种极便宜的事情，实足以奖励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的暴行。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得寸进尺，无所忌惮，都志在不劳而获，是共见的事实。现在由于这样的惨痛教训，敌人来侵略我们的国土，谁也知道非抵抗不可了。抗战在事实上已一天天在扩大，抵抗当然已不成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相似的危机，我们不得不严密提防的，那就是有些人在以前倾向于妥协主义者，一遇军事上在过程中偶有失利，即可死灰复燃振振有词，破坏抗战的坚持，而跑上投降的路。这种苟且偷安的潜伏的心理，和以前的不抵抗是一鼻孔出气的，其遗毒也许比以前的不抵抗还要来得厉害，我们要格外预防这种祸患的发生。预防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有组织的广大的民众制裁力，同时要使持久战的真义深入于一般国民的心理，使失败主义者无所施其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九一八”的惨痛教训是值得我们的回忆的。

廿六，九，十八

“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郁达夫

“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成我军之愤。这次被逼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军而当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著龟。塞墨壁垒之碑文，已永铭在宝山城头；卡儿寨旗之决心，亦早下在我民族胸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死犹如泰山，敌死则并鸿毛之不如。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唯战线后之生产问题，战胜后之建设问题，却为我民族目前之最大课题。文化界同人，于慰劳军人，宣传正义，抚视伤兵，倡制凯歌之余，对此应加以十二分的注意。

一九三七年“九一八”

再期以六年的苦战

王任叔

在炮火连天的今日，来纪念这六年前造成的耻辱的“九一八”，我们的心情是万分悲壮的。

我中华民族，有它不可掩蔽的弱点，但也有它不可忽视的优点。优点与弱点，本为一种性质的两端的发展。宽厚仁恕可发展为懦弱昏庸，坚毅勤劳也可发展为苟安偷生。然而，在今日，中华民族怕将一反过去，向优点发展着去了。证之历史，明朝的覆亡，我们是有过可歌可泣的极悲壮的民族抗战的。虽然“主子”以奴才而统一了天下，但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现，戴名世以下的迟凌大辟之事的频见，中华民族始终有它不可拔除的民族的自觉意识，尤其是以陈近南先生（即郑成功的辅佐陈永华）洪门会之创设，将民族的意识深深地种入于广大的下层民众。中山先生的革

命的成功，我们要承认这也是基础之一。

但下层民众民族意识的发扬，有赖于上层的领导组织，然后才能筑成一无论任何炮火不能摧毁的防御的长城。上海抗战揭开的今日，也就是上下一致的全面抗战的防御工程结成的时期。我们将以宽厚仁恕的精神作为团结我们内部的水泥，将以坚毅勤劳的精神，作为抗御敌人的武器。这武器，也就是使我们有最后胜利的自信的。

抗战不是一二天的事，我们忍受了六年的屈辱了。我们今日准备，也以这忍受六年的屈辱的耐心，来替换六年的坚苦的抗战。我们毫不自馁，毫不犹豫，将四万万人排成一坚固的阵线，与敌人周旋到底。让我们于六年之后（也许不要六年），再喊出胜利的呼声吧！

中华在“九一八”后

老舍

“九一八”是国耻中最大的一个，因为不但丢失了东北四省的人民与土地，而且教暴日决定再用威吓的手段掠取华北，甚至于全中国。有了“九一八”，日本已把中华视成囊中物，伸手即得，费最小的力气，得最大的便宜。日本人这样想，世界各国也就只有袖手叹气——他们怕日本将中华一口独吞，可也知道中国必无志无力自卫。中华在“九一八”后，差不多是失了立国的“国格”。

每次我们纪念“九一八”，只是挂半旗与贴标语。那没有用。今年，我们却是在炮声里纪念它。我们是要一劳永逸，非打退日本不可，从南京、从济南、从北平、从东北四省，把日本人打出去。我们是用全民族的血，洗清最大的耻辱。有了“七七”“八一三”等纪念日，便是根本要把“九一八”

一笔勾销，教日本滚出去，教世界知道中华是必不可侮的。前几次的“九一八”，是国耻纪念日，今次的“九一八”是收复国土的前夕，到明年的“九一八”我们便应在东北四省举行庆祝大会了。

这不是梦想。按着“九一八”事件的推算法，日本在去年侵略华北的时候，就算定了至多半年可以灭了中国；世界各国似乎也无可如何地既不愿这成为事实，而又不便不信日本的话。啊，打了一年多，日本的话并没应验，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显出了手慌脚乱。于是，世界上开始相信地图上的中国并非随便可以用红铅笔一画而圈归日本的。中国有中国的力量与尊严，中国敢和日本决一死战，而且越战越起劲。中国的光荣，即是日本的倒霉。打下去，同胞们，打下去！打退日本不是容易的事，可我们已经打了一年多，既能支持一年，就已经是胜了一半；其余的一半全凭我们的决心与卖力。全民族肯卖命，国就不亡，日本就终归退出去。努力呀，同胞！今天，“九一八”，才是生死关头；泄气则亡，努力则胜；用血，用生命，换来明年“九一八”的战胜庆祝吧。

创痛的回忆——纪念“九一八”

齐 同

年轻读书的时候，有人从东京回来说，日本人常常做出一些好吃的糕饼，样子很美丽，上面分别印着字迹，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之类，专门卖给小孩们吃。“无疑地这是一种教育”，讲故事的人批评说，“他们想要把远征的狂热深深种在孩子的心里。”这仿佛是结论了，但也不过仅仅是结论而已，除了带有某种谐谑性的悲欢之外，在其中，实在是找不出别的东西来的。

在人类中，中国人好像是最没有政治观念的一种民族，常常把“不涉政治”称为美德的。生活在东北，其实并不知道东北，正如生活在贵州，其实并不知道贵州一样。原是极平常的事情，毫无置疑余地的。所以，当时悲欢了一阵，只好把这件事情搁开，否则不是又会触到政治了吗？然而，事

态的严重并不会因为搁开便减轻些，吃着糕饼的日本孩子后来恐怕都会变成军人的罢？恐怖的结局也许终于会来的罢？大家都不敢去想象，正如山雉遇见猎夫，赶紧把聪明的脑袋钻入雪堆里去，却给人家丢下了一个愚蠢的尾巴。

带着憎恶与恐怖离开了家乡，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东北的影子在心里渐渐淡忘了。那时，正是中国人用鲜血换取光明的时候，大家不免有些兴奋。但，兴奋了一阵之后，黑暗接着又来，在黑暗中，但见千官奔走，兄弟相杀，战士的血沉埋在垃圾堆中。当时也不免有些感叹，但却又是漠然的，每日想着用刺激葬埋着热情，可怜的乡里也就随着入了坟墓。

有那样一天，日历上写着九月十九日，金风正在萧瑟，我从家里出来，到车站去探询出关的车次。老实讲，那时候我正在失业，早已想着要去看看家乡的。走在路上，一切都如往日，不过风很不小，也确是带着些“金”气，小贩的喊声浮着凉意，报贩在破布里面发抖。就在这瞬间，我听到了凄怆的一声“号外”！这声音过分地打动了我的心，这是饥饿的最高艺术表现呵！但对“号外”，我却不感兴趣，在北平，这是常事，见报馆骗钱的伎俩，铜圆一出手，换来的只是失望。我一面温习着往日的经验，喃喃地向前走，“号外”的叫声渐渐远了！

到了车站，像墓田一样的清寂，窗口里虽然枯坐着办事员，外面却一个人影也没有。隔窗望去，远远地，铁轨静静

地睡着，像一条通到无何有乡的长梯，在暗示着死亡一般的静默。我的心里起了一阵空虚恐怖的感觉！

终于那翁仲似的办事员开口了，他对我讲，昨天夜里日本兵占了沈阳，出关的车子暂时停止了，进关的车子听说还在开。

这突然的打击伤害我的神经了，浑身马上感到了湿冷！这是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刺激呀，虽然刺激是多到数不清的！在恍恍中，我忘记了礼貌，不知怎样走出了车站，不知怎样到了家，路上是否还有凄怆的号外声，我却记不得了。等到拭去冷汗，卧倒在床上的时候，却感到对那凄怆的声音是应该深深怀着内疚的。

内疚岂止是限于那凄怆的声音呵！内疚陷得愈深，那沉力来得也愈重！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两个妹妹的影子，亲属和朋友们的影子，一齐向心头聚集。心，好像停止了血液的运送，无抵抗地任着这些影子踏来踏去。

这又算得什么呢？让一切的感情滚开罢！但，心仿佛是坚强起来了，感情却并不滚开！虽然目前只是“进占了沈阳”，但，松花江边不久便会践踏野兽的蹄迹的，我的亲族朋友将遭遇着何等的恐怖和不幸，是无从想象的。

再想到可爱的土地，想到国家，真是不敢想下去了！呵，我承认自己是懦怯的。

随着便陆续传来了可耻与惨痛的消息，北大营王以哲将

军的兵没有放过一个枪弹，没有死伤一个人安全地逃出来了，这无抵抗的典型中国军人！同时青年人却吃了大亏！他们爱着家乡，却又无力，缅怀祖国，含泪爬上火车去，火车蠕动像蚯蚓，上面的飞机不断地扫射，逃到北平来的人像蚂蚁那样多，但，死在路上的有谁晓得呢。他们只好自甘懦怯，只好把烈士的帽子送给别人去戴罢！

就这样，从“九一八”的夜间起，日本兵渐渐从长白山开到松花江，再开到黑龙江，当然是一样毫无抵抗的，除了马占山和苏炳文两个将军之外。

消息渐渐沉闷了，大家也渐渐无话可讲，其实也不敢讲。没有人再讲起日本孩子吃年糕的故事了，我想，旧的糕饼已经吃腻，应该翻个新花样了吧！

随着来的是国联调查团，据说是来主持正义的，大家照样是无话可说。他们走走南京，走走杭州，走走北平，赞美了一遍中国的好吃好玩之后，便到东北去了。这期间却有人敢发议论了，但也只限于调查团怎样有神通之类，甚至一位当时做学者现在成达官的某先生在火车上还和别人红过脸。据说他是在英国留过学的，知道英国也比别人深。

沉默了一阵，调查团终于回来，想着该有些声势了吧，却又跑到北戴河住下去。还是一直沉默下去，大家什么话也不敢讲。摩登的工作只是募捐，募得多少不晓得，寄到哪里去也不晓得。前门外，西单牌楼，东长安街的饭馆渐渐兴隆

起来了，戏院也唱起“卧薪尝胆”“抗金兵”一类的戏文，因为募捐不另加税，生意好得很。又过了很久调查团倦游思归了。日本人的糕饼是否还要吐出来，他们没有讲，是否还要另制新样，想来也是不晓得，他们只带得一张撕碎了的国联盟约，抹抹嘴巴上的脂油，悄悄地去了，关于北戴河的风景这回却没有说什么。

中国这时好像因为去了一笔很大的开支，国库支绌了，一面又在打土匪，忙得什么也顾不及。日本却得到机会了，新花样不断地翻出来，那支争取糕饼的大手渐渐伸到黄河以北，云岗以东了，制糕饼的厨师的生意好起来，每天乱翻花样，随他乱翻，好在别人并不懂得。

这期间，溥仪登场了，溥仪东渡观见“天皇”了，住的是太子宫，在溥仪看来也许是无限的天恩罢。一面是感恩，一面是酬情，宾主自然是尽欢的了，临走还蒙赏赐了一名姨太太。

但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满洲”日本留学生。日本人用现成的东北财富的残渣送他们去受“皇化”，为了读书，也许是可以原谅的，但当溥仪东渡的时候，他们去郊迎还不算，竟自置酒大喝三天，真算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了！

接着又是大沉默，不仅东北没有消息，就是中国，大家也闹不清。但，这次沉默里面却更有内容了。于是在日本人暂时沉默的时候，便看见中国人杀中国人，用枪炮，用刺刀，

用绞架，用没人懂得的东西。也看见中国人打中国人，用木棒，用皮带，用龙头里的水，用大刀背，用斧头，用跳高架，也用没人懂得的东西。

终于大杀大打一阵之后，仿佛都清醒过来了。抚着身上的创伤，看着血泊里死去的兄弟姊妹，在忏悔与激愤中认清了敌人！

从此，“以华制华”的枷锁粉碎了，中华民族的儿女团结起来！除了以华制华的故智之外，日本军阀还有什么伎俩呢？溥仪是那样受了骗，王克敏又是那样受着骗，他到东京去，竟会有人派出孩子们来献花！假如将来没有王克敏呢？

在今年“九一八”，我愿，老早从家乡流亡出来的中国儿女们，应该抛去乡愁，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而欢喜，因为将来也许不会再有一次“九一八”了。

一九三八，“九一八”前夕

“九一八”走笔

王任叔

“九一八”不是个不祥的日子。它有如一把剑，锋利地刺痛了这民族的苟安的心！无论哪一个中国人，他从此知道，如其再苟安偷生下去，亡国奴的命运，将永远无法撇却！

“九一八”它将是刺激中国新生的日子。

“九一八”以前，中国虽然有不少丧权辱国的事，然而中国的土地，这整块的大地，还没有被人占领去过。朝鲜、台湾、琉球，那是我们的属国，固然我们有保护它的义务，然而中国的本土，除零星的有被租借以外，就没有像东四省似的大块地丧失过。这使中国人民，都觉得即使不在东北，但也同样负着东北同胞的命运，一齐奋然地跃起了。

在抗战已经有了一年的现在，我们的民族的苟安心理，是否完全克服了呢？不，我们可以说，一部分是克服了，尤

其在下层群众里；而另一部分，还依然存在着这心理。那部分人，就是过去一味以民脂民膏养活自己的官僚和专门以文字娱乐主子的若干“法利赛”文士。他们也许知道，在中国复兴以后，他们的寄生生活，便无法维持下去了。蛆虫是生长在腐烂的肉上的。它需要的，正是疮毒的扩大，不是血清的回复！血清正是他们致命的打击！

抗战工作，决不是单纯地限于军事方面，思想的清毒的工作，我们觉得尤为重要！汉奸的产生自有它社会的基础，而封建意识的残余，却正是使他们不得不眼花缭乱，认贼作父的。有精明的认识，也许会去干糊涂的事，但敢于丧心病狂，胆大妄为的宵小之徒，却大都总是缺少正义感与人道观念。宣传、教育、说服，正是在失陷地带对每一个中国人民积蓄力量，以准备收复上海、收复东北的必要工作。每一个文化人，应负起他文化抗战的任务。在“九一八”的七年祭的今天，我们愿以此自勉！

“九一八”纪念感言

王任叔

我们这期《自学》送到读者诸君之前，“九一八”七周年祭已经过去了。但“九一八”纪念的深切的意义也就此过去了吗？不，决没有过去。凡是中国人，在抗战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以前，没有一天不是“九一八”。“九一八”固然是七年前丧失了我国东三省的一个最悲痛的日子。但“九一八”同样是全国上下各党各派开始有精诚团结的要求的一种信号。

历史时常在提醒我们：吴王阖闾为越王勾践所败，气愤而死。吴王夫差誓报父仇，使人立于庭，出入必呼曰：“夫差，尔忘尔父之仇乎？”夫差必然答应道：“不忘！”以后终于打败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臣服于吴以后，同样也卧薪尝胆，时时提醒自己：“尔忘会稽之耻乎？”几年以后，终

于也打败吴国——这远古的史实，告诉我的是什么呢？胜利必须从自奋中获得，幸福定是从忧患中产生。七年以前发生了这“九一八”事变，就使七年以来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每天深自惕励：“我是中国人，我能忘掉‘九一八’这一可耻的日子吗？”不，不，没有一个人敢忘掉这“九一八”，到今天，这回答，就是我们前线将士所发出来的坚强而洪亮的炮声。

然而，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当清兵自淮扬而入江南一带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如侯方域、张煌言、黄宗羲、徐肃穆等，都迅速地起来，扩大那反清复明的民族革命运动。鲁王监国，自临安（杭州）过绍兴，而局处于滬洲（定海）一角。终于没有二年工夫，又不得不逃到福州去。清兵所至，几乎无处不胜，只有在江阴吃了一次大败仗，死了八个贝子（亲王）。到宁波的时候，又无法平复王翊所统率的四明山寨的势力，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说明要抵御外寇，只有军民打成一片。江阴固守了八十多天，在阎典史应元领导之下，诛小人，清奸贼，差不多全城厢的民众都动员起来，没有一个人不抱与城共死的决心。他们几次施行奇袭，都使敌寇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王翊守四明山寨，称大兰洞主，一方面凭着险要，抵御敌人，一方面实行土地的社会政策，使四乡居民乐于奉命，凡有涉讼，都向他求解决，凡有饷税，都向他缴纳。一到四明山寨各寨都被肃清，王翊才最后被执，就义之日，全

城恸哭震天……这一切，又使我们明白：动员民众，仅限一城一地是不够的，更须到处动员起来，相互策应，相互牵掣，使敌人在疲于奔命中倒毙下去！

我们是中国的一分子，就是中国的一份力量。抛弃或抹杀中国的一份力量，那就是中国的罪人！想想七年前的“九一八”，想想七年后的今天的“九一八”，我们和东北同胞同尝了失却“祖国保护”的苦痛了。我们能家而忘国地安逸地活下去吗？不，不！我们要奋斗——我们要奋斗着！

第几个“九一八”了？

萧 军

第几个“九一八”了？无论你问谁，马上他是回答不来的，至少要用手指屈算一下。我就是经过这样屈算的。这不光荣的纪念日子太多了，并且也太久了，人是容易记得那样清明！

前天，忽然有两个同乡来访，他们向我说：

“经过这几年的教训，凡是东北的青年，无论在学校或是在社会上，他们全懂得了克服自己的弱点，刻苦地补充自己了。”

这事情是真还是假呢？似乎也不必追究，不过就他们的环境，也实在不得不这样了，否则那是存在不下去的。“东北”也并不是“东北人”的“东北”，而是整个中国人的“东北”。固然没有那样头脑混涨的会说某处人应该收复某处，不过某处人对于某处收复的责任，某处人对于某处救亡的责

任，为了种种原因，却应该“双料地”承担起来罢？这大约不应该客气也不必推辞了。“东北人”对于“东北”应该如此，“四川人”对于“四川”也应该如此，也就是凡是中国人——汉奸以及准汉奸除外——对于“中国”也就应该如此——你不必客气，也不必推辞……

“那种浅薄的乡土观念我早没有了，不过一看到‘东北人’，不觉得就要感到一点悲凉！这理由，我想除开一些风情习惯的关联以外，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那同一的命运联结着了。”我向那两位同乡说。

“是啊！我们也是有着这样的感觉呢。”

“我们整整是跑了一个‘对角线’……由‘东北’到‘四川’……”

一九三一，九月十九日的早晨，我是亲眼看着我们底敌人爬上沈阳城头，我也亲眼看见他们怎样把那太阳旗，代替了中华民国伟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七年了。

这七年，我看过了各样的屠杀，各样的斗争；看过了多少不甘心做奴隶的战士，当然也看过了若干丧尽人性，认敌作父的汉奸和奴才！

我们等待，我们忍受……直到敌人再不容我们忍受，不容我们等待了……我们才有了“抵抗”！

“不是战胜，既是灭亡”这已经成了整个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共同的血誓！寄语还有一滴人血的汉奸，以及时

刻在企图破坏中国统一抗战建国计划实施，造成诸种事件的匪徒们，中华民族的送葬者们，被敌人雇佣的刽子手们可以休矣！我敢向你保证：

“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纪念“九一八”

郁达夫

今天是“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日！关于“九一八”的由来、意义，以及这八年中敌军阀对我的阴谋续出，与夫我全国上下，一致团结，誓死保卫我们的国土、主权、独立与自由，等等，已在十五日的本栏钟达琳君的一篇纪念文字里说过了，在这里可以不必赘述。

我们今年的纪念“九一八”，第一在纪念着它是给与我国新中国以复兴之机的催生针。

我们只须冷静地考察一下，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民生活，在这八年之中，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以八年以前的诸种状态，来和今天——虽则在敌军的践踏蹂躏之下——全中国的一切情形一比，谁也会觉到这长足的进步，是摩西以后的一种奇迹。

其次，我们纪念今年的“九一八”，和往年不同之点，是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我们是最早看穿了法西斯蒂的欲壑难填，最早觉悟到非以武力来抵抗，是不足以打倒这些疯犬们的民族与国家。我们是能以实际行动来贯彻我们的主张的。

又其次，今年的纪念“九一八”，是在后代历史意义上，迥然特出的一个转变点，恐怕在五年、十年，甚至百年、千年以后，也永会保持着它的异彩的。这特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建国复兴的最后胜利期，决然地于今年“九一八”以后，将很迅速地到来。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可以种种方面的实事来作证明的。

(一) 敌国上下，自受了美日废止商约，苏德缔结不侵犯条约两大打击之后，愈见得手忙脚乱了。先是反英的，现在想反过来拜英。内阁的更迭频频，在中国军部的寇酋的朝令夕改，再三变换组织，终无法压制反战各士兵之心，以收速结速和，以华制华的实效。而敌国最大的窘状，尤其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兵员的不够应付，敌国全国，自都市至农村的人心厌乱，生活的不安。

更有甚者，是敌新组的内阁和横蛮军阀，还是势成水火，暗斗明争，在阿部未上台之前，就已见之于陆军当局所公布

的一篇谈话（见八月廿九日大阪《每日新闻》“陆军对新内阁的希望”条）。

敌军阀们还在要求急进侵略，不尚空言（对内阁的施政而言，即对速和速结的政策而言）。绝对反对和英国妥协，要独霸东亚，独吞中国（这对阿部于九月一日所公布的谈话，在中国对第三国家有妥协可能时，也愿意妥协之意，针锋相对）。

这从敌的一方面来分析，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必然地就在目前的一个证明。

（二）从我们的一方面来讲呢，新训练成的机械化部队，有国家民族意识的青年新军三百万，已于最近配备完成，枕戈待命，在晋中，在长江流域，在东战场，在粤沿海一带，各只在静候着总攻击令的颁发了。

我们的最大的凭借，总之，是在兵种的源源不绝，土地资源的广大无垠，以及抗战到底、精诚团结的这绝对不会摇动的一个大决心。

敌寇的傀儡，也许最近会袍笏登场，敌国的外交，也许最近会颠倒一变。但是，这些丑剧，结果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证实敌人的百计俱穷，最后的一个回光返照，即敌国所说的“断末魔的苦闷”而已。

因此种种，所以我们今年的纪念“九一八”，和往年以及将来的纪念“九一八”有迥然不同的特殊意义。我们更要

以万分乐观的情怀，来争尽我们出最后一个钱，沥最后一滴血的天职，因为这就是最后胜利的另一个名称。

至于欧洲大战的与我抗战无损，以及我们是和欧洲英法波站在一条抵抗侵略的线上等等，本栏已屡有文字发表过，这里自然不必再说了。

二十八年九月

最后的旗帜——回忆

孔罗荪

“九一八”以后的一年间，在东北各大城市中，还存着两个属于中国行政系统的机关——邮政局和海关，在它们的楼顶上，骄傲地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旗帜在人们的心境上撒着希望，留着安慰。然而，它在敌人的眼目中，变成了敌视的刺。

开始是命令悬挂伪旗，但是无效，在暴风中骄傲地飘扬的仍然是鲜艳的旗帜。随着这个抗拒，谣言逐渐多起来，也就使这面旗帜悬挂的机会逐渐少下来，礼拜天和纪念日，它又在袅风中飘扬着。

不过，随着谣言而来的事实，终于来临了，敌人准备接收，是的，它要撤下这面刺目的最后的旗帜。

一九三二年夏天，在哈尔滨。

有一天的清晨，滨江关楼尖上的晨曦不见了，而且飘起了一面代表着人类耻辱的旗子。这是终于来临了的事实，敌人首先派人接收了海关。这张最后的旗帜，只剩下在谣言中度日子的邮政局了。

果然，七月初间，据说派来接收的人也内定了，伪邮票也印好而且运到了，同时谈判也在开始，浮在人们心境上的是不安。这不安，是因为每一个被隔绝在山海关外的小百姓，都还存在着一个老实的痴望，甚至于他们更喜欢传播着一些神话似的关于祖国的传言。虽然“一二八”的烽火已燃在遥远的意念中幻灭了，但是，他们——每一个被隔绝在山海关外的小百姓，存在着无限的期待。

在这面最后的旗帜底下工作着的千百个邮工，也没有例外，他们热望地期待着那些神话似的传言变成事实。但是，首先来临的事实，却是要撤掉这面旗帜，却是要把这千百个邮工安置在奴才总管底下开始他们的新的奴役的命运。

在七月下旬的一天，长官公署街的吉黑邮政管理局的门前，布置了便衣和宪警和日本的特务队。而在这样的包围中间里，却正在进行着一个秘密的活动，就是每一个邮工都有权利签署了一份选择自己道路的志愿书，并且宣告自即日起，停止业务。每一个人都兴奋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每一个人都是兴奋地估计着自己的新的命运。时间非常迫促，来不及商量以后行动的技术，来不及斟酌一切琐

细的问题，甚至预定了的邮务长的临别训话也没有履行。只传递了一句话，就是约定一个时间、地点，作为传递消息的场所。人，悄悄地散了，从便衣网里脱了出来，开始在被敌人捕捉的机会中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罢工。第二天，全市的邮政业务停止了，每个人警惕地躲避着一切可能的捕捉，敌人虽然带来了少数的工作人员，但是无法来处理还有三十万人口的都市的通信交通。弥补的办法就是一面捕捉旧人，一面大量招收新人。自然，这里面也仍然不能避免奸细，他们代替了敌人的特务，在搜寻着捕捉着旧人来作为他们的俘虏。

千百个邮工的身上，加重了一份担负，他们一边在准备着自己的新的行程，一边还须逃避着捕捉的危险。

因为这是一个斗争，虽然是千百个斗争中最小的一个。

松花江的水泛滥了，哈尔滨市遭到了空前的奇劫，然而，这只给他们增添一份新的灾难。他们还在继续着一个小集团的斗争。他们必须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他们之中，为了要离开他们的故乡，要和他们的世代同居的家开始告别，要跋涉一个长远的旅程，他们不但同现实斗争，他们还必须和心理的矛盾斗争。是的，他们都会一致而自愿地签署了那张撤退入关服务的志愿书，他们是一个斗士，他们克服着一切困难，支持着这个最小的斗争。

这斗争胜利了。这一个月的时间，伪邮政当局没有办法召回意志坚定了的千百个邮工，于是新的谈判开始了。

因为他们必须领取护照，才能走出东北，双方交涉的结果是由伪邮政当局与他们作一次最后的个别谈话，如果都愿意走，就照发护照，否则，在那些汉奸的头脑中，以为这些人是可以利诱胁迫的。由邮务长保证，发出了通知书，人们集合在指定的场所，准备作最后一次的斗争了。

这一个“文明”的战绩，敌人仍然是失败的。每一个人的回答是同样的，所有的诱迫是归于失败了。

——你为什么要进关呢！这里有你的财产、家庭、祖坟和事业，况且，我们将以优厚的待遇请你们来工作。

——是的，但是我自愿要走。

千百个同一的声音，击败了敌人。他们，带着最后的旗帜，回到祖国来了。

八个整年了。我怀念着他们。他们散布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遭遇着流亡和灾害，但是，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八个整年了。我怀念着他们。是的，三年前，两年前，乃至一年前，他们又遭遇了八年前命运，又遭遇了八年前的厄难。但是，他们当想起了八年前那样的撤退的精神，我相信在肃然的情绪中，也不免有点别的感想吧。撤退的时候是

有着同一的声音和意志的，八年来，他们也有着同一的声音和意志，他们愿意把带回祖国来的最后的旗帜，重新插在故乡的土地上！

九月在重庆

今天是“九一八”

郁达夫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又是“九一八”九周年的纪念日了。关于这日阀公开侵略我国的最初蛮动的经过，想系我们每饭不忘祖国的侨胞们，所永不能忘怀的至痛事，现在可以不必再说。我们要特别于每年的这一个日子，不得不站起来说几句话的，是世界上的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都应该存一个自力更生的心，联合起来，自己来解放自己。原因是为了那些不关己事的安定国家，对了隔岸的火灾，决不肯出死力来挽救的。

虽然，当时美国史汀生，也曾仗义执言，指斥过日阀的不该，要求过英国的合作，出来共同对付这一搅乱太平洋和平的罪魁。可是安卧在厝火积薪之上的英国，当时哪里会想到九年之后的今日，这些炮火炸弹，也竟能飞到伦敦的皇宫！

从“九一八”之后的意对亚比西尼亚的侵略，与夫德意合作，推翻西班牙民主政府的阴谋，以及这次欧洲诸中立国弱小国的被侵被并，原因虽则久已伏于“九一八”的敌阉的一举，然重要之点，总仍在于诸被压迫民族的不肯真诚合作，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历史是循环，盛衰也是起伏互易的。我们的抗战伟功，虽则还未完成，但最后胜利的把握，已竟有了十之八九。洗雪“九一八”之耻，洗雪甲午以来的累代国耻的时日，恐怕已经不远了。要紧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努力。

出钱出力，已经做到了我们的饱满点没有？精诚团结，已经有具体的事实表现了没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定属于我的信念，有时候有动摇没有？凡此种种，都是要我们来宿夜匪懈地反躬自问一下的。阖闾死后，吴王夫差，曾使人立于门侧，于出入时令喝问一声：“夫羞，尔忘杀父之仇乎！”夫差必对曰：“唯，不敢忘！”我们的必于此日，想特别站起来向大家高喝一声的，也就是这一个意思。我民族代代，对这比毒蛇猛兽更凶恶万倍的敌阉，将永永不忘，非至寝其皮，食其肉，鞭其尸后，此仇方得雪也。

为“九一八”十周年 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书 兼寄各地文艺工作者

萧 军

胡马嘶北风，
越鸟朝南枝。

家乡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你们好！我们在这里虔诚地
问候！

十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用他们的第一声
炮火击（掉）我们的“家”，分散了我们的骨肉，霸占了我们的
田园，侮辱了我们祖宗的坟墓……这是不能够戴天的仇恨。

十年来，他们——这些贼子们，是用尽了烧杀、抢、掠、
奸淫、奴役、毒化、敲剥……所有非人性的恶毒残酷的手段，

来对付被霸占的土地上无助无告的善良的人民！这是不能够勾销的血债！

中华民族是不能够被暴力所征服的民族！

东北三千万中华儿女，也绝不是用暴力所能征服的子孙！

他们有祖先自己开荒斩棘，坚不得拔，摧不可折，豪侠爱义，英明果断底传统和精神；

他们有了十年来从耻辱中，从战斗中，从诸种教训中，学得的经验和技能；

他们有父传子，子传孙，不雪此仇，死不瞑目的决心和意志。

他们远在十年前在东北，用自己反抗的血，就点起了第一枝鲜明的火把；

在今天——在四年前，当全国展开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斗的伟业时候，他们也是以“第一个”的姿态，把自己的身和心，一部或全部的力量，投进这激昂的火流中，和全国最进步的抗战的力量，密密地结合着——用枪或用笔。

我们绝没有一刻忘记，我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儿女！

我们绝没有一刻忘记，我们东北三千万受难的骨肉——你们——的嫡亲兄弟子孙！

我们绝没有一刻忘怀过这可憎恶的耻辱——我们一直是战斗着！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在家乡的土地上亲自看到你们的那为受难而枯绉了的脸面，抓到你们那为劳苦而枯瘦了的手，

听到你们那……声音……我们才能有休息的一天，才能有真正欢喜的一天！

父老兄弟姊妹们！

我们愿意你们也从各个角落里，从各种耻辱的压迫里，从各种状态里……起来战斗吧！不断地战斗吧。用各种方法和力量援助那些可尊敬的战斗的力量——义勇军、抗日团体——让他们开展和壮大吧！只有他们才配是你们的真正的同胞子弟和儿孙。只有不断战斗，不断结合着诸种战斗的力量一直到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底势力完全滚出中国，那才是我们底“家”，我们底田园，我们底骨肉……真正团圆的一天。

各地文艺工作的同乡同志们：

我们在延安成立了这个“‘九一八’文艺社”，除开交换乡情，研究东北的历史、风土、语言，搜集和东北有关的诸种资料，籍以帮助写作，可能时并以给关心东北的人们一点参考材料以外，我们更切要希望的，还是和我们取得联络，给我们以恳切的援助和提示，让我们进步！

“东北人民是负载着双重民族耻辱的！”他们在这抗战建国的伟大业（绩）里一定也要尽着双重的任务吧！区区之心，籍以自勉，兼以纪念这耻辱与光荣的十周年。

九月一八日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萧 红

沦落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他们的希望曾随着秋天的满月，在幻想中赊取了十次。而每次都是月亮如期地圆了，而你们的希望却随着高粱叶子萎落。但是，自从“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炮火响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抗战揭开，成了习惯的愁惨的日子，却在炮火的交响里，焕成了鼓动、兴奋和感激。这时，你们一定也流泪了，这是鼓舞的泪、兴奋的泪、感激的泪。

记得抗战以后，第一个可欢笑的“九一八”是怎样纪念的呢？

中国飞行员在这天做了突击的工作。他们对于出云舰的袭击做了出色的成绩。

那夜里，江面上的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地惊恐地射着炮弹，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染红了。但是我们的飞行员，仍然以精确的技巧和沉毅的态度（他们有好多是东北的飞行员）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残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几百万的市民都仰起头来寻觅——其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的，但他们一定要看，在黑黢黢的天空里，他们看见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人类应有的光辉。

第一个煽惑起东北同胞的思想的是：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地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着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地向往，爱尔兰的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垄”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约翰·曼殊斐尔（英国桂冠诗人）狂热地要回到海上。

但是等待了十年的东北同胞，十年如一日，我们心的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现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的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了门而是最末走进的人。

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就是最后

胜利接近的阶段。在杰克·伦敦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上，描写两个拳师在冲击的斗争里，只系于最后的一拳。而那个可怜的老拳师，所以失败了的原因，也只在少吃了一块“牛排”。假如事先他能吃得饱一点，胜利一定是他的。中国的胜利是经过了这一个最后的阶段，而东北人民在这里是决定的一环。

东北流亡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毅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功切进一样。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同胞，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谨此即颂

健康

“九一八”在南京

范长江

今年“九一八”十周年时，香港舆论界正在辩论“九一八”的责任。有人说这完全是由于张学良自己荒淫逸乐，不思抵抗，故罪在张学良。

我想这场公案，不难弄清。第一，张学良本人还活着，和““九一八”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人，也不只张学良一人，只要政治稍为民主，言论稍为自由，我想不难水落石出。当然“九一八”以前，张学良那时的个人生活态度，是不能加以赞成。然而““九一八””事件不抵抗主义的决定者是不是张学良，不一定就是同一件事情。

今天，最重要的是抗战现实利益，就是慢一点来清算“九一八”的责任，也是来得及的。我们的目光要放在现实的抗战利益上，东北失地怎样才能收复，如何准备大规模的

反攻，才是今天的大问题。我们评价张学良，应当看他对于今后抗战是否可能有所贡献，对于收复东北失地是否有所用处。如果有用处，就应当恢复他的自由，给他一定的任务。一定要把他定成“九一八”最后的罪人，一则不一定有效果，再则也不是忠于谋国者应有的态度。

不过，这里所牵涉到的对于国事的基本态度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开始有一点真切的了解，还是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在南京发端。在这之前，我是完全隔离在实际政治的外边，终日在要人演说、训话、宣言、机关法规及一些所谓“学者”的大小著述与演讲之中打圈子，莫测高深地跟着一些大人物的名言说论在转。“九一八”之前二三年间，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地方政治改良主义者。我虽然和若干青年人一样不满意当时上层政治之设施，但是我却赞成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中国政治之改造，只有从下层政治下手。这大概无外乎当时流行的乡村教育、农村行政、乡村调查、县政改革这一批理论和做法，这也就是现在被有些人认为改革中国政治的一大法宝的“新县制”的思想源流。这种理论不赞成谈什么革命，认为“打倒你，我来。”这样革来革去，也实在没有道理。于是这种理论主张到下层去切切实实地“干”。于是陶行知先生那时在南京附近的晓庄师范学校，河北省定县晏阳初先生的平教会，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的乔启明先生的农村调查等，都引起我无

限的向往。为了研究改革地方政治的学说，我曾费相当时间去读讨论英美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专书，虽然什么财务局、工务处、市议会这些枯燥无味的名词，一再减少我研究的兴趣，却未曾动摇我的信念。而且我非常看不起那时一似乎不务实际、说空话的同时代的朋友。

“到农村去！”以后有一个时期是“到边疆去！”那时像我这样的老实青年，有不少人相信这是我们青年真正的出路。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位在那时同受过麻醉的朋友，真正是在西康从事开垦！不知他十年来开垦有何成绩？对国家有何贡献？整个国家毫无办法。十年来，中国差不多有一半国土暂时不能公开看见祖国的旌旗！他认为那时是难以想象的极西的地方，在雪山莽林的上空，今天也有了侵略者的踪迹！

“九一八”的消息到了南京，全国无例外地如受晴天霹雳，一般人民之悲愤可谓达到极点。我那时正在国民党最高政治干部训练机关——中央政治学校读书。那时“从政”的意味，还未十分鲜明。一般青年同学中，还有不少是满腔热血，有革命抱负的分子。但是沈阳的炮声，东北人民的惨痛，一点也没有引起这个学校当局的触动，一切课程仍照样进行。报上一行一行刺人心坎的报告，使每一个稍有热血的青年再也忍受不了。

虽然是在军事管理极端严格的学校中，学生本来绝对不得自由集会，然而在事变后一日，正在集合点名就寝的夜间，

正义的吼声在群众中爆发出来了。

“诸位同学！东北这样广大的领土，这样多的人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送掉了！东北是在国民党掌握政权时被日本人拿去，我们国民党员应该负失地的责任！国民党当权时发生如此严重国难，说明国民党本身不健全。我们是国民党高级政治干部培养机关，我们担负改进国民党以救中国的责任。然而我们现在仍然受着平时教育，不能适应挽救国难的需要。我们应推举代表，召集全体同学大会，一面表示我们对东北事变的态度，一面与学校当局研究改革我们学校的方针。”

我不顾一切地站出行列，向全体同学慷慨激昂地发表上述的主张，全体同学用如雷的吼声表示赞成。第二天，各系的代表选出来了，全体同学大会也在群众一致行动之下召开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教职员中有不少人参加。经过几个沉痛的演说，全场哭作一团。当场大会决定全体同学出发去南京市区宣传，唤起民众，共救国难。

大会的决议，当局也不便公然反对。曾任南京汪记“工商部长”，现任伪“浙江主席”的梅思平，就是那时重要的当局者之一。他是该校行政系的主任，后来担任所谓政治改革重要措施的“实验县”的领导工作。地位上略等于北京政府时代的“京兆尹”的“江宁实验县”，他就是首任县长。

另一位更重要的当局者对我们四个比较有力的代表说：“你们好好地干！‘总司令’会知道你们！”又有一次他单

独对我说：“你很有办法，‘总司令’很看重你！”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听到他和我们真诚地讨论如何应付国难的问题。梅思平当时出了一个极卑鄙的办法，即表面上同情同学之爱国热情，赞成出外宣传，但以“下乡宣传”为条件，其规定来回路线，每队当日来回徒步路程约八九十里，少亦五六十里。如此，则南京市人口集中之区，不致受影响，乡间人口疏散，演讲宣传无大效力，且方言不便，讲亦不易接受。每日徒步跋涉，生活不安。梅之估计，不出三日，大多数同学必致疲劳不堪。待情绪稍衰，再另以控制，又可恢复过去读死书不问国事之常态。

果然，一切均如梅等计划安排，折磨了一群青年的热情。以后更严厉的管理，更繁重的功课，使大家完全没有关心民族危机的余地！

事实如此，我们几位看重民族利益的朋友，只好不顾环境如何，在东北事变继续扩大声中离开南京走上了我们自己的道路。

“九一八”致弟弟书

萧 红

可弟：

小战士，你也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

世事恍恍惚惚地就过了。记得这十年中只有那么一个短促的时间是与你相处的，那时间短到如何程度，现在想起就像连你的面孔还没有来得及记住，而你就去了。

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那时你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向着那白银似的满铺着雪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你连招呼都不招呼，你恋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我也不看。

而事隔六七年，你也就长大了，有时写信给我，因为我的漂流不定，信有时收到，有时收不到。但在收到信中我读

了之后，竟看不见你，不是因为那信不是你写的，而是在那信里边你所说的话，都不像是你说的。这个不怪你，都只怪我的记忆力顽强，我就总记着，那顽皮的孩子是你，会写了这样的信的，会说了这样的话的，哪能够是你。比方说——生活在这边，前途是没有希望，等等。

这是什么人给我的信，我看了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但心里边都不表示什么同情，因为我总有一个印象，你晓得什么，你小孩子，所以我回你的信的时候，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问一问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红玫瑰依旧开花否？或者是看门的大白狗怎样了？关于你的回信，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在这样的话里，我才体味到这信是弟弟写给我的。

但是没有读过你的几封这样的信，我又走了。越走越离得你远了，从前是离着你千百里远，那以后就是几千里了。

而后你追到我最先住的那地方，去找我，看门的人说，我已不在了。

而后婉转的你又来了信，说为着我在那地方，才转学也到那地方来念书。可是你扑空了，我已经从海上走了。

可弟，我们都是自幼没有见过海的孩子，可是要沿着海往南下去了。海是生疏的，我们怕，但是也就上了海船，飘飘荡荡的，前边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也就往前走了。

那时到海上来的，还没有你们，而我是最初的。我想起

来一个笑话，我们小的时候，祖父常讲给我们听，我们本是山东人，我们的曾祖，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而我们又将是那个未来的曾祖了，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那里说着，从前他们也有一个曾祖，坐着渔船，逃荒到南方的。

我来到南方，你就不再信来。一年多又不知道你那方面的情形了。

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信来，是来自东京的，说你是在那边念书了。恰巧那年我也要到东京去看看。立刻我写了一封信给你，你说暑假要回家的，我写信问你，是不是想看看我，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

我想这一次可以看到你了。这是多么出奇的一个奇遇。因为想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相遇的。

我一到东京就写信给你，你住的是神田町，多少多少番。本来你那地方是很近的，我可以请朋友带了我去找你。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国度的人了，姐姐是另一国的人，弟弟又是另一国的人。直接地找你，怕与你有什么不便。信写去了，约的是第三天的下午六点在某某饭馆等我。

那天，我特别穿了一件红衣裳，使你很容易地可以看见我。我五点钟就等在那里，因为我在猜想，你如果来，你一定要早来的。我想你看到了我，你多少喜欢。而我也想到了，假如到了六点钟不来，那大概就是已经不在了。

一直到了六点钟，没有人来，我又多等了一刻钟，我又

多等了半点钟，我想或者你有事情会来晚了的。到最后的几分钟，竟想到，大概你来过了，或者已经不认识我，因为始终看不见你，第二天，我想还是到你住的地方看一看，你那小房是很小的。有一个老婆婆，穿着灰色大袖子衣裳，她说你已经在月初走了，离开了东京了，但你那房子里还下着竹帘子呢。帘子里头静悄悄的，好像你在里边睡午觉的。

半年之后，我还没有回上海，不知怎么的，你又来了信，这信是来自上海的，说你已经到了上海，是到上海找我的。

我想这可糟了，又来了一个小吉卜西。

这流浪的生活，怕你过不惯，也怕你受不住。

但你说：“你可以过得惯，为什么我过不惯。”

于是你就在上海住下了。

等我一回到上海，你每天到我的住处来，有时我不在家，你就在楼廊等着，你就睡在楼廊的椅子上。我看见了你的黑黑的人影，我的心里充满了慌乱。我想这些流浪的年轻人，都将流浪到哪里去，常常在街上碰到你们的一伙，你们都是年轻的，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内心充满了力量。你们是被逼着来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你们都怀着万分的勇敢，只有向前，没有回头。但是你们都充满了饥饿，所以每天到处找工作。你们是可怕的一群，在街上落叶似的被秋风卷着，寒冷来的时候，只有弯着腰，抱着膀，打着寒颤。肚里饿着的时候，我猜得到，你们彼此地乱跑，到处看看，谁有可吃的东西。

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家跑来的人，还是一天一天地增加。这自然都说是以往，而并非是在现在。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自然而今你们都是战士了。

不过在那时候，因此我就有许多不安。我想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并且做什么？

那时你不知我心里的忧郁，你总是早上来笑着，晚上来笑着。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你已经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了。似乎是你所存在的地方，已经绝对地安然了，进到我屋子来，看到可吃的就吃，看到书就翻，累了，躺在床上就休息。

你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我看了，有的时候觉得讨厌，有的时候也觉得喜欢。虽是欢喜了，但还是心口不一地说：

“快起来吧，看这么懒。”

不多时就“七七”事变，很快你就决定了，到西北去，做抗日军去。

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就像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下捉着虫子的那样的夜，那样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萤虫的夜。

你走了，你的眼睛不大看我，我也没有同你讲什么话。我送你到了台阶上，到了院里，你就走了。那时我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愿意让你走，还是不愿意。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把过去的许多年的生活都翻了一个新，事事都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真所谓有如梦寐了。

可弟，你从小就苍白不健康，而今虽然长得很高了，仍旧是苍白不健康。看你的读书、行路，一切都是勉强支持。精神是好的，体力是坏的，我很怕你走到别的地方去，支持不住。可是我又不能劝你回家，因为你的心里充满了诱惑，你的眼里充满了禁果。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而至今已经四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

我本来不常想你，不过现在想起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信。于是我想，这都是我的不好，我在前边引诱了你。

今天又快到“九一八”了，写了以上这些，以遣胸中的忧闷。

愿你在远方快乐和健康。

默念

——“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

夏 衍

每一次都像鞭笞一个久未愈合的伤口，这惨痛的日子已经被“纪念”到第十一次了。

十一年，作为一个纪念日，也许有人觉得已经失去了它的新鲜。是的，万宝山、柳条这些惊心动魄的地名已经渐渐地从人们记忆里忘失；在东北大地上流的热血已经从鲜红而淤黑，而凝结，而化成了不复可认的泥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上已经积厚了尘灰与鼠矢；当年被诅咒的罪人和被歌颂的英雄们的名字，也已经渐渐地被岁月所揩淡了。那么，十一年后的今天，在斤斤于己之得失，忙碌于眼前之利害的徒辈，也许真的只能有“曾岁月之几何，已江山之不可复识”

之感了。可是，我们相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只要静下来合上眼，不一定要在这纪念的日子里，也应该是立即可以想起另一可怕的图画吧。三千万人民变成了三千万奴隶，大豆和高粱的绿野上布满了兵营和牢房，和平的国土变成了日匪军火的根据，千万淳朴的人民被迫着在制造屠杀同胞和威胁友邦的工具与武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九一八”出世的婴儿，今年已经是入中学的年纪了！

十一年，这是漫长的充满了血和泪的日子！

被束缚了的大地在悲叹，在怨诉，在号泣；被开割了的伤口在流血，在排脓，但也正生育着新肌与新血。十一年，这受难的土地可不曾有一天沉默！千万义勇军不曾有一天停止过他们的战斗，万千东北的健儿把他们的热血洒遍了每一个战区的每一条前线，而呼兰河和鸭绿江所哺育的优秀儿女，也在荒凉的祖国文苑里写下了无数血和泪的诗篇。抗战五年，我们已经奠定了必胜必成的基础，我们已经被赞誉为国际反侵略的前导了，那么，更有谁能忘记把古旧屈辱的中国引拖到反侵略战争之前线的“最初投掷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麦子”？

血写的字，因为年月的久远而愈越清晰了。血灌溉的萌芽，因为年月的久远而愈越茁壮了。我们不单用血来灌溉了自己，我们还用血来规谏了友人！十一年的历史，是如何的峻烈而充满着教训啊！

我们已经把运命挣扎奋斗到了解放的边缘，夜，已快破晓了，让我们在这一天重申我们不渝的盟誓吧！
把日寇驱逐到鸭绿江边！

1942年9月18日

“九一八”十一周年

塞 克

殷红的血，映着火热的太阳，
突进的力，急跳着复仇的决心！

——录《流民三千万》主题歌

“九一八”这三个字，单是用我们的嘴和笔不能说明它的意义。凡是懂得“九一八”的含义的人，一定是从深沉的苦痛里一直斗争过来的人。单从纸面上和传说中，你是不会懂得它的，因为它代表着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凌辱和惨痛，它是用被压迫者的血和复仇的火写成的！

抗战的第五年，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强大起来了！

我们马上就要把敌人送到他的坟墓去。新中国从压迫凌

辱之下生长了，顽强地站立起来了！在今天“九一八”纪念日，我只想对大家说这样几句话：“凡是从战斗中生长起来的力量和人民，都是最光荣最崇高的！”

1942年9月18日

“九一八”杂记

夏 衍

我的第一个孩子今年十四岁了，她是“九一八”前几天出生在上海的。我记得很清楚，从北京路的家具店里买了一张小铁床回到虹口的时候，看到一张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号外，大字标着“暴支膺惩，皇军占领奉天”。

十四年后，她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中学生了，长得和母亲差不多高。这几年来除了爱吃爱玩之外，也学上了看话剧、看小说的习惯，偶然也会提出些使大人难于置答的问题来了。有时候要她多温温课，她会冷不防地回答你：“你自己不是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小时候对功课不用功么？”

这时候我只有苦笑，日子真是过得太快了。从她出世以来，我们没有过过一年平安的日子。和其他的苦孩子比较起来，她还算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可是在上海租界里，她也曾

受过两次战争的洗礼。12月8日日寇占领租界，她在学校里也被迫学了几个月的日文。从上海通过几次封锁线到重庆，跋涉的路也就不算少了。这是这十四年中的一个少年的比较平凡而幸运的经历。在这些战争的年月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着各自的离合与悲欢，在今天中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身上，我相信都刻记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而当我们的心转向到那些在沦陷区，在北平、天津、辽宁、长春的孩子们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理智清明而有正常感性的人，谁都会感到痛苦和负担的。那些孩子在讲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孩子不知道“九一八”以前的历史，那些孩子习惯地学会了九十度的日本式鞠躬，那些孩子在吃比马干还不如的“协和粉”，再过几年，那些孩子就要是及龄的壮丁了。

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有几个比较相知的东北籍的同学，我们学的是工科，学工科的学生普遍是不大关心政治和时事的。毕业之后，他们都回到家乡，只有其中一位，我曾在鞍山的煤矿里见过一次，二十几年不递音问，我们相互间的印象似乎都快要消逝了。可是事出意外，在前年的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我在重庆遇见了他，两鬓萧萧，看上去似乎已经是五十以上的人了。“事变”之后，他一直在替日本人经营着炭矿工作，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惟一的一个当年已经二十岁的孩子从中学里被强制地参加了“义勇奉仕”，被调到关内来作战的时候，他才愤然地离开了他的故乡。叙

述这故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嘴唇在发抖，他凄苦地责备自己：“早该离开了的，这都是我和我内人不好。”

“以后没有消息？”我问他。

他凄怆地摇了摇头，然后慢慢地加上一句：“一个时候听说调到上海去了，以后就没有消息。”

“就是从前在学寮里你把他的照相钉在床前墙上的那个孩子么？”朦胧的回忆骤然地明晰起来，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学寮生活，当年，他是他这个三岁的“胖娃娃”作为他的夸耀的。讲出了口，我就失悔这会增加他的痛苦，果然他点了点头，不言语了。

“总不该每个学生都要去参加‘义勇奉仕’吧，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说。

他的嘴唇又在发抖，好容易，以后才说：“怪我不好呀，你知道，十几年的教育，想起来是可怕的。”

是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把一个白纸似的孩子放在那个环境里，谁能保证他不染上颜色呢？

在广东，我曾经看见过一个作为日寇“军属”的朝鲜俘虏。他做了比日寇更多的坏事，被俘之后的态度和日寇同样地狡猾和顽强，当时我冲动地感到轻蔑和愤怒，可是事后想来又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了。日子是可怕的，每天，每小时，我们都放任着千千万万我们天真无垢的孩子在接受着日寇的教育。每个染匠都会告诉你，由浅及深一次又一次地染上去的

颜色，要比一次染深了的还要难于脱掉。从江南到东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要把这些日积月累地染了上去的色彩除掉，该是一件如何困难的事情！

每年这一天，我都像碰到一个经久不愈的伤疤，十四年。我不想絮述这中间的一段长长的充满了血泪的过程了……我们要知道失地不会送上来请你收复，收复了的失地也已经是“腥膻遍地”，而不再是昔日的锦绣山河了。大半个中国还沦陷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而在大后方的豪奢的大餐厅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兴高采烈的“复员”的声音。每年这一天，是不愁缺少皇皇的文告和悲愤慷慨的文字在报上出现的。那么在这一天，也让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些在东北已经受了十年奴化教育的孩子，在中国战地上的那些被迫着“义勇奉仕”的青年吧。

从凄寂的“九一八”说起

郑振铎

“九一八”的十五周年纪念，在凄寂中度过。难道我们对于这个创深痛巨的纪念，便这末容易淡忘了么？难道因为我们经过了十五年的苦斗，终于得到了最后胜利，便感到心满意足，而把这一幕历史的大教训淡忘了么？

不，不！健忘的人自然有，却不是我们人民。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九一八”的！人民们对于“九一八”的前因后果，彻底地明了将永远把这一个纪念的日子作为鞭策自己的镜子。

在十五年前，九月十八日的晚上，日本军阀们发动了有计划的侵略战，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的心脏沈阳市。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只是无抵抗地逐步退却。很快地，他们向南到了锦州，向北占了黑龙江、吉林各省。我们手足无措地像当头被打了一记闷棒。稍稍苏醒了之后，便只有向国际

联盟控诉。英勇的十九路军于第二年的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打击了日寇的疯狂的进攻。这是唯一的对侵略者的一个回答。然而，不久，便签订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作为地方事件解决，而听任东北三省的运命悬于李顿调查团之手。这个调查团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力量呢？还不是以一纸报告了之。而东北三省便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经过了整整十四年之久，受尽了剥削、压迫、屠杀、欺凌种种的无告的痛苦。

我们曾经见到日本军阀们的宣传图画，上面标着大字：“东亚的粮库——满洲”。许多的图片，显示着丰收、输运等等的情形。然而，说来可怜，这粮库养肥的是些什么人呢？绝对地不是农民们自己，也不是东三省的中国人民，而是日本人和日本军阀们。在那里，中国人是不允许吃白米的，他们只是吃着种种的杂粮。有一个传说，日本教师们常突如其来地问小学生们：“你家昨天吃的是什么？”有的不明白就里，答到：“吃白米饭。”而这一家便被搜查了，除搜去白米之后，还被敲打、囚禁。于是，有白米的人家，给儿童们吃的便永远是杂粮，白米饭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由大人们享用着。还有一个传说，有一个旅客从一个宴会里出来，喝醉了酒，在火车上呕吐了，吐出的是米饭，于是日本人立刻追究着，把请客的那家人家捕捉了去。他们管制得是那末彻底的残酷无情！当时，我们见到街头陈列着的那些画片，不禁悲愤填胸，欲哭无泪！

而这十五年来，世界上经过了多少的残酷无情的屠杀与争斗，半个中国经过了怎么样的残酷无情的屠杀与争斗。而燎原的大火却起源于“九一八”的沈阳事变。

这次事变，使日本军阀们轻易地获得了东三省，那末肥沃丰藏的大块土地，更燃起了他们囊括亚洲大陆与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见到国际间的反响的微弱与英、美诸国的无力制裁，特别是被侵略的我国的无准备、无军力，便一步步地进攻、进迫，又是很轻易地取得了热河，控制着华北。到了八年前的“七七”，便发动了更大的一次大陆侵略。整个世界也自此陷入了只讲强权、不谈公理的局面。所谓“国际间的道义”，早已被强有力者们一足踢开。意大利占了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德、意联合，公然地帮助着西班牙的内战。和平的人类，只是呼吁着，却没有一点办法。于是，便也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滔天大祸，杀人盈野，灭国如林，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大战。

追究祸首罪魁，皆导源于“九一八”的沈阳事变！

和平的人类如果没有维持和平的力量，那和平一定是不可保的。这是一个深切而沉痛的永远的教训！

自己没有防御侵略的能力，没有准备，也没有主张，只是一味退却，一味无抵抗，一味依赖着国际间别的国家的道义上的帮助，也绝对地不能制止侵略者的进攻，而且只有更诱引着他们向更大的目标突进。这也是一个深切而沉痛的永远的教训！

在今日痛定思痛，爱好和平的人类，特别是我们身受被侵略的切肤之痛的中国人民，将怎样保持着维护和平的安定力呢？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我们将怎样整顿国防，为和平而增进维持和平的力量呢？

我们不要以为德、意、日这三个法西斯帝国主义已经被打倒了，不能东山再起了，便以为从此不会有侵略的战争了。自己不努力，将永远会成为被侵略的对象；星星之火，也将再度引起燎原的大灾祸。

为了世界，为了人类，也为了中国，我们必须为维护和平而努力，绝对地向有任何法西斯的侵略的倾向和力量争斗，压服他们，扑灭他们。

首先，我们自己必须立即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强大的国家。

在这一个创深痛巨的纪念日子，我们必须酸心含泪地作深长思！是凄婉的寂寂的一日，安静而寂寞地过去了。然而怎能令人忘记了那末恐怖而残酷的一个回忆呢？

中国的和平、民主、强大，乃是世界和平的安定力之一，而且是极巨大的。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曾经闯下一场大祸，如今必须向全人类赎罪。

今日，我们自己还在打，还在到处地燃着战火，虽然世界大部分已经和平了，而我们却还在内战，难道我们中国将

再度作为燎原大火的导火线？这情形是可怕极了！

我们必须作深长思！必须痛自忤责！必须具菩萨心，立刻悬崖勒马！

我们要紧紧地记住：和平、民主、强大的中国的建立，乃是世界和平的最巨大的安定力！

三五，九，十八写

惊人的新闻

谢冰莹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皇后号把我从黄浦滩头载着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望着那茫茫一片碧绿的海，望着那滚滚的白浪，望着那和海水一般碧绿的蓝天，蓝天里还有着和雪花一般的白云，我微笑了。我的心也像那些海鸥似的一会儿升入天空，一会儿又沉入海底。虽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许多最亲爱的朋友，心里总不免要感到离别的悲哀，可是当我想到未来光明的前途时，我又暂时抛弃了乡愁，而感到无限的兴奋。

同船的除了秦先生以外，一个熟人也没有。他是广东人，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他殷勤地告诉我，什么地方是日本有名的风景区，什么东西最好吃，什么东西最好玩；并且还告诉我日本人的性格如何如何，要我交

日本朋友的时候千万要选择，要谨慎。

在船上，我第一次吃着纯粹的日本饭，虽然不合口味，还可以吃得来。我和秦君的话特别多，常常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尤其当秦君替我盛饭的时候，日本女人都睁大了眼睛，惊讶地望了望我，又低下头来，小声地和她的同伴窃窃私语。在她们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日本，从来只有女人侍候男人，绝对没有替女人盛饭的。船抵长崎了，我们很高兴地上岸去玩，天！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为什么会见到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

皇军占领沈阳

支那军惨败！

张学良逃亡！

“秦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该不是在做梦吗？”

我颤抖着声音问秦，他是了解日文的，正在详细看那张圈了许多红圈的“号外”和旁边那三张《朝日新闻》。

“糟了！糟了！真想不到我们离开上海才两天，就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我们的东北，难道真的丢了吗？”

他看完了那些大标题，不住地摇头叹息说：

“我决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胡说，这简直是胡说！”

我难过极了，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不过我又不相信这是事实，日本人是惯会造谣的。

我们再也没有心思去逛马路了，每个日本人，都是那么兴高采烈地一面走，一面谈话。尤其当他们的视线接触到我们两个中国人身上的时候，更加骄傲，更加趾高气扬。而我们呢？只好低着头，含着悲愤耻辱的泪，一步步走回船上去。

我们在空洞的船舱里坐下来，讨论到底是去东京，还是当天另换船回上海的问题。我主张回上海，秦君不赞成，他的理由是“既来之，则安之”。回到上海，我们并不能马上参加作战，把东北夺回来；去东京，刺激是免不了要受的，但这么多留学生在那边，到必要时，一定会全体回国，用不着我们这样着急。在年龄上他比我大，在学识经验方面，也比我强得多，他把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都加以详细的分析。尤其我这初次去日本的，他更主张我至少也要游历三五个月，才不冤枉跑了这一趟。

于是我听他的话，然而从此我们成了日本人眼中钉，不幸的遭遇，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恐怖的“九一八”

谢冰莹

昨夜两点上车，只开到离南京十里的和平门又停住了，一直到今天早晨六点才开。七时半抵镇江，车一停，立刻就有关慰团的工友提了开水、热水来给我们止渴、洗脸。

关了一夜的她们，像出了笼的小鸟那么高兴。一跳下车，就洗的洗脸，漱的漱口，忙个不亦乐乎。

真没有想到，这么早就有歌咏队来车站慰劳我们。范处长真爱开玩笑，把我的名字介绍给他们，立刻掌声起了，接着是高呼×××万岁的口号，害得我很难为情，想要和他们说几句话都不好意思。他们派了孙若溪同志等三个男代表来慰劳我们，同时要求我给他们一些战地通讯的稿件。

“前方的士兵兄弟，如果需要什么，都请写信告诉，我们一定要募集送来。”歌咏团的救亡进行曲开始了，我们的

团员也一齐合唱，寂静的车站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从上海开来一列装满难民的火车，它遮断了我们和镇江歌咏团的视线，但并没有遮断我们雄壮的歌声。

车抵新闻镇，忽听到空袭警报，弟兄们都下车了，我们也随着下来，躲在草堆里，大约有五分钟。不见敌机来，我就掏出小日记本来写了几行：

“我此次出发参加抗日，早已下了死的决心，什么时候牺牲都无所顾虑；但在还没有到达战区救护伤兵之前，就做了无谓的牺牲，未免太不值得。”

解除警报的笛子一吹，大家又争先恐后地奔上车去。士兵们对于躲避敌机非常不高兴，他们说：“他妈的，躲干什么，把他打下来就完事。”

从十点三刻车停在常州站开始，一连来过四次警报。敌机已经侦查到有我们的大队伍停在这儿，所以时时飞来示威。趁着不能开车的机会，我们就把晚饭提前吃了。

说到吃饭，不能不感谢那位何老太太。她住在离车站不远的强华里，已经有五十五岁了，看起来还像个三四十岁的中年那么有精神。她是跛子，走起路来很费力，我们走进她的屋里，她就特别高兴地招待我们，倒水、搬凳、致欢迎辞……忙个不得了。吃完饭，她提了一大桶热水来替我们洗碗筷。每个人的水壶，她都灌满了开水，她把我们当做是自己的孩子那么爱护周到，体贴温存。

“老太太是什么地方人？有几个儿子？”我问她。

“阿拉宁波，有一个儿子在宁波做生意，这儿就只有我和媳妇带着孩子住家。”

她回答后，又问起我们出来是否家里父母都愿意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都是偷着跑出来的。”

“唉，为国家出力，真勇敢！”

她感动得流泪了，我看了这种情形，也快乐得说不出话来。我的母亲是死了，然而在这一刹那间我把她当做自己母亲看待，我爱她，敬她。慈祥爱国的老太太呵！愿你永远健康，做千千万万儿女的母亲！敌人曾狂吠在“九一八”要占领上海，现在呢？上海仍安然无恙地在我们手中，所谓“恐怖的“九一八””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什么可怕的！

“九一八”于常州

“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

曹汝霖

日本自战胜俄国以后，以为东三省为日本以铁血为中国收回者，自应有优先权。自前清以来，中国总是委曲求全，然日本亦不愿用武力。后军阀抬头，对东三省覬覦之心更甚，初只想用柔软手段。自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以为三省大权操于张作霖，而张虽为武夫，应付得宜，办事有分寸有手段。日本关东军想走内线，初由本庄司令夫人，招待张氏最宠的五夫人，游览大连，本庄夫人亲自招待，关东军武官于经过处，列队欢迎，好不威风。大连市中到处张灯结彩，由日本招来艺妓演员，排日游宴观剧。且赠张五夫人以珍贵礼品，尽欢而归。以为有此内线，商量自易。岂知老张于军政大事，向不谋及妇人，故白费心思。本庄且招本国新闻的讥讽。后郭松龄叛变，奉军力不能支，几至溃散。关东军自

动协助，张贴布告，声明若子弹落到附属地，不惜还击。盖张军在附属地内线，郭军则在外线，明明暗助张方，使张军处于有利地位。郭军处于被打地位，郭遂失败。关东军以为这次救张出了危险，如此市恩，必应厚报。孰知张氏不等他们开口，同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到正金银行，将私人存款尽数提出，共五百万元。偕同町野顾问，亲诣司令部，对本庄司令深致谢意，谓承大力，幸胜叛军，奉上区区私人存款，以备犒赏。关东军少壮派军人见其眼明手快，足智多谋，除暗杀之外，别无他法，遂发生皇姑屯炸车之惨事。

他们以为主帅已丧，学良年轻少阅历，较易就范，故派重臣为吊唁使，慎重将事以期说服学良，东北另树一帜。岂知学良国难家仇，更难说话，于是只有出之武力一途，方能达到目的。其时关东军以国内少壮派尚未得势，有所顾虑。而中国北伐之后，继以内战，不能团结，国军喘息未宁，正是侵略的好机会。于是关东军随时寻衅，适因万宝山事件，双方冲突，以张学良片面废约为理由，严重抗议，学良置之不理。遂种种寻衅，演变至自拆铁路，诬为中国拆毁；中村少尉失踪，诬指为中国暗杀。遂于九月十八日炮轰北大营，掀起事变。时为民国廿年九月十八日，故称为“九一八”事变。

时学良在北京养病，甫出协和医院，令奉军不抵抗，退入关内。又闻有受中央密令，为保全实力。关东军先据北大营兵工厂及通信机关，后遂全占沈阳（即奉天）。那时日本

政府尚不愿事变扩大，令关东军不得越出奉天省。关东军开到吉林边境，不敢前进。关东军只有两旅，兵力薄弱，乃请朝鲜总督出兵协助。日本政府令朝鲜军止于鸭绿江。其时日本总理为若槻礼次郎，外相为币原喜重郎，政府尚能控制军人，不愿事变扩大。惟愿商谈东三省中日悬案以抵制军人之藉口。闻东三省与日交涉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固属奇闻。其中自不免有难商之案，我想未必尽属难商。如将可商之案，从速商结，只剩难商之案，即坚持不商，日本军人亦无从藉口，对日本亦理直气壮。而学良不此之图，一味躲避，岂是正办。

当事变未起之前，汪袞父驻使日本，闻币原外相曾有“若日军强取东三省，无异吞了一炸弹”之言。袞父与币原相处很好，遂与币原探询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真意。币原说：“少壮派军人的行动，我不赞成。惟闻东三省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张学良一味推延，迄未解决，现托病躲在北京，总不见面。若贵国政府能将东省悬案从速商议，逐次解决，我亦可对少壮派军人交代，使他们无法藉口等语。”袞父得此言，即请假回国，见外交部部长，自告奋勇，愿当其冲。时外交部长为王儒堂（正廷），听了袞父之言，反有轻视之意，说日本只是恫吓，未必能对东三省出于冒险行动。设若有此行动，我国尚有国联为后盾。袞父又说国联不可靠，日本军人亦决不听从国联。现在谈判，或可避免战祸，失此机会，后悔莫及。两人言语冲突，袞父是性情中人，即说：“你们如此搅法，

我敬谢不敏，将来你们总有后悔之日。”即当面辞职，儒堂亦未挽留。回到天津，见我即说：“王儒堂误国，他不听我言，将来必有后悔。”言时犹忿怒，我只劝慰。后政府派蒋雨岩（作宾日本士官出身）继任，币原仍以告袞父之言告蒋公使，雨岩即回国报告政府，他想走袞父路线，可惜时机已失，已赶不及。“九一八”事变即已掀起矣，失此机会，可为叹息。

“九一八”起事之初，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院不久，曾派专车接在天津之颜惠庆、顾维钧、章士钊、陆宗舆、张国淦及余共八人到北平商讨此事（还有两人名字忘了）。汪袞父在北平，被邀未到。颜骏人（惠庆）主张派要员到沈阳询问本庄司令，究竟目的何在，作初步试探，再定方针，报告政府，请示办理。顾少川（维钧）亦附和此说。余乃说报告中央是应有之义，但我以为最好作为地方事件。若能就地商结，然后报告政府，趁此日本政府尚有控制军人之力，亦无扩大之心。倘使日方提出条件，只要不损害领土主权，请示政府，可商即商，商务直速结，不宜拖延。如果能作地方事件交涉了结，是为最好的办法。学良听了只说了派员到奉天，亦得先请示中央，这是答复骏人的话。对我的话，没有答复，这明明不赞成我的意见。随即共进午膳而散。

我回津后，日本领事即来问我，对张副司令商谈有无结果。我说不过交换意见而已，谈不到结果。他说我们政府不主张扩大，现有控制军人能力。但少壮军人对政府不满，若

使改组政府，事情即难说了。张副司令不要小看此事，关系很大，若能速了，两国之幸也。遂别去。

中江丑吉亦由平来津，他说：“北平报纸登载，你们跟张学良谈话，他对你口气很不满意，不知你跟他说了什么话？”我说：“我主张速了，且能作为地方交涉，从速了结更好。”他说：“近来北京报纸，很抨击亲日派。宋哲元演说，亦有决不听从亲日派的话，似有所指，你要小心。”我笑应之。他又说：“关东军的军人有与我中学同学者，他们看作我是浪人，不带色彩，可能无话不谈。我想去奉天跟他们谈谈到底他们要想做什么。”我说：“你肯去好极了，助以川资。”他说：“不必要。”遂别去。过了数日，中江回来告我说：

“不得了，他们竟对我说，要把东北另成一国。若使政府阻挡，他们即自由行动，不惜弃掉国籍，学英国取得新大陆的办法。”他们说得到即做得到，我问：“本庄什么意见？”中江说：“还不是跟他们一样，只是做法稳重一点罢了。趁现在政府尚能控制军人时候，不速了结，将来必至不可收拾。他们不但把东北成为一国，还要将华北特殊化。”我问特殊化怎样做法，他说即是独立的前奏。我听了，不觉悚然于心。

其时张学良仍在北平，行所无事。以我所闻，只是自己行乐，称病不见日本人，每日要打无数的吗啡针，自然没有精神办事了。那时日本政府还想跟他谈结悬案，他总托病不见。后日政府特派一学良相熟的满铁某理事到北京，学良亦

托病不见。有一日，某理事侦知学良在某妓院吃花酒，该理事即闯入妓院，众客都吃一惊。到底学良有主意，即起立与理事握手道歉，并说：“久已知道您来京好久，实因缠病在身，不能接见。今日朋友约我到此散散心，还是初次出门哩。”某理事即说：“我也知道少帅体弱多病。好极了，今天难得的机会，可以一谈。”学良笑道：“这种地方哪能谈公事，过日一定约谈。”某理事没法，只好告辞，从此又托病永不见面了。学良误国，即在此时已不能自辩，何必要待西安事变。

当“九一八”起事之初，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张事情扩大，而我国未能把握时机，殊为可惜。后若槻内阁下台，关东军遂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奉吉两省，进占齐齐哈尔。在嫩江口遇马占山军抵抗，马亦败北，日军气焰更张，以一部分军队沿长城南下攻热河。热河主席汤玉麟，亦不抵抗，正撤军出省。日军追击，半路遇到廿九军，遂展开遭遇战，彼此肉搏。廿九军惯用大刀队，日军最忌身首异处，颇受损失。在喜峰口激战甚久，日军遂止于热河。

迟延复迟延，才得了日本同意，国联调查团出发了。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以英国李顿为团长。中国政府对于调查团寄以极大的希望，派顾少川招待，陪同调查。后调查团发表报告，结论谓“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满意的办法。要根本解决，以东三省为自治区，施行高度自治权，由各国充当自治政府的顾问，

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办法，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是国际合作最适用于满洲的办法。”这报告中国果然大失所望，日本亦不赞成。中国政府希望得到公正的判断，适得其反。犹忆当年故友汪衮父曾向外长王儒堂力言国联调查团不可靠，日本亦决不肯听命于调查团，且愿回任当折冲之任，儒堂不听，衮父忿而辞职。由今思之，不能不说衮父有先见之明也。

“九一八”事变之后

梁 斌

好日子不长，这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沈阳事变”。第二天中午，还未下课，听到这个消息，人们一齐拥到图书馆。有人站在桌子上，读着这条消息：日本鬼子炮轰北大营、兵工厂……不等说完，人们跳起脚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自此以后，天天报纸上的头条消息都是中日战争。东北军请示国民政府，蒋介石不准抵抗，等待国联调查团来华。再一个说法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先剿共，后抗日，人们都不服气。

于是，学生会请求开军事课。学校当局请了一个当过师长的人讲军事课，成立了学生军，开始军事训练，准备开赴前线抗日。

每天下午课毕，同学们三三两两，携带着传单、粉笔，到工厂、农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一个礼拜日，臧伯平同志带着我和千里，到城北宣传。走到一个地方，青灰抹墙，我以为是个煤厂，我们买了烤红薯，把传单贴在大树上，千里站在门口，出来一个人给一张。我伸头一看，不是煤厂，里头挂个大牌子，是保定第六中学，我拍了他一下，回头就跑。千里一边跑着问：“跑什么？跑什么？”我说：“叫人家逮住了呢？”千里说：“还不叫抗日吗？”抗日救亡运动走上高潮，千里开始写诗。

一九三二年，春节以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了祖国的大片土地，更激起青年们的热情。志存中学涌起了学潮，驱逐镇压抗日的校长张澍。

有一天，学生会派出二十多个人到南关码头，检查日货，我也参加了。路上有人告诉我，要借此开展码头工人工作。校长张云鹤也亲自参加了。我们把船工和码头工人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大道理。有人从日本田中奏折谈到灭亡朝鲜琉球，谈到灭亡满蒙，灭亡华北……自此以后，南关码头工人开始动起来。

南大桥飞行集会和西郊飞行集会，我也参加了。

保定学联在南关开了保定学生抗日救亡誓师大会，保定各校学生参加，高呼口号，此起彼伏。第六中学的一个国文教员做长篇演讲说：“……同学们呀，日本鬼子要灭我们的

祖国，灭我们的种呀！我们每个人要准备一把小刀子呀！割断日本鬼子的喉头呀！……”抗日救国的形势，高涨起来。

有三个高级班的同学，到第六中学去写标语，被逮捕送到公安局。我们列队到公安局门口游行请愿，高呼口号，要求释放抗日青年，校长张云鹤出面把三个同学要出来。后来，又有两个低级班同学到东关兵营做士兵工作被捕了。有一天，日本特务来校逮捕张明，张校长一面和特务打着交道，张明同志越墙逃走。我莫名其妙，光天化日之下，如何来了日本特务？可能因为他是朝鲜人。

正在抗日救国的高潮中，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介绍王致民入团，介绍史纪勋加入社联。这时，我的病越来越重，每天下午发冷发烧，身上有雪花形红点，显然瘦了，头发脱落，也细了。我给我三哥写了信，他到保定接我回去。陈建民给我开了关系信，并带回一包传单。

刚到家里，一个人住在小东院里，读书、养病。我骑着车子，到城里乡村师范，找到马永龄，交了关系信和传单。他带我到城墙上散步，一边走着，一边谈着，这就算是接上团的关系了。他未给我编小组，单线领导。

胃病显然是重了，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我二哥领我到北宗村，请齐麟年表舅看了看，吃了几服药，也不见功效。这种病一直闹了十几年，解放以后才好了。现在才知道是伤寒。我母亲的病是肺气管扩张和糖尿病。

不几天曹庸民来找我，说：“学校说要有兵乱，提前放假。”他们都回来了。

消息陆续传来：河北省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师范。不久，《保定日报》宣布了第二师范的三十名共产主义思想犯、五十名嫌疑犯。嫌疑犯中有我的名字。保定安上了蒋介石驻保定行营，要大力镇压抗日救亡运动。

继续来的消息是：反动军警包围第二师范，形势危急，保属特委号召募捐，帮助二师同学。我和曹庸民到处奔走募捐，送到县里去。二师同学在危难中，笔者写到这里，我的心还在颤抖。此后，长时间听不到消息。

听说蒋东嵎回来了，我急忙走到西百尺村，去找他打听消息。据说当局一宣布解散第二师范，留校代表团即搬回学校，派交通队下乡，或写信召同学们返校护校。只回去了五六十人，即被反动军警包围，断绝米面柴草的供给。吃完了米面，又吃了打死的几十条看家狗，挖食了荷塘的藕。又武装购进十袋面（西下关街有一个小米面铺），吃完了十袋面，又通过士兵关系派出一个人去购进一车面。在一个黎明，反动军警即开始进攻，蒋东嵎藏在储藏室里，直到黄昏时分，他偷偷地越墙逃出，才回来了。一边谈着，两人相对而泣。

八月，有人击毙县马快队长张福奎，全县人民拍手称快。此事我写在《播火记》和《烽烟图》中。

该年九月，发生了高蠡暴动。我们那一片村未得到通知，

我和曹庸民、刘金田、张金锡、马绍光都未得参加。

暴动的地点：宋洛曙在孙、宋、杨、马庄一带，刘双四在北新庄、大杨庄、万安一带，杨万林在荆丘、玉田一带，王弢在高阳南北辛庄、河西村、边渡口一带。此外还有博野、安新等地，离得远，消息听不到了。

红军到处，开仓济贫，打死地主，收缴枪支。当时只知河北红军司令员是湘农。政治委员贾振丰、政治部主任鲁夫是二师同学。白军骑兵十七旅，击溃红军于南北辛庄之间。白军逮住红军了，用刀砍，用铡刀铡，把人头挂在树上，挂在城门上，严重地镇压了农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其用意也就可知了。

听到这些消息，我一个人跑到高粱地里大哭一场。

高蠡暴动过去以后，我到县里跑了好几趟，打听马永龄，打听不到消息。后来听说他参加了高蠡暴动。以后，又听说他被捕了，但不知详情。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

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含着一生的辛酸向敌人战斗！

从回忆中醒来……

艾 青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侵入中国东北，占领了沈阳。那时我在巴黎。一天我出去写生，一个法国人好像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走来对我喊道：“中国人，你的国家都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

不久，法国咖啡店里出了一种点心，又酥又软，又香又甜，名字叫做“中国人”，你到咖啡店吃早点的时候，会听到“给我几个中国人！”中国人受到侮辱。

我怀着民族的仇恨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一次东方支部开会的时候，我写了一首《会合》，燃烧着愤怒之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激起上海军民的抵抗。刚好在这一天，我从马赛坐船回国，一路上凡是有华侨的地方都放鞭炮庆祝胜利。但是，胜利被出卖了，

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依然过着屈辱的日子。我在上海看见战后的一片废墟，我忍不住哭了。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了，我到了武汉。战争是艰苦的，国民党右翼想投降。我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以悲凉的诗句，写出人民的苦难。

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回到武汉，写了长诗《向太阳》，作为对抗战的颂歌，对一个觉醒了民族的欢呼。

五月，我写了《反侵略——给日本的士兵大众》：

为什么
你们从东京
从大阪
从名古屋
背了枪
装满了子弹
到中国来？

为什么
你们在上海
在南京
在北平

拔出刺刀
戮杀了
无罪的中国人民？

当你们
用密集的枪火
扫射
哀叫着的
颤抖着的
奔逃着的中国人民
你们
能否想一想
他们和你们
有什么仇恨？

七月，我根据照片写了《人皮》：

这是从中国女人身上剥下的
一张人皮……
不幸的女子啊！
炮火已轰毁了她的家，
轰毁了她的孩子，她的亲人

轰毁了她的维系生命的一切
不知是为了不驯从羞辱的戏弄呢
还是为了尊严的倔强的反抗呢
敌人把她处死了——
剥下了无助的中国女人的皮
在树上悬挂着
悬挂着
为的是恫吓英勇的中国人民

在十二月一日，桂林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我写了
《死难者画像》：

一个死了的女人的旁边
并卧着一个小孩
他的小小的手臂
他的断了的手臂
搁在他的身体的附近
——这小生命已伴随他的母亲
在最后的痛苦里闭上了眼睛

在池的那一边
横陈着一个未死的人

他的头和脸
已完全被包扎在白布里
白布渗透了血
他是连最后的叫喊声也不能发出了
而他的肚子
却缓慢地起伏着
呼吸在痛苦里
呼吸在仇恨里
就在这未死的人的脚边
摆着另外一个人——
怎么说他是一个人呢
他只留下了胸部以上的一段肉体
胸部以下的
肚子
腿
脚
还有两只劳动的手
都到哪儿去了呢？

在乱发里嵌着惨白的脸
黄色的牙齿露在外面
又是一个中年的妇人

她的家属来了
把一扇板门放在她的身边
然后把她的僵硬了的身体放到门上
看见她的被炸开了的后脑
血已浸湿了一大片土地
她的家属在解脱她的衣服了
又解开了她的内衣
噫，她是一个孕妇……

一九三九年春末，我写了长诗《他死在第二次》；三月末我写了长诗《吹号者》，在《纵火》一诗里，我写了：

……已是黄昏了……
这时候，看：
一个五六岁的女孩
无力地，悲哀地走着
脆弱的小手
抱着一条破烂的被絮
在失望里疲乏了的两颗大眼
看着面前——
前面是
冬季的荒凉的原野；

而她的背后
那使整个苍穹都变成乌暗的
是万丈冲天的浓烟……

一九四〇年五月初我写了长诗《火把》。到重庆，六月十一日遇到重庆大轰炸，我写了《拾》：

请大家记住
这些都是血债……

我虽然没有到过前方，我却经受了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上海的大轰炸、桂林的大轰炸、重庆的大轰炸、延安的大轰炸。

在桂林，我住的房子被炸毁了；有一次，我在郊外，一个弹片落在离我只有两三米远的地方。我是战争的幸存者。

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所发动的侵华战争，经历了八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终于以日军无条件投降作为结束。当宣布日军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的夜晚，我在一片锣鼓声中写了《狂欢的夜晚》。我的大量的诗都是日军暴行的见证。我的许多诗都已译成许多文字，其中也包括日本文字。

作为这场战争的真正发动者是日本军阀，日本法西斯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无论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都是这场战争的牺牲者。

今年四月，我有机会第一次到日本，得到日本人民热情接待。日本人民是友好的，中日人民的友谊是长存的。想不到日本文部省居然篡改侵华的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这除了让中国人民回忆起所受的苦难，使中国人民得以重温这场战争的经历而感到义愤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

“九一八”事变

徐铸成

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崎岖道路。

我在上私塾的时候起，就听惯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这一连串的屈辱史，而震惊于“瓜分”“蚕食”等可怕的字眼。在小学高班时，传来了“五九”“二十一条”，不久，爆发了“五四运动”，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也到处看到用硝磺水写的“毋忘国耻！”“誓死抵制日货！”等标语。在上海、南京等地上大学、中学的学生，那年暑假回来，还特地成立了“旅外学生会”，在城隍庙的戏台上，演出了《印度亡国恨》和《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等使人惊心动魄的话剧——那时叫“文明戏”。

后来在旧社会做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一年到头，写不完纪念国耻的文章。

记忆犹新的是“九一八”事件及以后日益深重的国难。

一九三一年初，东北的空气就越来越紧张，“中村事件”（日本一个特务失踪）和“万宝山事件”（日方大规模残杀旅朝华侨）等交涉已引进了死胡同，但谁都没有想到，日本军阀早已定下了灭亡中国的阴谋而且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九月十八日早晨，我起身打开《大公报》，看见要闻版下角，有一小块加框的“最后消息”，大意说：据北宁路（今京沈路）局接沈阳电话，今天凌晨，北大营方面日军出动，枪炮声大作，迄未停止，居民极为恐慌云云。遍翻平津其他各报，则只字未有此消息。下午赴报社，才知道这个“独家新闻”，是一位姓汪的记者从北宁路局长高纪毅那里听到的。那位记者，那天就一直守在北宁路局，不断用电话传来消息：沈阳已被占领，守军几万人，奉命不抵抗，撤出市区。沈阳车站的职工也已撤出，新民屯以东，交通已中断。听了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张作霖父子多年耗费了大量金钱人力所经营的国内最新式的兵工厂，也完整地拱手让日寇接收了；几千门崭新的大炮以及其他武器弹药，还有新从德、意等国购进而尚未拆箱的军用飞机数十架，也被日寇刀不血刃而掳获了！

以后，全国各报每天的头版头条新闻，当然一直是有关敌军扩大侵略的消息，而中国当局，则一直坚决不还手、不抵抗。几天之内，日军侵占了锦州以东大半个辽宁省，不抵抗；接着，日军又向吉林、黑龙江两省伸出魔爪，不久就占

领了长春、哈尔滨以及其他重要市镇，还是不抵抗。而赵欣伯、熙洽、张景惠、翟文选等汉奸在东北各地猖獗活动，所谓维持会，先后登场。

眼看大好河山，陷于贼手，中国人民真是怒火中烧，切齿痛骂张学良的不抵抗。其实，当时坚决不抵抗，把东北拱手让给日寇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他下令东北各军“不准抵抗，听候国联制裁”。那时，张学良正患伤寒，卧病协和医院，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荣臻负责主持日常事务，一切听命于蒋。张当然也有责任，但至多只能算是“从犯”罢。而胡蝶则在不久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她在平期间，并未参加过官方宴会，更从未和张副司令见过面云。

“九一八”北大营的炮声，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页。从此，中国陷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下，全国军民经过十八年艰苦的奋斗，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山河重光，而且彻底消灭了八百多万反动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人民的政府。

而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昂首挺胸，信心满怀，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想起过去的凄苦，更感到今天的幸福和自豪，得来不易啊！

“九一八”之后

徐铸成

炎夏刚过，日本军阀忽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对我大规模军事侵略。

事变发生之次晨，只见《大公报》要闻版上角，登一加框之“最后消息”，略谓日军在北大营、柳条沟一带开始向我军寻衅，迄至午夜一时，枪炮声尚在蔓延。当天我到报馆时，编要闻之许萱伯详谈经过，说昨晚要闻版已截稿，守候北宁路（即今京沈路）局之汪松年忽来电话，谓路局局长高纪毅甫与沈阳局通话，告以上述紧急情况，话未完即被人掐断。许兄说他就将此消息，编为最后新闻，嵌入版内。我后遍翻平、津、沪及各地报纸，此重要新闻只《大公报》赶上。有人谓“九一八”消息系戈公振先生首先传出，殊非事实。盖公振先生并不编《申报》要闻，且此为公开之新闻，何待贤者而首先发表？

公振曾以记者身份，次年随李顿调查团亲赴东北考察，报导翔实，殊为难得。但此乃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仑儿周岁以后，母亲返回保定，留下小妹德华陪伴其嫂。从此，她一直留在我处，由小学而中学，而做工作、结婚，始终生活在一起。

“九一八”后，日租界空气更加紧张。我每晚回小松街，时常碰到“抄靶子”的事。在马路昏暗的一角，骤然跳出三五名黑衣汉子，喝声“举起手来”，一柄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你的腰部，上下搜索一番以后，才让你离开。

到了11月底，北方已气候寒冷。有一晚，我已看毕大样，正在检阅各县通信员的来稿时，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一阵枪炮声，以后且连续轰击不断。有人到大门口去了望，则旭街、松岛口马路上已架起机关枪，各家门口也有日警端枪守住，不准出入。据说所有大道口均架起机枪，与法界及华界交界处则堆放沙包、铁丝网。是举距开炮时不足五分钟，可见海关寺日军，与流氓汉奸张璧等由东马路冲向华界的行动，是完全配合好的。

由于我防军应付得当，既不许地痞汉奸冲入华界，日方亦无扩大事态之借口，事变得以平息。但从那时以后，日租界对外交通，完全封锁。我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始获穿越马路，回到小松街。

那一天的《大公报》一张未发。经报馆当局与日总领事

馆交涉，报馆机器、设备始陆续运出，迁至新址——法租界三十一号路南端近教堂处。

两日以后，闻旭街背后马路开放一口子，可以放人。我回家即匆忙收拾，将急用的衣被打了两个包袱，抱了儿子，偕妻及妹子赶往排队、检查放行，投宿于秋山街鼎新里（居法租界内）朋友家中。从此，即未回过小松街，直至下月月底，我被派去武汉工作。小松街家具、衣被、书籍，尽成为“皇军”之掳获品矣。

勿忘“九一八”

小 民

初在文艺界集会上露面时，识与不识的文友，看见我胸前挂的名牌，一致表示我的名字十分男性化。我只得说明原因：舍下六个兄弟姐妹，皆以出生地作名字的第二个字。我出生在东北吉林长春，故名“长民”。当时家父母一定觉得，在那儿出生的孩子，就该算那儿的人民。说起来也很奇怪，我出生于长春，“九一八”事变时仅二岁，据母亲说，我讲话很晚，离开东北时，除了会叫爸妈外，只会说一句：“要吃大包子。”而且，我说话不清，因为大舌头。

但是，遇见初见面长一辈的朋友，总要问我是否东北人。虽然祖籍不是东北，但对那白山黑水、民风淳朴、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出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每听见人家唱《松花江上》，唱到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别了我的家乡……”就仿佛是为我而唱的。

“九一八”事变之前，身为国军的父亲，正出差北平。日军趁我守军没有防备之时，夜间偷袭沈阳城外北大营。沈阳失陷，长春不保。父亲的老部下护送母亲、大姐和我挤上最后一班火车，得以逃出东北。据母亲说那班车挤得大哭小叫，若不是两位好邻居大力帮助，将我由火车窗子送进去，我早已流落在东北了！

母女三人沿途受尽折磨，总算在中秋节前回到北平。当时北平满街节景，似在升平岁月。母亲带我们与父亲团聚，却恍如隔世！日军占领吉林省后，同年十一月又进攻黑龙江。我守军马占山奋勇抵抗，力战兼旬，被迫撤退，次年一月辽西锦州不守，东北遂告沦陷。唯中华健儿仍在暗中奋斗，决不屈服。小说家纪刚先生的《滚滚辽河》，即历史上的见证。

记得我四五岁时，逢“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北平各学校学生都会唱一首短歌，歌词大致如下：

“‘九一八’，血痕未干，
东四省，山河尚未还，
海可枯，石可烂，
国耻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

可恨的是，不但东北未收复，“小日本鬼子”得寸进尺，趁我国防军备尚未牢固，再次不宣而战，进攻卢沟桥。这一

次我们不再退让，全面抗战，抗战到底。虽然历经八年血战，但得到最后胜利。难忘的是那些爱国青年奋起救国的行动，决非今日生活富裕的年轻人可比。我记得“七七”事变后，举家撤退到四川。重庆各大学学生们，自动去中小学教唱抗日歌，然后组队下乡宣传抗日。有一段通俗小调配曲的歌，开头一段是：“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省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洋逞好强，一心要把中国亡呀，一呀嗨！有力的，出力来把国保。有钱的，出钱来把国保。要不然，国亡了，家破人亡钱不保……”

另外还有一首纪念“九一八”的歌：

“七年前，七年前的‘九一八’那一天，

我们的东北，被日本强盗，强占！

不要忘记了苦难同胞千千万，血腥的黑水白山……”

日本侵略我们已经过去了，他们也得到几乎亡国的教训。可是我们大片山河变色，日本军阀不是罪人之一吗？他们应该对我们抱歉才对。但近两年，日本一再篡改侵略者历史，说侵略为“进出中国”，又宣称“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自欺欺人的举动，以为可以瞒过天下人？“九一八”纪念的今天，我们全国同胞要反省，记取历史上的教训！

“九一八”事变亲历记

姜明文^①

事变前的情况

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于南满铁路沿线驻军调动频繁，在乡军人也都发了武器。小北边门外通向北大营路上的沙土坑一带，有朝鲜浪人开设的赌场和暗娼，打架斗殴，一时闹得很乱，无疑是日人要借机寻衅。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得到这些消息，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一些办法。为了应付突然袭击，首先将北大营四周的土围墙，划分为各团守备的地段；并以练习土工作业为名，构筑各种掩体工事；在北大营北小山一带，还构筑了野战工事。此外

① 作者当时系东北军第七旅独立第六二〇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

严禁士兵进城。有事进城，须由官长率领，且不准走沙土坑这条路；士兵胸前佩戴符号，背面盖上连长图章，以防假冒。

日军突然袭击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星期五）。这天正是全旅发放八月份官兵薪饷之日。上午我由团部领到支票，到大北门里东三省官银号领取现金，回连后给官兵发饷。晚九点熄灯号后，士兵均已就寝，十时许突然从西边传来地雷爆炸的巨响；不久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此时我正躺在床上，看张恨水著的小说《春明外史》。闻声后判断是日军在挑衅，立即传令各排士兵起来整装，领取枪弹，到集合场上集合。

星期五按旅司令部的规定，是我的“宿假”（即回家住宿日），因为我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宠）又不在营，所以没有回家。我到集合场，约十几分钟，各连均已跑步到集合场，检点人数后，简单地说明方才发生的地雷声和枪声的情况。当时群情激愤，即按照旅里事先的部署，向既设的阵地前进。我这个连尚未完全走出营门（第三营、团迫击炮连、通信排和团部住在一个院内），中校团附朱芝荣由团部出来喊：“姜连长把队伍带回来。”于是我令各连仍回集合场待命。我们营的四个连长（第十连长王德义、第十一连长杨再山、第十二连长廖云龙）来到中校团

附朱芝荣跟前。朱说：“旅长来电话啦，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房里。士兵回宿舍睡觉。日本人如果进营来，由官长出来交涉；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我们四个人听到这几句话，都愤怒地说：“要命也给吗？”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嘛。”在那个时代，讲的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好把队伍各自带回本连。当时我向本连士兵说：“都把子弹袋扎好（每个士兵有两条子弹袋，二百发子弹），手榴弹带好，枪不准离手，在床上休息，听到我的哨音马上出来集合。”我向各排长把旅长的电话命令告诉他们，并叫他们好好掌握住士兵，我就到团部听消息去了。

北大营在沈阳城北，距城约七八里，占地面积很大。营房建筑的形式是按连纵队、营方队、团纵队形式盖的。四周筑有土围子和外壕，东西南北四个卡子门各设哨所，都有士兵守卫。南北卡子门外是街道和商店住户。后来在东边修建了一个团的营房。当时第七旅全部出东向西，按第六一九、第六二〇、第六二一团的顺序排列驻扎的。西边的土围子距“南满铁路”约一华里，日本兵在爆炸铁路后，紧跟着一阵密集枪声，不久即冲入北大营土围子，进入第六二一团各连兵舍。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服，更没有领取枪弹的时间。枪弹平时都放在枪库里，连部住的那幢房子有枪库、服装库、杂械库、办公室、连长室。日本兵冲入兵舍，见人即用刺刀扎，士兵赤手空拳，纷纷向东逃跑；有的只穿衬衣，有的打赤脚，甚至有赤

背的，仓皇狼狈，不堪言状。他们经过我营门口时，气喘吁吁地说：“日本兵进来啦，不放枪净用刺刀扎，我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了。”当时我们把这些士兵收容起来，让他们穿上衣服，有富余的枪也发给他们，没有枪就发给他们手榴弹（按规定每连有“七九”捷克式步枪一百二十支、捷克式轻机枪十二挺，因兵额不足，或差勤、病假等所以有富余枪）。

当我再次集合各连队伍时，日本兵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营的讲堂、兵舍、厨房、库房等处，但都没有爆炸，说明炮弹头上是没有“引信”的。俄顷日本兵到了北大营大操场内，吹起前进号、冲锋号。枪声不断，听其声音都是放的“空包”；因为没有“子溜子”声音。这种“空包”是军队平时演习时用的。当时我们在营门口临时堆些装土的麻袋作掩体，并派士兵爬到树上瞭望。虽然在夜间，但也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些。在树上的士兵有时向大操场放几枪。这样，日本兵始终没有朝我们这个方向前进，没有接近我们的营房。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夜间十二点多钟。

仓皇撤退

在十一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骑马由家里绕道来到团部，接着到各营走了一遭，立即和旅长王以哲通电话。这时我正在团部。王铁汉在电话中除了报告当时情况外，只有连连地

答应“是……是……是”，最后他说：“请旅长放心，我绝对听你的命令。”电话撂下后，立即召集各营、连长来团部。他向大家说：“旅长来电话啦，说副司令长官（指张学良）已接到南京蒋总司令（指蒋介石）的电话，叫我们不要抵抗；必要时可以退出去，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

十二点以后，大操场上忽然枪声大作，前进号、冲锋号吹个不停。听其声音完全是日本兵的实弹射击。不久枪声稀落，一时静寂无哗。我们当时以为日本兵退却，是上边交涉的结果，实则这是我们的幼稚想法，敌人把兵力都运动到东、北两个方面的土围子外去了。此时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一直持续到十九日凌晨四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第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第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一大洼一带集合。”随后各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登上壕顶，外面又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一时官兵各不相顾。我率领本连士兵，经过我们自种的大白菜地，向北小山跑去。日军用火力追击，幸无伤亡，得以

继续向榆林堡前进。此时太阳已经冒红，村里有人在挑水。士兵们跑得口渴，搬起水桶就喝。那时正是高粱、苞米快成熟的时候，这是天然的隐蔽物，可是兵士都灰心丧气，个个像放了泡的气球一样。我检查本连的人数，缺了十几个。想来不一定是死亡，多半是借机逃跑了，只好听之任之。到三台子，本营其他三个连已到齐了。第十二连连长廖云龙对我说：“因为父母年老，不能随队伍前进。”叫我把他这连兼管一下。我说：“叫王排长(名字忘记，中尉排长)负责吧！等见着团长时再说，那你就走吧！”这样廖云龙就离开了部队。我和王德义、杨再山率领部队继续前进。过了榆林堡，遇到了狼狽而来的营长于天宠。他说是随第六一九团找到队伍的。我将情况告诉他一遍。当天我们这个营在辉山驻宿，派人找团长取得了联系。

九月十九日以后我们的行动

九月十九日天明，日本兵向城内推进。旅长王以哲和随从副官张长发以及卫士等人，换成便衣，由小东城门出城。王逃出沈阳，找到了部队，令各团向山城镇前进，拟与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会合。后来得到消息：于芷山态度不明，因而又令各团向东丰、海龙方面前进，企图与吉、黑部队联合。部队到达东丰县，驻了几天，我这个连驻在城北王家大院。

这时已是农历八月十四日，买了两口肥猪，给官兵过个中秋节。在这几天的狼狈逃跑中，士兵有的骚扰百姓，拿走一些东西，我们均给以应有的处分。

我们在东丰县驻了几天，即乘沈海路火车西行，到南口前下车，利用青纱帐的隐蔽，由虎石台一乱石山中间的空隙，通过南满铁路，再过辽河，向彰武县、新立屯前进。在接近南满铁路时，部队先在高粱地内隐蔽，利用夜间越过铁路。当部队在高粱地隐蔽时，日本兵的铁甲车不时在铁路上巡视，并用探照灯向左右探照；因为他们知道北大营的部队，都向沈阳以西逃跑了，必然要过铁路西进的，所以时时警戒。我们利用夜暗时，迅速地通过铁路，幸而未被发现。过辽河后，士兵精神稍为安定。到达新立屯休息两天，又乘大通路火车，经大虎山转北宁路，直开北平。在路过锦州时，辽宁省政府（已迁到此地）代理省长米春霖曾到车站来看望。到北平后，旅司令部驻清河镇，各团分别驻在怀来县、南口、昌平一带。我这个连驻在昌平县城内一家商号内，从此开始整顿补充，这已是十月中旬了。

“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李树桂^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在沈阳东北陆军高等军事研究班第二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大营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司令部（旅长王以哲）任少校参谋，并兼任教授步兵研究班的战术课。七月又被派任本旅军士队的总队长。该总队包括两部分人：由全旅军士及上等兵中选拔二百多人，携带武器参加；另外东北保安总司令部所属军需、军医训练班的学生二百多人也参加，由本旅代办六个月的入伍生教育。

军士队共编四个中队，从步兵研究班毕业学员中，选拔优秀的尉级军官分任中队长及中队附。军士队进行了修整环境、清理宿舍、购置用具和教材等一系列工作，准备于九月

① 作者当时系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军士队总队长。

十九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学典礼，请柬业已发出。谁知九月十八日夜就发生日军夜袭北大营中国驻军的突然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许，突然从营房西侧、南满铁路方向发生了一声霹雳的巨响，震撼了沈阳全城，也震醒了刚刚入睡的全旅官兵。我正惊惧疑虑中，一发炮弹击中了我的寝室的屋顶，将我由床上震到地上。我在灰尘迷雾中爬起来穿上衣服，只听到西围墙附近已经一片机关枪、步枪射击声以及炮弹的连续爆炸声。我拎着手枪将出屋门，又一声轰然巨响，一发炮弹击中外屋会议室的西北角，霎时间烟尘弥漫，半壁屋顶摇摇欲坠。我立即卧倒在地。当我带着轻伤跑出屋外时，听清枪声确从西围墙传来，而且比刚才更激烈了。几个中队长齐来报告：“日军已占领西围墙，正向第六一九团及步研班营房射击中。”我一面派传令兵去旅部请示（电话已中断）；一面令各中队在营房东侧集合，伏卧在甬路上，派军士两名去西围墙侦察情况。这时北院第六二〇团传令兵跑来说，旅部赵参谋长让我团通知军士：“一律不得轻举妄动，更不能向日军还击，原地待命。”当时我想，在敌人枪炮密集射击下，怎能等着挨打呢？正踌躇中，派的军士来报：“日军已过围墙，冲进第六一九团的营房了。”我静听一下，果然枪声已向前、向两侧扩展，火力更密集起来，情况变得严重了。于是我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旅部继续请示行动，并派两

名中队长向第六一九团密集枪声处详细侦察；一面令各中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以低姿势跑步到营房西侧壕沟内潜伏，同时派出警戒哨在西沟沿任警戒。我乘机爬上炸塌的房顶，借颓垣的遮蔽观察形势。适值旅部后面骑兵连草垛中弹起火，在漫天火光映照下，我隐约看见西面营房前，有人影跑动。随着爆豆似的枪声，人影应声倒地，有的人正在没命地奔逃。显然这是日军在追杀我方士兵。这时北院六一〇团尽管人员都已起来，还听到口令声，可能已集合隐蔽待命，但毫无动静。草垛火光已微弱下去，除敌人炮弹爆炸时发出火光外，周围漆黑一片。日军到底进来多少？有没有日军沿南围墙壕沟窜过来？一时判断不出来。但我们肯定这是日军有计划、有准备的侵略行动。因为几个月以来，日军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挑衅。可是我怀疑旅部为什么不立即按演习计划下达撤退命令呢？是否西营房的第六一九团，甚至连旅部和第六二一团都撤不出来呢？这时潜伏在壕沟里的各队学兵们一听警戒兵传话，又看到火光下日军枪杀我西营房士兵的惨状，莫不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纷纷装弹入枪膛，准备射击。这时我派去旅部请示的军官回来汇报说：“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总队长，旅长从城里来电话，总部荣参谋长指示，日军进入营房，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起事端，谁负责任。”学兵们一听立即纷纷提出质问：“那咱们就这样眼看咱们的弟兄

都被打死吗？”“为什么叫小鬼子这样欺负我们？”“我们就这样白白等死吗？”我无法回答，连忙和各中队长厉声制止，才静寂下来。这时派出侦察的军官又回来报告：“旅部、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的士兵，已有少数人跑到东边来了，大部分仍没消息和动静。估计可能被日军火力封锁或被密集火力压制在营房的一侧，或压制在林荫路附近，必须赶快进行火力支持，否则有被全歼的危险。”又说，“据逃过来的士兵讲，日兵进入营房内，由于无人还击和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一个不留。有的死守‘原地待命’的安排，竟被日兵用刺刀活活挑死在床上；有人冲逃出来，日兵仍追着枪杀。”学兵们一听，立刻又叫嚷起来：“队长，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他妈的，咱们和鬼子拼了吧！”“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我们也有枪，怕什么！”其中第一、二中队因有枪、有弹，吵嚷得最厉害。二、四中队虽是徒手兵，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和各队军官们虽然心情和学兵们一样，但迫于命令，只得仍以压抑的口吻要求大家镇静，听候上级的指示。这时敌方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了，显然是日军得到增援，正在向前挺进。忽然在旅部以及第六二一团附近的林荫路上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虽然稀稀落落，但我们听来，却是那样的清脆、有力，而且越来越猛烈了。我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处于绝境的士兵们，出于自卫迫不得已地向日军开火了。

可是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持，林荫路附近士兵仅凭少数抵抗火力，是不能持久地与日军对抗并脱身的，情况不容再拖延了。这时持枪的学兵和大部分军官纷纷要求马上开始射击。我也在考虑是否先干一下，把友军救出来再说。正要下达“开始射击”的口令时，忽然旅部的传达长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张副司令（张学良）转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日军进攻，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因为这是最高级的命令，人们听后都寂然无声了，但全总队士兵的惊讶、怀疑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良久，一个学兵说话了：“现在不是缴械和占营房的问题，而是日本小鬼子想要全部打死我们！”另一个说：“我们这里看情况还能跑得出去。可是，旅部和那两个团怎么办？难道扔下不管吗？任凭小鬼子全部歼灭吗？”又一个接着说：“就是现在想走，恐怕只能走出一小部分了。”的确，这些人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们只有不顾一切马上逃跑，不然会被敌人全部歼灭的。但我们是军人，当然得听从上级的命令。于是我又派一个中队长和中队附由北院过去到旅部向参谋长请示。一面命令各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马上跑步撤到营房后面隐蔽，暂避敌人的火力，由第一队留一个分队任掩护。当学员兵沿着壕沟往后低身跑时，日军机、步枪突然向这边扫射起来。几个没战斗经验的学兵，因姿势稍高，中弹负伤。临

近的人就搀扶着他们随后赶来。留在后面掩护的分队，一看这样，眼睛都红了。有的人干脆不顾一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向日军射击起来。我和两个中队长一再制止，他们才愤愤不平地退下来。当我们最后到达房后时，先退到这里的军官向我报告说：“第六二一团有一部分撤到这里来了。”我马上率全总队，继第六二一团一部分之后，按原来顺序向东卡子门快速前进。这时派去旅部的中队长及队附跑回来报告，参谋长指示：“旅长命令以第六二〇团任掩护，其他团队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撤退。”不久，就看见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空隙处，约有几十条步、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指向逼近的日兵。对方的枪声已明显地稀疏下来。这是日本侵略者的攻势开始遭到初步压制。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军士队到达东卡子门时，发现第六一九团、第六二一团已经绕道第六二〇团院墙，撤到这里。有的军官背几支枪，有的搀扶着伤员，衣帽不整，队形混乱，十分狼狈。军士队等候两团走后，立即跟了上去。当我们走出很远，第六二〇团掩护的枪声，仍在时断时续地响着，但不如最初那样猛烈了。我们顺便向第六二〇团预备队打听，才知道旅部和直属连队已先行撤出，正在前方领着我们这支退兵前进呢！我看了一下怀表，正是夜半十二点多钟。

由于第六二〇团的掩护，日军炮兵延伸射程，盲目向东

大营路上轰射，他们没有越过围墙追击我们。

全旅溃退的部队，像一条乌合之众的长龙，在黑夜里行走着。忽然受到敌炮的远程追射，队伍顿时混乱起来，向东急促奔逃。最痛苦的莫过于伤员了，包扎本来就草率，无药可医，还得拼命地跟上队伍。重伤员虽有人换班抬着，但因颠簸震动，痛苦呻吟之声一路不绝于耳。士兵们边走边骂：“蒋介石纯粹是日本鬼子的干儿子，为什么打上门了还不让还手？叫我们白白送命！”“难道日本鬼子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咱们为什么听蒋介石的？得了他什么好处？”“这是蒋介石想借刀消灭咱们的东北军呀！”“老师（张作霖）要活着，日本小鬼子就不敢来！”……在军官们的一再制止下，士兵们的咒骂声稍平静些，但低声私语的咒骂声、斥责声仍然不断。这时敌人的大炮延伸射程，向山嘴子东大营狂轰起来。

九月十九日晨三时许，全旅官兵到达东大营大操场清点人数。这时在城内的团、营长都跑步赶来，掌握队伍。我们发现讲政堂十一期学员及教职员工等已麇集在大操场的一侧。原来他们也得到总部转达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为了躲避敌炮弹的轰炸，自动集合在大操场的。步科学员背着空枪，骑、炮科学员牵着空马，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正当两队汇合时，几发敌人的炮弹在操场东边和南侧爆炸了。于是人们犹如惊弓之鸟，又继续慌乱地向东溃逃，显然是想逃出

敌人炮弹射程以外去躲避一阵，这就引起全操场的秩序混乱。这时又接连打来几发炮弹，大部队就不顾一切地拼命向东狂跑，豕突狼奔，争先恐后，窘态毕露，而敌炮仍在尾随追击中。黎明时，先头部队已到达灰山街村附近，后尾拖得很长，两侧田地漫山遍野黑压压地拥挤着武装的人群。大家都以为到了安全地带，可以喘息一下了。不料敌机掠空而来，向俯卧的队伍侦察、扫射、投弹。所幸队伍闻声疏散，纷纷躲进树林、高粱地里卧倒，没有受到损伤。当敌机俯冲时，机中人影和机尾上的太阳徽清晰可见。这次仅来一架飞机，盲目投射一番就飞走了。于是部队重整队伍，入村休息。这时由沈阳城内外逃来的宪、警、守卫队以及一部分老百姓也掺杂在我们的队伍中。我立即组成纠察队，由十名持枪的学兵、一名中队附率领，佩带临时制成写有“旅司令部纠察队”的红袖章，维持秩序，并与当地的村、保长联系，出具借条，由他们帮助我们安排了一顿早饭。其他各队也仿效这个做法，出具借条，饱餐后各奔前程。

下午，旅长王以哲找到了我们。我来到旅部，知道他是化装由沈阳城内出来，直奔东大营预定集合地，又尾追前来的。于是各团、队长依次向他汇报。这时我才知道第六一九团伤亡较重，不仅在营房内因严令卧倒假寐，被日兵刺杀一部分；当撤离敌人火力圈时，腹背受敌，又受损伤。而第六二一团以一部分兵力掩护，绕道旅部经第六二〇团院内跑

出，所以损伤较轻。该团驻东陵的一个营尚没有消息；另一个营跑得又快又远，已派人去联络，尚未返回。第六二〇团掩护我们撤退，敌人不敢尾追，故无伤亡。军士队在转移时，有三名徒手学兵负轻伤，可以随队行动。旅长听了我们汇报后表情凄惨，没说什么，当即决定各团、队清点人数，逃散的部队马上派人找回，清查枪械、弹药、装备，集中伤员，军士队解散，军士各回原队，入伍生分到各连当兵，我也回到参谋处。讲武堂学员少数愿留下的到参谋或副官处听候差遣。接着旅长就去巡视岗哨，探望伤员，和地方负责人接头工作。其他人员分头执行旅长的指示。

队伍休息一宿后，第二天继续向东前进，途经章党、苍石、斗虎屯、草市等村镇。第六二一团一个营、讲武堂骑兵队和沈阳散兵等经东丰县也先后到达山城镇。经和驻军旅长兼东边镇守使于芷山联系，稍予接济，即暂驻该地待命。于旅多次和总部联络不上，旅长命我化装回沈阳后沿沈山路线寻找总部接头，请他们来电指示行动。我冒着风险混进沈阳，风闻总部已移往锦州，乃连夜乘车到锦州，终于在薛家屯一家粮栈内找到总部，经向总部参谋处科长王达汇报后才得知，总部昨晚已用无线电与山城镇于旅长处的队伍联络上了，总部命令旅长王以哲绕道即来锦州集结待命。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在等候部队到来的几天里，总部派员和地方机关联系，

寻找全旅各团、队的驻地、编号标志，并委托地方机关代管。锦州车站连日来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遭到一定的破坏。薛家屯一带也被波及。我随总部人员多次到郊外躲警报。这期间由总部透露，得知当北大营和沈阳失陷后，在短短的六七天里，日军又占领了本溪、安东、抚顺、辽源、通辽等许多城镇。不久，吉林、长春、洮南等地也相继沦陷。我身为军人，受东北父老的抚育，而今竟弃置国土沦陷不顾，深受良心上的谴责，心情十分沉重。我确信，如果“九一八”之夜，全旅绝对服从蒋介石“不准抵抗”的严令，一枪不放，驯从地听任日军的杀伤，那么第七旅早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士兵和下级军官们激于义愤，为了自卫，自发地奋起抵抗，才促使旅长下达了以第六二〇团任掩护撤退的命令，稍挫日军的凶焰。第七旅虽有伤亡，受到损失，总算基本上保存下来了。至于人、马、武器、弹药、营房设施、个人财产方面的损失就无法估计了。

十月上旬，第七旅绕道黑山县打虎山附近，黑夜越过铁路到达锦州休息整训待命。

当全旅官兵由北大营撤退在各村镇宿营休息时，军官们都在私下争论。有人问我：“我们这样屈辱地撤退，到底对不对呢？”“蒋介石‘不准抵抗’的严令，有无道理？”等等。而广大士兵群众由于背井离乡，远别亲人，他们都主张坚决抵抗，驱逐日军，重返家园。而军官们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

为自己执行命令辩解。有人认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管它别的什么呢。”有人认为：“这种撤退和不抵抗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冲突不致扩大并免去外交上的许多麻烦。”有人甚至把这看做是“抛家为国，忍辱负重”，或者认为“日帝造成这样不合理的局面，国际上是要干涉的，国联会伸张正义，对日帝会施加压力的”等等。然而事实是那么的无情，只有一个星期的工夫，辽、吉两省除辽西一隅外，几乎全部沦入日军之手。两千里国土，三千万骨肉同胞，包括军官的家属、士兵的家长，全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肥沃的土地，无尽的宝藏，都成了日军的囊中物。日军得寸进尺，继续向黑龙江、内蒙古一带扩张。不足百日，除锦州附近一小块地区外，整个东北三省已被其全部占领，这一切都教育了我们军官，包括高级军官在内。

当我们受命从锦州向关内的清河镇转移时，途中，在一节车厢上，我清楚地听到旅长王以哲沉痛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正因为 he 有了这样的认识，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在更多的事实教训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他成了和共产党接触、联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同年四月九日极力促成张学良将军在第一〇七师的防地、延

安天主教堂内秘密会见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共同商讨了联合、团结的大计，从而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积极的作用。

诗

SHI GE

歌



时事打牙牌

公 木

中华民国二十年，
九月十八那一天，
关东起狼烟。
暖咳暖咳哟，关东起狼烟。

山海关外风云变。
日本强把满洲占，
大炮响连天。
暖咳暖咳哟，大炮响连天。

机枪大炮响连天，
满天飞机扔炸弹，

工农死无算。

暖咳暖咳哟，工农死无算。

豪绅地主把家搬，

劳苦弟兄死得惨，

因为咱没有钱！

暖咳暖咳哟，因为咱没有钱。

要问为吗没有钱？

封银子纳粮又有捐，

都给了王八蛋。

暖咳暖咳哟，都给了王八蛋！

日本占了东三省，

妈拉巴子太稀松，

下令就撤兵。

暖咳暖咳哟，下令就撤兵。

不管民众苦和痛，

地皮刮得干干净，

都去养了兵。

暖咳暖咳哟，都去养了兵。

养兵百万有吗用？
日本一来发了蒙，
不敢哼一声。
暖咳暖咳哟，不敢哼一声。

劳苦大众醒一醒，
依靠军阀是不成，
大家要认清。
暖咳暖咳哟，大家要认清。

军阀都是卖国贼，
豪绅官僚当傀儡，
专会抱粗腿。
请看熙洽张景惠，
甘心投降日本鬼，
大开欢迎会。
暖咳暖咳哟，大开欢迎会。

迎接日本如迎佛，
蟹兵虾将来好多，
建设满洲国。
暖咳暖咳哟，建设满洲国。

要问为吗建伪国？
压迫革命打苏俄，
反动大联合。
暖咳暖咳哟，反动大联合。

苏俄本是共产国，
自由平等新生活，
人人都工作。
暖咳暖咳哟，人人都工作。

五年计划真伟大，
全国产业电气化，
生产倍增加。
暖咳暖咳哟，生产倍增加。

石油煤铁冠英法，
小麦超过美利加，
惊动了欧罗巴。
暖咳暖咳哟，惊动了欧罗巴。

英美日本德意法，
帝国主义资本家，
听了都害怕。

暖咳暖咳哟，听了都害怕。

他怕苏俄愈强大，

各国工农仿效他，

打倒资本家。

暖咳暖咳哟，打倒资本家。

因此列强暗勾合，

国际联盟商量妥，

同去打苏俄。

暖咳暖咳哟，同去打苏俄。

唆使日本先开火，

三省任它去宰割，

列强助军火。

暖咳暖咳哟，列强助军火。

日本闻言喜欲狂。

调兵遣将闹得忙，

攻打黑龙江。

暖咳暖咳哟，攻打黑龙江。

1931—1932 年于北京

松花江上

张寒晖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作于 1936 年

“九一八”小调

崔嵬、钢鸣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
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歌唱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

穆木天

何必到内地贪图流亡，
东北是我们的故乡，
现实，在那里招呼着：
来罢，去杀敌共赴疆场！

故乡是永远不要同我别离，
它要求着我们的钢铁的力量，
我们的心，要是一颗炸弹，
要裂炸在那个荒凉的原里！

多少人是值得我们记忆，
多少荒原，多少人没有衣食，

多少人遭屠杀，多少人孤寡，
何必专专记着母亲和兄弟。

松花江上的风景是美丽的，
而，大盗的横行，并不自“九一八”始，
不要忘了母狗屯的军阀，
不要忘了过去农村破产的悲剧。

霹雳一声是“九一八”，
在光明中横行着敌人的铁蹄，
但是，那只是把奴隶的铁链加紧了，
老早，老早，炸弹就埋在我们的田里。

过去是多少多少吸血的机器，
不用刀地，要把我们活活杀死。
敌人们不是天降的恶魔，
是恶的社会制度，是帝国主义！

故乡的现实，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朋友们是时常地给我们传来一些消息！
要歌唱出我们的故乡的血淋淋的形象，
不要观念地去激刺异国情调的欢喜！

故乡是在招呼着我们呀：

来呀，赴疆场去杀敌！

抛弃呀，电光棒，五花筒，流亡者的花枪！

唱歌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

一九三六，九，二三

吼声

温 流

忿怒，
从南海长到扬子江，
一样；
火，
从海南烧到扬子江，
一样；
长着，烧着，
长遍咱们的土地上，
烧遍咱们的土地上，
一直到，
咱们赶完敌人，
咱们自由，

咱们解放！

不抵抗，
带来了
咱们的耻辱，
咱们的悲伤，
咱们的生气，
咱们的失望，
日本人，
可像狐狸和狼，
跑到四面八方，
压迫，欺骗，
污辱，屠杀，
落在咱们身上；
走私，卖白面，
开妓馆、赌场，
包庇浪人、流氓，
霸占地方，
都出在他们手上；
他们就想：
抢完咱们最后的铜钱，
吸完咱们最后的血浆。

一声不响，
忍着，忍着，
忍过了五年的时光；
可是，
压迫，欺骗，
污辱，屠杀，
却一天比一天强；
十倍了，
百倍了，
咱们的心，
再包不住忿怒，
再包不住火；
忿怒，
冲上天上。

一千个拳头，
一万个拳头，
伸出，
冲撞，
忿怒，
火，
指挥着咱们，

像火车头，
像扬子江的浪，
打破了仇人的肩膀，
咱们呐喊，
咱们笑，
叫仇人颤抖，
叫狗子心慌。

两个伙伴的死，
冷不了咱们的心肠，
火，还要烧，
忿怒，还要长；
咱们四万万个同伴，
欢迎战争，
欢迎反抗，
咱们要冲上战场，
和仇人算账，
一直到
咱们赶完了仇人，
咱们自由，
咱们解放！

自由，
解放，
咱们有血，
咱们有力量；
祖国，
咱们爱你！
咱们要保护你的土地；
咱们要叫你自由，解放！
看，祖国，
咱们今天
伸出了铁的拳头！
咱们今天
炸出了暴风雨般的歌唱！

1936年9月18日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歌

田 汉

亲爱的同胞们，
别忘了今天是“九一八”！
东北已经失去五年了，
几千万同胞冤莫达。
哪里有什么“王道乐土”啊！
换了更凶恶的剥削和屠杀。
水益深，火益热，
我们惟有自振拔：
起来，收复我们的失地，
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亲爱的同胞们，

别忘了今天是“九一八”！
敌人继续侵占了我们热河，
接着又进攻我们的绥察。
长城插着敌人的旗，
黄河饮着敌人的马。
水益深，火益热，
人民益少国益狭。
起来，收复我们的失地；
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亲爱的同胞们，
别忘了今天是“九一八”！
帝国主义的欲望填不满，
四百余州次第供践踏。
闸北瓦砾有余烟，
华南华西，弯弓又待发。
水益深，火益热，
存亡之机争毫发。
起来，收复我们的共地，
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九一八”前夕作
(一九三六年)

我的家在黑龙江

高 兰

你的家呢，老乡？

在吉林？

在沈阳？

在万泉河边？

在鸭绿江旁？

在松花江上？

或者是在赤峰口围场？

还是热河的朝阳？

我的家呀，

我的家在兴安岭之阳，

在黑龙江的岸上！

江北是那辽阔而自由的西伯利亚，
江南便是我生长的家乡。

那里有，
除了汉人、满人，和蒙、回、藏，
还有那“达胡利”“索伦”“鄂伦春”
……

一同呼吸着祖国寒带的风霜，
在辽远的雪野冰川里成长！

春风里没有一朵花香，
只有檐下的冰溜直伸到地上；
在牛吼马嘶声中，
庄稼汉吃着旱烟群聚在伙房，
或蹲在“场垣”墙角下晒着太阳。

“玛涅尔克”人，
鱼皮鞑子们，
就拿起了钩镰枪，
凿穿了黑龙江，
又起无数的“达不哈”“阿尔金”，
成篓又成筐。

到清明时节才能开江，
江里的冰，
一块一块，
像白玉的床，
像大理石的塑像，
昼夜不停地流，
昼夜不停地响，
那是塞外春风里伟大的歌唱，
流啊！
流过了额尔古纳河、精奇里河，
松花江，
鸭绿江，
牡丹江，
乌苏里江，
草长花发都在这个时光！

这个时光啊！
泥土发着迷人的甜香，
多么陶醉啊！
乡下佬们，
亲切地抓起一把土放到嘴里尝尝，
好！

正是下种的时光，
脱下了“白查”皮袄，
把胡子剃得净光，
全家老幼男女一起开始农忙，
播种，
播种，
一年的食粮，
新的希望！
五六月里刮着沙漠的风，
正午里有着热带般的太阳，
种地呀！
一滴滴的血，
一滴滴的汗，
埋进了土里，
生命又从那里得到哺养。

七月里的天气多么爽朗！
漠河去掘金，
鹤岗去挖矿，
兴安岭的森林啊！
一钻进去就是百里不见太阳！
一根根地砍下去，

一根根地捆绑上，
扎成了木排便顺流而放，
顺着呼兰河，
顺着嫩江，
一直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八月里的秋风吹得那么凉，
这里哪有什么桂花香！
老榆树的黄叶飒飒地响，
白桦，
白杨，
还有那百里的松涛，
响遍了原野山岗！
山岗原野啊，
完全变了样！
西风吹着无边无际的麦浪，
一起一伏，
一下一上，
像大海般汪洋，
像沙漠般金黄。

蓝天哪！

那么高远，
那么晴朗，
白云飘得无影无踪，
飞过来的是一阵雁行。
大地上，
发散着苕麻的香，
燕麦的香，
大豆的香，
满山遍野都是红了的高粱！
细高的身儿，
垂着肥大的穗，
它好像个美貌青春
含羞低首的大姑娘！
青纱帐！
那可爱的青纱帐！

割麦呀，
刈高粱，
披着星光，
戴着月亮，
月夜里飞着的轻霜。
抚摸着自己的汗，

自己的血曾经哺养，
那种快乐能用什么话来讲，
厚大而笨重的嘴在唱：
“姐儿房中上了牙床，
外面走进有情的郎！”

九月里来也有重阳，
篱边可没有一朵菊花黄！
老少男女都怀着喜悦的心肠，
走到场垣里去“打场”！
牛儿在槽边睡了，
马儿休息在马房，
小鸡儿到处找寻它的食粮。

原野！
原野是一片衰草连天黄，
成千成百的马群哪，
打滚儿的，
长嘶的，
驰骋得那么放荡。
十几岁的小马倌儿，
像个古代的英雄一样，

长啸一声，
领走了这不羁的队伍，
踏遍了大野和山岗！

夜晚！
夜晚都跑到了草场，
烧起一把野火，
在火光里跳着，
喊着，
“放荒啊！放荒！”
吹过来一阵西风，
无际的大平原，
像点着万盏明灯，
像乱窜着金红色的大蟒，
火的宇宙！
火的海洋！

十月里的雪花大如掌，
锦绣的河山，
是一片茫茫，
玉砌！
粉装！

到处是玉树银花！
再也分不出庐舍田庄，
路上的行人哪！
像一个寒鸦飞进了白云乡！

十一月的寒风像刀子一样，
地冻裂了一尺多宽、一丈来长；
风绞着雪，
雪绞着风，
大风大雪从此成了疯狂！
分不出是小子还是姑娘，
一律戴起高大的皮帽，
穿着“库库牛”“塔塔马”，
背后背起了大枪，
跑上了冰川山岗，
打貂打鹿打山鸡打豺狼，
打野猪打水獭也打黄羊。
冰天雪地是他们娱乐的地方，
是他们的家乡
是他们的天堂！

江啊！

河啊！
湖沼啊！
冻成了铁，
冻成了钢，
钢铁也没有那么坚强！
上面跑着爬犁，
冰车，
冰床，
狗拉的，
马拖的；
轻便铁道竟也铺上，
把这里烧火用的木头，
运到别处去作栋梁。

腊月里冷得
没有风没有雪更没有霜，
老太太们从此便高卧在热炕头上！
小伙子们爬起来天还未亮，
那正是“鬼龇牙”的时光；
“靸鞞草”铺进了靸鞞，
再披起老羊皮袄把“大哈”穿上！
套上三套马的车，

进城赶集去卖粮。
装柴草，
装大豆，
装小麦，
装高粱，
老板子把鞭梢一响，
啪……
走上了积雪坚冰的道上，
于是接二连三成百地排成了行；
啪……啪……啪……
老板子们卖弄着看谁的响，
逞着强，各不相让；
在冻僵了的空气中，
重大的车轮，
轰隆……咣当……
辕马项下的大铜铃，
丁零……丁零……
老板子直着脖子喊，
吁吁……上上……
口里的气像兴安岭上的白云，
随着老北风飘荡。

把一年的血，
一年的泪，
一年的汗，
一年的希望；
从城里换回来红洋布，
香水香，
海蜇，
海米，
洋火，
洋糖，
一切都是来自东洋西洋！
准备过年，
准备过大年三十儿晚上！

今年如此，
明年还是一样！
一年年地，
一年年地，
活下来了！
穷下来了！
他们不怨天，
不怨地，

只怪自己的气力还没卖得得当，
只恨自己为什么只生了两个臂膀？
只叹息着比下有余咱们不能比上，
他等待，
他相信，
总有一天穷人有了翻身的希望！

天哪！“九一八”！
“九一八”！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
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
击碎了这老实的梦想！
捣毁了多少年的希望！
这个日子永生也不能忘。
日本鬼子打进了沈阳，
攻下了吉林，
更占据了黑龙江！
从此！
从此！
完了！
完了！
我的兄弟爹娘，

我生长的家乡，
虽然
依旧是冰天雪地，
依旧是山高水长，
可是
三千万的人成了牛马一样，
雪原成了地狱再没有天堂！
被奸淫！
被掠抢！
被屠杀！
被灭亡！
然而
荒莽的人，
有着荒莽的力量，
那力量因了熬煎，
因了苦难，
更加速度地成长！
七年来，
不曾一天，
使鬼子们快活安享！
就在那山岗！
那雪野！

那冰川！

那高粱红了的青纱帐！

一个，

两个，

十个，

百个，

千个，

万个，

……

抬起了头！

挺起了胸膛！

放下了锄头犁耙，

拿起了所有的刀枪！

卷起了沙漠的狂涛，

卷起了雪海的巨浪，

燃烧起反抗的野火，

燃烧起争生死的火光！

把奴隶的命运，

把奴隶的枷锁，

一齐都交付给了抵抗！

他们流血，

他们死亡！

但是他们，
父亲死了，
儿子补上！
丈夫死了，
妻子填上！
他们要用血，
他们要用肉，
他们要用光荣的创伤，
筑起铁壁铜墙，
保卫自己的家乡！

现在！
他和祖国的狼烟，
卢沟桥的烽火，
连结成一个阵行！
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
是全中华民族的力量！
为祖国争自由！
为民族争解放！
坚决抗战！
英勇抵抗！
伟大的战争！

神圣的战争！
让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血，
染红了那远天的冰雪寒霜，
染红了我的家乡——黑龙江！

一九三八年八月

“九一八”在冷雨中

臧克家

冷雨

忘不了“九一八”，

有意撩人的深思，

它不住地淅沥。

（其实，像母亲的忌日，

哪个儿女会把它忘记。）

一日的安闲，

增长了多少悲痛，

七年的风雨，

没有把渍心的耻辱洗净。

昨日敌机侦察好了的地图，

模糊在雨丝里，
百里外的炮火，
今天也死绝了声息。

冷雨洗着黄花，
冷雨打着战地，
雨丝拉长了
不死的记忆。
记忆着天下第一关，
在秋风里撼摇，
记忆着黑水呜咽
白山高。
记忆着仇恨
海样深，
记忆着三千万同胞
在斗争呼号。

你听，每一张口，
每一尊炮，
都在嘶喊着：
“复仇就在今朝！”

1938年“九一八”于宋埠黄昏冷雨中

“九一八”，生的开始

臧克家

“九一八”，
这死的一日，
生的开始；
“九一八”，
这比挖去心头肉
更痛的日子！
揩干眼泪，
不要叫眼泪
淹没了志气，
把悲伤放在一边，
这是用胜负
来结账的一天。

范筑先，
一个意志
贯串二十几个县，
几万兵马
向济南
火急地动员。
他要
血祭“九一八”，
他要叫
枪炮的口
替他讲纪念的话，
他要在敌人眼里
显示威力，
他要叫这惨白的日子
开出一朵
胜利的红花。
敌人的耳朵
比狗子还机灵，
风信刚起脚，
树叶便有声，
东阿、平阴、长清，
他把紧了据点，

我们的大兵
楔进了他们的缝。
兵，
像战着顽敌，
单军装
战着秋风！
范司令，
也是一样，
不一样的
是他更高的年龄。
“我们什么也不愁，
只愁拿不下济南城；
下不了济南城，
我们还有什么脸！”
暗夜
掩藏了黄河，
黄河上，
兵船往返地织梭，
巨浪，
壮大了人心，
它像中华的国魂，
吼叫着

在运力翻身。
宇宙是黑暗，
心却放亮，
道路看不清，
眼睛是电筒，
距离一步一步地近，
心，一弦一弦地紧！
一点，两点，三点，
越看越多的光明，
这不是天上的电灯，
这是人间的星星，
在这光明的帷帐里
睡着一个济南城。
望不见
“华不注”的山峰，
千佛山的顶；
哪里是
大明湖上的秋色，
趵突泉的喷涌？
在哪里？
黄河的脊骨——
洛口铁桥的遗尸。

枪——
响了，
把梦里的人民
叫醒；
炮——
响了，
炮声
把这古城震动，
打进了
魏家庄的兵营，
打进了
纬十一路，
从黑夜里
打出个天明。
“九一八”，
烈士的血
染红了济南城。

题“九一八”特刊

朱仲琴

在这里可看到斑斑的血泪，
在这里可听到声声的叫号，
海水洗不清仇恨，秋风吹不散苦恼。
可怜同胞身上血，染红敌人手中刀。
伤心呵！我们的主权丧失！
凄惨呵！我们的末日临到！
噯！讲什么公理？
哼！说什么人道！
觉悟吧！好同胞！
自己跌倒自己爬，他人势力不可靠；
我们有数千年祖宗所遗伟大的神州，
难道怕硇薄的三岛？

我们有堂堂四百兆禹裔，
难道怕矮小的强盗？
大家努力呀！努力把祖国永保！
“天助自助者”，是民族应有的觉悟；
“不抵抗主义”，是亡国的口号。
我们应鼓动我们的血轮，整理我们的枪炮，
以武力拥护公理，以热血拥护人道。
大家努力呀！努力把祖国永保！

“九一八”之夜

陶行知

快半夜了，
安分的人都睡了。
小孩们睡不着，
妈妈唱着催眠曲。
孩子们睡了，
妈妈也睡了。
为什么不睡呢？
明天还不是和今天一样。
富贵人家是把黑夜当白天，
夜里是他们的世界。
有的哗啦哗啦，啧啧喳喳，嘻嘻哈哈，
别有一种战斗精神打破深夜的寂寞。

有的吸吸呼呼，吞云吐雾，
鸦片有枪阶级先睡倒不论胜负。
有的抱着跳跳，跳着抱抱，
有缘千里相会，
无缘对面不同道。
有的正在看霸王别姬看得起劲，
哪知道自己交了霸王运，
弄假成真会败兴！
今夜，是他们的世界，
他们说今夜过得不错，
明夜当更不坏。
这些人自命为夜之主宰，
实在是夜之奴才。
醒着的睡，是睡得更难醒吧！
但是这夜的世界是有人
和他们平分。
衣衫单薄者之喊冷声，
肚子不饱者之喊饿声，
身子有病者之呻吟声，
多愁者之叹息声。
白天无人理会，
他们是在向着夜神诉苦吧！

今夜未到，昨夜是这样诉苦。
今夜过了，明夜还不是这样诉苦吗？
昨夜没有理会，明夜就有人理会吗？
只有长白山上来的寒风，
黑龙江中翻的白浪，
或者知道有什么不幸的事而不肯睡。
人则睡固是睡，醒也是睡。
睡了几年还没有醒，
即是醒了，也是醒了一会儿又睡了。
睡不着，是受着催眠术而不得不睡下。
但是今夜不同，有人要独占这夜之世界。
叫大家一起醒过来。
起初是窸窸窣窣的一群人，
像小偷样偷偷摸摸地蛇行而进。
越过铁路轰的一声，睡的惊醒，
醒的张着耳朵听：
打雷吗？不像！
看哪！北大营起了火，
火光冲上半天。
日本鬼子开炮了！
进城了！
杀人了！

星光让位给火光，
杀声代替了狂欢，
大炮轰醒了睡国，
六路动员是敌人的有计划的安排。
小偷变强盗，强盗变大盗，要盗取一个
四万万五千万人之政权。
这野心打破了“九一八”之夜之沉寂，
睡国变醒国，醒国变强国，
要拿出四万万五千万个拳头，
把大盗打出中国，打出世界。
“九一八”之夜，用了鲜红的血
孕育着这坚决的意志。
大炮把我们轰醒了。
睡的醒了，
醒的不肯再睡了，
催眠术是失掉了效用。
分明是清醒了，
使尽了力气爬不起来，
自己的手压在胸前。
压下来的是不抵抗之神的巨手。
但是既然醒了，
就得起来，

要起来就得推开压在我们胸前的巨手。

大盗的大炮，

卫士之不抵抗主义，

全民族清醒而起来自卫的意志，

这斗争占领了“九一八”之夜，

发动了大时代之巨轮，

自由，平等，幸福！

黄帝的子孙，

向前创造啊！

“九一八”闲走

林徽因

天上今早盖着两层灰，
地上一堆黄叶在徘徊，
惘惘的是我跟着凉风转，
荒街小巷，蛇鼠般追随！

我问秋天，秋天似也疑问我：
在这尘沙中又挣扎些什么，
黄雾扼住天的喉咙，
处处仅剩情绪的残破？

但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
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

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地轧压，
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

“九一八”之歌

师田手

“九一八”，
奴隶的枷锁。
在地狱里，
我们点起反抗的烽火！
黑暗的尽头，
就是光明。
战斗啊，战斗，
我们要用战斗，
打破残酷的压迫！
枪口，
对准侵略的恶魔！
刀锋，
刺向无耻的投降者！

用血来呼喊，
民族革命的大旗，
从山川和平原飘过！
人民站起来了，
面对着敌人的炮火！
我们要用战争，
使死亡的土地复活！
兴安岭巅，
黑龙江畔，
松花江上，
长白山间，
从一九三一年起，
每天每夜，
我们争自由的枪声，
无时不由血腥的天空飞过。
长江流域，
黄河两岸，
南国湖山，
华北平原，
从一九三一年起，
每天每夜，
在沉闷的空气里，
我们的喉咙，
无时不呐喊到忘去饥渴。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
我们满腹的郁愤，
全被抗战的火花爆破！
我们快乐，
中华民族的巨手举起来了，
反抗的烽火燃遍了全国！
打死投降者！
打倒日本法西斯蒂恶魔！
在地狱里，
建造起天堂；
从战争中，
夺来人类的和平！
我们要把
“九一八”
这奴隶的枷锁打破！
打破！
打破！
打破！

1939年9月

九年

高 兰

九年了，
我离开那生长我的田园；
我离开那生长我的田园，
九年了啊！

那深黑的江水，
那长白的山岭，
那悲哀的土地和人民，
那寒冷的雪地与冰天，
九年来
那不曾在我的记忆里
褪下去一点颜色！

而我自己呀！
青春像是一片芦花
被掷向了天涯；
他乡的镜里
换上了几茎白发。

那些屈辱饥饿
被迫害，被侮蔑，
贫病交加的日子
像一串没有头尾的锁链，
何曾一天卸下？

没有一页家书写给我，如今
我又把家书写给谁呢？

妈妈的坟头
已生满了三年春草！
哭瞎了眼睛的哥哥，
再也看不到祖国的明朝！
弟弟呀！二年来
你的忠魂
漂泊在黄河渡？

漂泊在中南山麓？
还是化作了归乡的鸟，
飞向了家门前那棵榆树梢？

九年，
九年啊！

与苦难的生活战斗，
和阴谋的迫害战斗，
战斗！
战斗！
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
更和敌人以及无耻的汉奸
结下了海样的深仇。

九年
九年啊！

我失去了家，
失去了依恋与温情，
更失去了可贵的岁月与青春！

然而，九年的困难与迫害。
也锻炼了我一付钢铁般的身体；
九年的生活与学习，
也冶铸成我一支如椽的巨笔，
还有一颗坚强的战斗的心；
它更使我光辉灿烂地
英勇地站立在祖国的烽火里，
面向着中华民族——我的母亲。

一九四〇，九，一八

十年——纪念“九一八”十周年

高 兰

—

十年啊！
到今天，
整整的十年！

自从日本强盗
举起了侵略的屠刀，
用我们东北人的血，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脸上
涂了个“九一八”，
今天，

整整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十年！

这充满了耻辱与悲哀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贫困与苦难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呻吟与饥饿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迫害与屠杀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死亡与毁灭的十年。

十年！

这汇集了人世所有的哀愁，
悲惨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二

我们这群首先
失去了家乡田园的！
自从塞外的深秋
吹来了九月的风暴；
我们像一片落叶，
像一粒灰尘，
有的任岁月的剥蚀与磨难，
有的掉在泥淖里悄然糜烂，
有的就负荷着哀愁，
随西风飘过了万水千山！

十年！
我们这群首先
把自己的同胞
陷在敌人的铁蹄下的
眼看着
父老兄弟被践踏成了碎片；
眼看着
诸姑姊妹被毁灭了像一阵青烟，
我们却只是紧咬住了牙关。

十年！
我们这群首先
失去了自由的天地了啊！
像一只怯怏怏地失群的鸟，
离开了故枝，
失去了依恋；
望着陌生的面孔
望着遥远的苍天
望家山，
家山在层云的哪一边？

十年！
我们这群首先
用悲哀把异乡的岁月排遣的啊！
为了生活，
白天我们低头在人们的面前，
到夜晚，对凄然的灯火，
我们孤零无告的泪
湿透了被角和枕边！
还记得吗？
古城的风沙里。
有我们无尽的叹息与悲酸。

十年！

我们这群首先

流亡的人们啊！

有的在风霜里老死他乡，

后面跟着褴褛的送葬的行列；

当黄土封闭了六尺薄棺，

我们往往跪向了白云的那一边，

低诉着我们的祷告与誓言：

“回去吧！”

你无依的孤魂！

飞向那遥远的东方

告诉那呜咽的江水，

惨淡的青山，

说：

“我们平安，

我们什么也没有忘；

最后我们也要

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如今整整的十年！

十年！

这血与泪汇成了洪流的十年！

这头颅与白骨堆成的十年！
这汇集了人世所有的哀愁
阴惨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三

然而。
黑暗的另一面终是光明，
死亡的继承永远是新生！
如果悲哀的东北
将是抗战的最终目的，
如果任何一个东北人
都不愿在耻辱中偷生；
伟大的中华民族啊！
你必将永远是
人类不朽的魂灵！

不是吗？
十年中，
有悲哀，
也有战争，
有灭亡，

也有永生！
有在屠刀下的啜泣，
就有革命者的吼声，
有成千成万的侵略者和奸佞，
来抢夺，来破坏，
来烧杀，来欺凌，
就有更多更多的英勇的人们，
要反抗，要团结，
要建设，要复兴，
要创造新中国的新生命。

四

自从
最初的泪，
流在我们最先失去的地面，
最初的血，
洒在我们最美丽的河山！
而无尽的血和泪哟！
又灌溉在那埋葬在地下
无数殉难者的尸身；
随着侵略的刀锋，

我们
掀起了更为广大的抗争，
茁生了更为坚决勇敢的
新时代的新的民族英雄。

从“九一八”，
到宛平城，
从卢沟桥，
到“八一三”的全民战争，
十年中的东北啊！
从马占山、李杜、苏炳文，
到苗可秀、“天照应”，
从阎海文、高志航，
到李桂丹、刘粹刚，

……

还有那无数的无名英雄，
为祖国，
为祖国失去的山河，
为家乡，
为家乡被蹂躏的田庄；
战斗，死亡，
死亡，战斗

在祖国广大的
山林，
草野，
中原，
边疆，
在七年中每一页岁月上，
爆裂出震撼天地的声响！
发射着照耀千古的光芒！
虽然他们挣扎于饥寒之中，
但他们依旧拿着巨大的笔，
写出人类生存的苦难与光明；
绘画这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景，
号召着全世界爱正义的人，
来奔赴这伟大的战争！

虽然他们也是哀愁万种，
但他们仍然用钢铁般的喉咙
发出愤怒与复仇的吼声；
歌唱着未来的胜利
与战斗的光荣！

虽然他们是不断的疾病和贫穷，

但他们甚至用仅有的木板尖刀，
刺破了汉奸与卖国贼的面容，
刻出来敌人脸谱的各种狰狞！

虽然他们到处流亡行止无定，
但他们就随时随地在城市乡村，
表演着民族革命壮烈的史诗，
去教育激动万千愚昧的人们！

虽然他们或者还幼小，
也许还没有什么才能，

但他们

努力学习，

刻苦锻炼，

用他们的手和脚

以及一腔火热的心胸，

奔走呼号：

“战争啊，

战争啊！

收复失地

打回老家，

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

把敌人

赶到鸭绿江东！”

五

不是吗？
十年来，
耻辱与悲哀，
已被我们复仇的鲜血
扫数葬埋！

十年来，
贫困与苦难，
它只是
把我们千锤百炼！
十年来，
呻吟与饥饿，
已变成
反抗的呼喊与战争的烈火。

十年来，
我们被迫害，
我们被屠杀，

但我们已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予屠杀者以更大的屠杀！

十年来，
我们死亡，
我们毁灭，
但从我们死者的坟头，
与染透了黄沙的碧血，
生长出
更强大的，
更英勇的行列！

六

十年，
这善与恶搏斗的十年！

十年！
这黑暗与光明决战的十年！

十年！
这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十年！

十年！

这从死亡里挣出新生命的十年！

十年！

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全都起来

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的十年！

革命的十年！

前进的十年！

抗争的十年！

战斗的十年！

伟大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到今天，

整整的十年！

一九四一，九，一八，于渝郊

“九一八”事变之前奏

姚伯麟

万宝山案

不识亡国恨，甘为傀儡身。
通奸租我地，逞霸虐吾民。
曹沫英风往，汶阳故事新。
外交坛玷望，今又有何人？

所谓中村事件

阴谋黑幕自重重，
竟说中村失旧踪。
苍狗白云多变幻，
兴安岭外突奇峰。

朝鲜惨杀华侨

八道杀机动，同胞惨若何？
全抛人类爱，偏见兽行多。
岛国阴谋重，官僚筹画讹。
冤魂长已矣，此案付流波。

全国水灾声中两广告警感而赋此

洪水横流日，南疆告警秋。
乾坤无净土，疫疠遍神州。
孰念江淮苦，谁分粤桂忧。
兴亡咸有责，莫谓匹夫愁。

一九三一年九月

辽警有感

姚伯麟

天灾人祸交相生，外侮频来又破盟。
东海波涛已汹涌，西京弦管尚幽清。
庙谋结尾存观望，国难临头计息争。
独使万民持镇静，诸君何以退夷兵？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哭辽东

李贯慈

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
恨尔民贼方得意，哀此匹夫能不羞？
复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
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闻辽宁失陷之后

日本入寇东三省感赋

希 鲁

忍耻包羞三十年，岂知苦痛甚于前？
伤心关北更何有？饮血辽东尽可怜！
尝胆惟期歼丑虏，枕戈莫怕抗强权。
同胞今日应同起，仔细艰难任仔肩！

一九三一年九月

日占东省有感

王一甲

报日关东牛马牧，凄凄不忍一一读！哀者天祸方轻许，于兹外患又相逐！先为军阀池中物，后作日人俎上肉！如今杀祸已临头，岂容镇静与严肃？！今日有家尚三餐，他时亡国无一粥！澄平宴会将军出，国难方殷公仆缩！请翻舆图细细观，不久行将去三幅。痛吾民兮如草芥，任人残杀不足怪。有朝倭贼驱兵至，恭送枪枝暨要隘。同胞奋起共杀贼，定国磐安在此刻。若还仍倚外交家，尽是空谈与形式。古来争战几人回？志莫存斯意莫灰。纵然一命随百草，为国捐躯理正该。君不闻，男儿职志守河山，血染征衣亦快哉！

一九三一年九月

满江红·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军歌

刘永济

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徵军歌，以作敌忾之气，为谱此调与之。

禹域尧封，是谁使、金瓯破缺？君不见，铭盂书鼎，几多豪杰！交趾铜标勋迹壮，燕然勒石威名烈。忍都将神胄化舆台？肝肠裂。

天柱倒，坤维折。填海志，终难灭，挽黄河净洗、神州腥血。两眼莫悬闾阖上，只身直扫蛟龙穴。把乾坤、大事共担承，今番决。

一九三一年九月 沈阳东北大学

满江红

刘 异

宏度九兄寄示近作军歌，及愁坐二阕，调高音苦，激魄凄心，
抒愤继声，颇欲投笔！

举目河山，向何处、草间偷活？休回首，高楼杨柳，丝丝愁绝！
细雨难温鸡塞梦，怒涛新卷龙江血！听吴钩夜夜作悲吟，添华发！

弦上箭，怎能遏？刀下肉，何消说！舍卧薪尝胆，此仇宁雪？
衔石欲填沧海日，挥戈直落扶桑月。问几时、城郭鹤归来，重收拾。

一九三一年九月

血泪吟

皇甫瀛

连声炮火震窗棂，叫喊声音不忍听。难妇逃来犹带血，
声声何日可安宁？！

人民何罪苦遭灾，致使强邻豕突来！越货恣淫还未已，
又闻焚毁北粮台！

无边杀气起秋风，无限生灵掌握中。最是堪怜不幸者，
死尸遍地血犹红！

烽烟迷漫小街村，满目凄惶不忍论！避祸人民携老幼，
少年腕上有枪痕！

西关街上眼前看，载重车中血未乾。我国军警多被掳，
此行惟恐再生难！

不仁麻木是青年，华服摩登尚笑颜。此辈流氓终误国，
果然别有肺心肝！

百姓无辜最可哀，为何水患又兵灾？只为人心不爱国，
以逢天怒降灾来！

商家闭板户关门，马道繁华断路人！大好河山空失守？
含冤百姓向谁伸？

辽垣城内乱如麻，伤心有国已无家！亡省贫民谁顾惜，
可怜党国大中华！

物换星移事已非，难民怅怅复何归？缺衣欠食无生路，
大人依旧自轻肥！

一九三一年九月

中秋月蚀

钱仲联

惊看玉宇变苍黄，太息人天劫正忙。
故国楼台皆蜃气，诸仙歌舞自霓裳。
亦知蹇境终难复，纵有重光已可伤。
独立中庭空溢涕，欲乘银汉问吴刚。

一九三一年中秋（九月二十六日）

书愤

郁 森

鲜满一元别有论，借题何必待中村？三千万象曾知否？
陆奥当年已种根！

满铁总裁借内田，四头政治一头先。履霜知有坚冰至，
蚕食何需待七年？

腥风吹衅血纷纷，八表可怜战气昏。抢地呼天天有梦，
毁家救国国无魂！

亲爱精神自有声，年年依样阅墙争！燎原烈火稽天浸，
不见东来紫气生！

死气沉沉意气嚣，不知我者谓宣骄。废除打倒终何益？
不见红旗到处飘！

曾闻沸鼎见鱼游，今日真成举国羞！关外自亡我自在，
式歌且舞过中秋！

皇姑屯外露为霜，窥室无人应断肠！衅自我开吾借问，
为何破轨不兼双？

辽鹤归来泪已干，安民露布本庄繁。青山绿水都依旧，
不见军中有一韩！

红氍毹上托青禽，郁郁佳城碧血深。报仇有怀空顿足，
请纓无计只椎心！

区区骄虏任驱驰，换尽青天白日旗。二百万人观壁上，
曾无半个是男儿！

一九三一年中秋

感愤二首

商衍鎏

塞云边雨东风恶，鞞鼓关山虏骑烟。北道和戎求魏绛，
西通绝域望张骞。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莫恃
匡时新有策，长蛇封豕欲难填。

纤儿撞坏好家居，杀父忘仇愧伍胥。卧榻他人凭鼾睡，
祁连滥帅进赵趋。一朝弃甲三军泪，千里降旗万户歔。已陷
辽阳休反顾，歌楼曼衍幻龙鱼。

一九三一年

感时拟赠某将军

梁建新

百万貔貅不战还，将军拱手送河山。忍看日落崦嵫后，
胡马纷纷入汉关。

一九三一年冬

和梁兄感时并戏代某将军解嘲

刘琦松

奉命班师不战还，满洲千里别江山。契丹本是儿皇主，
岂忍忘恩拒汉关！

一九三一年冬

“九一八”十周年书感

郭沫若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以沼吴。五年计划，两度完成，苏以抗德。

辽沈沦陷，十载于兹。平津沦陷，五载有余。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国人沉斲，不知启发。来日大难，未始有极。如此百年，将何所获？

人十已千，人一已百。立人达人，自立自达。翘首北方，奋飞不得。

“九一八”国难后有所见闻，愤而赋此

钱来苏

中原谁奋鲁阳戈，龙塞犹闻马伏波。
莫道孤军难破敌，黄炎声价已增多。

莫负昂藏七尺躯，忍看华冑籍为奴。
丈夫生死寻常事，留好头颅待价沽。

市虎传来未必真，三千毛瑟到松滨。
兵粮资敌浑奇事，矛盾相攻笑煞人。

天道由来未可知，留侯不幸衍宗支。
邦昌死后生弘范，争助胡儿杀汉儿。

吉辽已陷迫龙沙，十室编氓九丧家。

大吏不知亡国恨，受降城下种罌花。

貔貅十万气何雄，角逐中原诩战功。
三字误人不抵抗，坐教胡骑遍辽东。

一片降旗出沈州，清河霸业黯然收。
英雄割据浑多事，生子谁如孙仲谋？

暮楚朝秦已可哀，林林官吏总奴才。
从知辽左无民气，比户龙旗向日开。

政教年来两失之，渊鱼丛雀更堪思。
壶浆箪食迎师日，即是民心爱戴时。

党同伐异苦纷繁，国事如斯忍更论。
和战庙堂谋未定，已看胡虏入中原。

自助求人孰重轻，兴亡大业付联盟。
道谋筑室无成日，寇已升堂倡释兵。

国难家仇已可伤，觊颜犹自拜天皇。
纵然暂保偏安局，请看三韩卜下场。

一九三一年

出版说明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由衷感谢以叶君为主编的选编者。为了保证本书的质量和品位，他们在时间紧张、资料有限、查找搜集难度较大的情况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同时也向众作者致以真诚的敬意。

本书涉及的作者众多，因诸多原因，我们无法全部联系上。请这些著者、译者或其家属，见到本书后，与我们取得联系，以便处理有关事宜。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除改正了某些文章原版本中的个别字误外，均保持了作品的原貌。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教正。

